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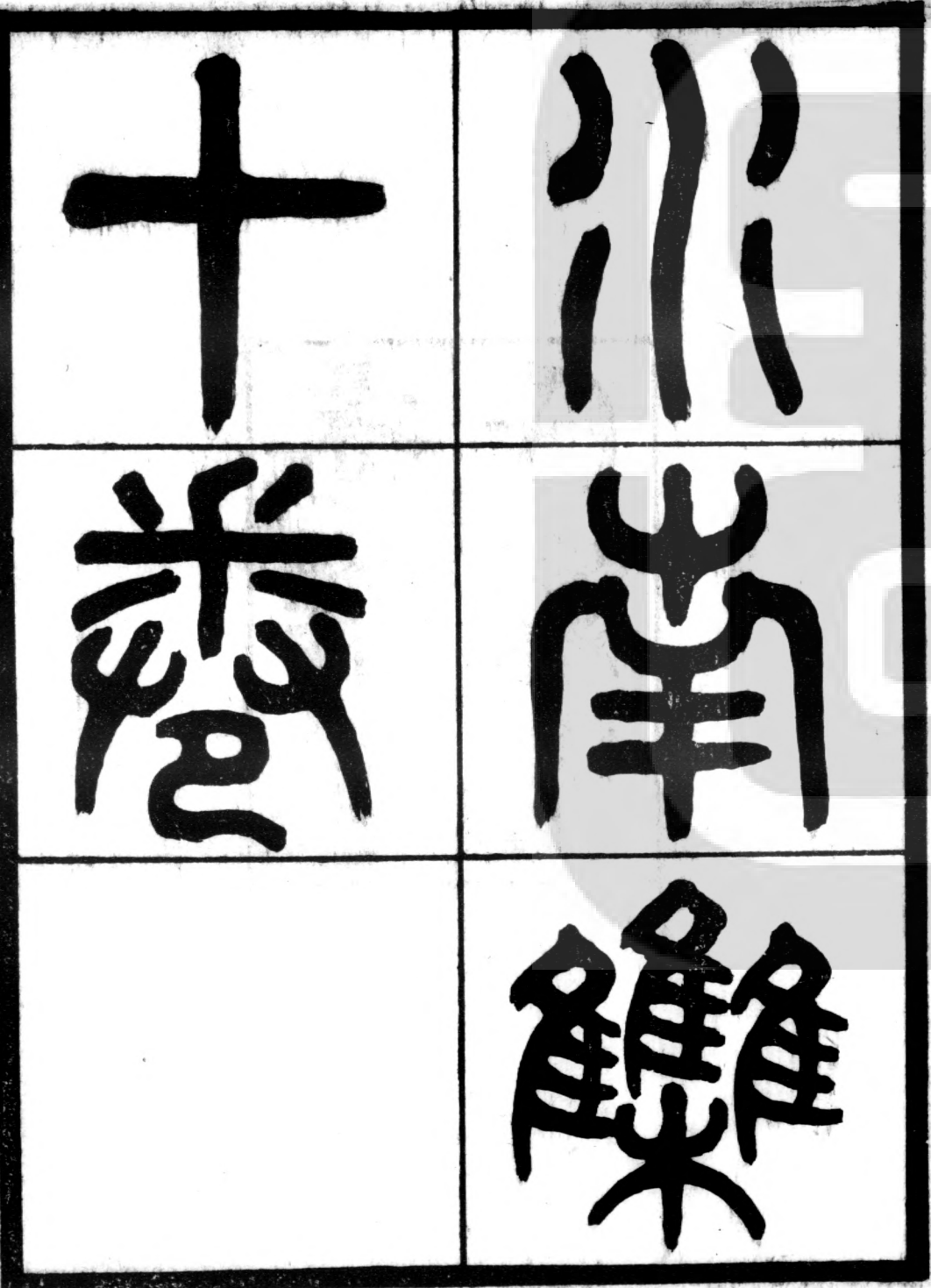
水

南

鑿

十

齋





卷之盛  
氏墨彪

張水南文集卷一

江陰張 袞

賦

麥穗兩歧賦

有序

濬縣令楊麒字仁甫江西之上饒人爲治依於仁厚而無鍛鍊器  
苛之聲期年政治其邑之安仁里麥穗兩歧太守路君直異而  
輒之以示行臺余曰仁哉麒之爲政也豈庶黎之悅豫而福應  
若斯耶不有歌頌曷宣厥美爰慕古抽筆以侈告羣牧遂爲之  
賦

濬流湯湯其東注兮遡淇黎而合并莫縣絡之奧區兮獲安仁之  
里名承君子之流澤兮藹金玉兮徽音宛嘉植於時以蒼蔚兮冒  
紫蕤而雙莖鍾渾噩以根荻兮吐灑氣之清英當羲驂之緩輪兮  
色琳琅兮青熒葉旖旎以偏反兮萃翡翠兮粵停興文瀾於平陸  
兮簸雪浪之闐訇振毳毳之雉羽兮鏘下上其鳴聯女袂之翩躚  
兮倏俯仰如神含蓓蕾之瓊蘂兮承沆瀣於芳春忽朱明之肇符

兮迎招拒之司金蔭溝塍之刻鏤兮愕原陞之鋪棊既螭卷以戢  
哲兮復櫛比而鱗分覲金粟之纍纍兮揚午夜之葩芒綴羽蟲之  
詵詵兮亦振翮而飛揚爛蜀錦之颯纒兮羌玉粒之流漿傲珊瑚  
之交柯兮嗤蓉樹之帶雙卒歲可以饒餽兮實惟蒸嘗田峻樂不  
可支兮皋女出遊以盈筐斤九莖之靈芝兮慨假寵於歌聲陋萬  
年之寶樹兮僅乞靈於嘉名何若公私充實兮上下恬熙兮明良  
宜滍沱之敘恩兮將報德於蕪蕪繁湘澤之荃蒹兮合遵晦而潛  
居信皇仁之於穆兮湛甘露之孔勻抽一莖而兩穗兮瑞乎九真  
顧茲美人理化兮流愷悌於騶虞賁草木以榮施兮象陰陽兮慘  
舒覲鄭白之沃若兮將湛湛之軼跡彼益奏庶艱鮮兮亦既炳乎  
虞廷考洪範之庶徵兮孰云非夫民庸聽衢謠之孔殷兮采之樂  
府而賡頌詩曰麥秀雙穗兮黎水傍嗟爾君子兮漢之良步雲衢  
兮駕飛黃棲枳棘兮騰鳳祥足民食兮盈箱薦嘉瑞兮大章昭芳  
庸兮史冊屢豐年國永昌

纓泉賦

有序

蒼山之野滇南之陽有泌斯泉維冽維芳作亭其上君與徜徉顧  
瞻周視若聞仲尼歎息聽孺子歌於滄浪其辨異也流行坎止  
其貴同也盈科達章掬之挹之豈徒濯纓乎高潔將以洗心乎  
退藏潤物爲盛比德爲良於焉題署如見羹牆予聞竦然於乎  
此天下之至潔也知者之悅廉士之方是之取爾焉用不臧乃  
製短賦以載之詞曰

泉出山下兮蒙養聖功環環石眼兮流注無窮仰觀天漢兮互奕  
白道之修虹激珠瀾兮沸沸蹙龍鱗兮重重包九河兮震盪迸五  
岳兮龍從英雲蒸蒸兮出壑物淋淋兮瀾空斥淫滂與雜潦兮傲  
冰柱而凌祝融之峯君乎居之蘭湯沐浴神醴鮮濃如饑如渴適  
觀大化於鴻濛於乎蠲哉八卦始畫五材資生以水先用泉爲之  
宗是故王明用汲以施博地道流謙而比崇思汲郡兮美穀悵負  
邱兮靈宮寧高冠兮岌岌不受約束兮趨西東自昏暨明兮莫知



其捨左之右之兮數矣其逢蓋真有得於天瓢之灑滌而終將布  
聖德於盤蹤君乃撫絃歌曰我纓我濯兮爾泉爾容時之代序兮  
有冬有夏瓊沙黃沫兮騰湧噴薄來也攸鍾兮去也靡涸澄瀟淪  
兮心有融霈汨滴以爲濫兮商霖渭瀨那復同含氣馥馥流響淙  
淙詎斯泉之匪我樂在我之朋從厭世氛妬吾將高揖於九龍之  
肩吐納熒洞委蛇清風與天地而相始終

來雁賦

中書舍人顧汝嘉氏蘇人也嘗以能書受上知賞一日有來雁之  
祥其事尤異搢紳間盛歌之顧氏因以名軒予爲之賦

伊翕習之鳴鶯兮託廣澤以有生稟鴻濛而受氣兮含陽德之貞  
明性順時而能信兮慧避弋而遐征故其嬉遊蒼蔚棲集叢深飛  
則行列獨必哀音豐肌膜趾玄裳素衿旣目陽鳥亦號智禽雖混  
族於羽毛固超類而殊心公孫獻之而秦繆得士大夫示飾而儀  
禮攸欽豈復將雞鶩而刺蹙與鶴鷄而頡頏者哉爾乃來賓白露

北嚮玄冥從長颯以軒翥遡陽節而載鳴其羽翩翩其聲離離晨  
遵菽渚暮盼疏櫳顧墨池以延佇企芸閣而寵從迅挺姿兮下降  
儼委質兮庭中迫之不懼擾之自從縈虎頭之苗裔兮書工鳳尾  
挾彤管以搖天兮鸞坡容與偉帝制而星爛兮龍翔鳳舉詔宿瑤  
宮兮紫壇寫顯靈兮玄旨並宗伯兮勒銜璨琬琰兮名斐幸曠代  
而希邁兮奉重華其哲主夢有鳥兮翩翩似舉臆兮告語旦走僕  
兮事符一夢中兮驚喜嗟講堂之三鱣兮關西北啟諦雙鶴而並  
飛兮蘭巖墮社固神物而有馮兮亦旣占矣倏帝綍之哀臨兮乃  
畫乃請曷以命之寵服兮于金于綺將麒麟之玉刻兮用以報女  
永鳳凰之勿奪兮耀山龍於舜紀豈直門楣假寵而已乎

憶蘭餘馥賦

憶蘭餘馥者工部郎中郝君廌和思其先大夫而作也廌和閒以  
示袞爰製短賦以慰厥思賦曰

蘊吳岫之峯峩兮越崑湖而池南翳晚蘭之叢生兮畱海虞之餘



馥伊束髮以效能兮抵前修而若參佩清池之玉玦兮恍湘靈乎  
羣集紛百芳其並薦兮日將配乎古牒終負蘊而寡耀兮孰云時  
俗之侈泐嗟夫人其既隔兮或寤寐焉諦之顧羅生若堂下兮傷  
靡蕪以紛披節代謝而霜則隕兮獨惆悵其疇依豈堂構之不可  
傳兮將弓裘之難服睇嘉植之殊尤兮媚空谷而幽獨灑芳蕤以  
修樛兮儼君子恂其篤愁余心以忡忡兮踵芳躅而焉淑蔽謝庭  
以交蔭兮神宛轉乎彷徨葺荷蓋以爲覆兮疏荃璧兮藥房光風  
朝以輕汎兮清露淒兮日夕羌愈思曷其覲兮淚琅琅乎余臆沃  
靈根而茂之兮建馨香於奕葉掇芳華其有翫兮煒懸標之苾潔  
噫嘻郁乎馥哉厚培植兮具區流膏澤兮廣渠公子生兮飾且都  
擢丹穎兮映金鋪名既崇獎兮業則允扶孰是馥兮將天闕兮扶  
疏

靈鵲賦 并序

我皇上嗣登大寶之十年爲嘉靖辛卯七曜貞明九功惟敘海內

有咸和之休天下同歸極之化真足以超三邁五而躋斯世於  
大猷矣維是秋八月丁酉恭遇四郊禮成萬壽節屆適鄭府以  
白鵲一雙函使詣闕來獻皇上聖不自有謂皇天垂休列聖所  
祐迺詔卜日具儀薦之九廟上之兩宮萬姓傳呼稱爲聖德越  
九日庚寅上復召百官集左順門下出茲白鵲貯以金籠一時  
羣臣聚觀莫不咨嗟歎異以爲帝王眞瑞而鵲亦宛頸旁睨或  
啄或跼若與羣臣同歡蹈者臣愚退而思之鵲羽族白質黑裳  
其類爾乃今霜毛玉距執質珠翎獨得乎靈化之異蓋由我皇  
上帝德罔愆王道粹白故天地將爲昭焉而靈鵲挺異於中州  
也夫豈偶然之故哉先儒有云玄貺集而不彰是蔽天休也鴻  
功成而不贊是蓋聖德也臣子之罪將安辭乎臣官列史氏職  
在紀編快覩嘉徵歡逾恆品謹稽首以颺言恭摠衷而獻賦  
維國之興隆兮必有禎祥嘉中州之令鳥兮璨白賁之采章被金  
方兮正色含瑤精兮晶光絜鸞凰兮儔匹豈眾鳥瞻兮可望始借

鴻以漸達兮終結鳳而鳴岡真帝王之奇瑞兮信治道之所臧伊  
黃龍之啟圖兮帝虞肇登暨玄鳥呈祥兮后殷其丕承循聖賢之  
遐軌兮應豈無因非精靈其焉感兮苟匪實其誰諶肆我文祖兮  
哉難底盭敷德昭晰兮白鵲來庭於時聲歌兮三代希聲上下繇  
邈兮罕嗣徽音於昭我皇兮克明峻德祇肅宗廟兮基命宥密覃  
濡品彙兮鵲巢俯集反弱穀而不御兮惟冀兆民兮允殖皇天純  
佑我國家兮眷命滋其有赫覩茲鵲之靈異兮皓爾太素之流潔  
方毳毳以動羽兮轉旒旒而生色望赤霄以延佇兮集金門而止  
息樂聖化以翩翩兮固馴擾其安戢忽顧影而矜榮兮內銜恩其  
罔竭若有感而欲宣兮惟垂頸以示臆矢一心以無他兮奉明君  
兮雙璧惟皇情之懌豫兮視下民其敷錫登九廟而薦歌兮奉兩  
宮兮顏色萬姓傳以雀躍兮仰聖人兮皇極哂鵲雀之侈歌兮徒  
溢美而亡實惟白鳥之在靈囿兮信周文而永軼嗟往牒之罕覩  
兮幸至德重光乎累葉矧一之已特異兮又並生而比翼宛王睢

之在洲兮倏白鷺之在渚聽雌雄之和鳴兮若宮商之迭縱雖託  
名於羽族兮夔迥異乎方貢惟皇退以謙沖兮獨遇祥而省訟諒  
茲美之靡堪兮迺澄心於道真修三趾而允秩兮緯羣龍之所經  
秉貞觀而旁燭兮猶黜己而戒盈登羣哲兮勵翼昭王道兮粹白  
帝其申命用休兮惠茲迪吉上下與天地同流兮至誠不息繼自  
今華夏蠻貊咸思服兮效珍罔缺頌曰維鵲之生於彼淇陽曷以  
儀之惟帝德之光垂裕子孫穆穆皇皇天子之表萬夫之望惟克  
敬德悠久無疆

瑞應白鹿賦

并序

嘉靖癸巳元春先期白鹿見河南靈寶縣至是撫臣按史聯章表  
上遣使馳貢闕庭皇上敬天之休受而獻之祖考暨兩宮皇太  
后以彰上天殊錫旣而春官宗伯聽輿言頌聖德竭臣誠請以  
表賀皇上遜而不報至於再至於三詔乃可臣竊究觀前代自  
有牒記以來萬殊之福倜儻偉特之祥駢臻輻湊煒奕狎至未



有如今日之盛也古昔明王誼主政康人和著有福應亦莫不  
祇承天休其臣獻詩歌德屬事史官以昭無窮未有如皇上功  
德配天精誠淵默謙虛抑畏若是其至也猗然盛哉實惟宗社  
億萬載無疆之休哉臣不佞濫叨侍從不量蕪陋謹撰白鹿賦  
一篇昧死以聞賦曰

懿皇明之熙運當丕后之承天準陰陽以作則侔儀極而孚先雷  
出震而奮豫風行異而化遷禮樂兼總乎條貫人文炳煥其敷宣  
紹馬圖之遐軌會龜範於幽玄鴻恩漸而四被駿烈振以高騫信  
德元之克邁委福應之攸駢惟白鹿之仁獸產靈寶之萃塿位臨  
抑宿域■澗瀍崇罔鬱其萃崧長川絡以蜿蜒淑氣偈坼嘉禎赫  
延誕神物之挺瑞豈躡械之能舉文不綺蔚質惟皓然情莽渺以  
奔倚性惠育而安便方其鑣鑣野曠慶慶林叢韞荆璧而晶曜翦  
齊穀以蒙茸懸寶魄乎秀嶺淨纖塵於澄空孕金精兮雪色聘瓊  
宇兮霜容歲昭陽以轉律倏條風以暢和望金門兮趨蹌登靈囿

兮倘佯結駟虞以比趾儀苞鳳而若翔銜白環於闔轍贊華蟲於  
袞裳耀方壺之彩旭憩太液之青陽映金鋪以的歷佇碧檻以昂  
驤有若黑鸞侈漢徒稱絕徼之珍皜雉誇周祇效越裳之貢是皆  
羽毛之偉麗奉日月之光輝豈若茲鹿眷言景福兆前星以焜耀  
介至尊而第祿搜往牒之祕聞驚近代而罕矚肆天休之滋至昭  
帝德而罔愆審基業之馮厚嚴祀事之吉蠲薦九廟以祇肅奉兩  
宮以周旋榮光熠燿乎殿陛休氣充塞乎穹廔惟皇心之惕若體  
天道之益謙亶聰明於纘纘齊思慮於蠶蛸究大畜之微旨御棫  
樸之遺編禎祥至而靡恃上下交而必頌王道粹而愈白宸衷勵  
而益虔覽羲軒之步驟接姚姒之心傳敕時幾於杪忽湛精一於  
無言盛矣哉我皇之德高明配天博厚配地皇天惟親下民攸暨  
子孫千億以續以嗣小臣載歌敬告來世重曰明明我后克峻德  
兮瑞獸來格昭天寵兮訢台無閒康兆民兮永祐寶祚景命僕兮  
實繁天庥螽斯蟄兮



頌

瑞應白兔頌并序

維皇上宅丕后之十有二祀昭德塞違執中懋極禋薦百神寶懷萬國大化旁流充塞洋溢於是羽族蹏角草木雲露瑰瓌奇特之祥稱為上瑞紛委狎至不可殫述是歲仲冬西蜀撫臣奏白兔見蟠龍岡其色純明皦潤光澤超絕等倫謂非人世所有表獻闕庭式彰聖德故臣得而颺言之謹按韓愈狀曰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張浚亦曰久隱時見應世德也徐疾備體達消息也姿質皓朗民之則也被白含文好無極也二臣表讚之言皆極情狀然氣機之感苟非聰明仁孝達天德者發於人格於天天人交感其孰致之是故聖人作而萬物覩帝命昭而百靈集有由然矣皇上純仁至孝感格神明貫徹天地丕冒海隅所以三靈薦釐瑞兔來格羣公三事百辟庶尹稽首稱慶謂宜命協律詔太史播之聲

詩著之簡策以樹百世之鴻名以揚無前之偉績而臣謬司彤管伏覩嘉徵敬次蕪詞上獻黼展頌曰

皇矣上帝敷佑四方篤生聖主垂拱明堂敷賁禮樂經緯綱常邁迹文武匹勳虞唐內漸鴻化外簡鷹揚丕謨大烈奕葉重光惟天監德惟德降祥太和沆瀣至治馨香發為嘉瑞有來瀼瀼相彼西蜀有崇龍岡蜿蜒百里盤旋若翔坤珍闡祕是生靈兔毛質超倫澹然守素出應明時上符寶祚撫臣祇告咄為異常維國之慶維聖德之彰輶車載發雲旗迅駛象表金方美含麟趾貢於彤庭永右帝祉於緇我皇至仁汪濊鳳皇矢歌鳧鷖既醉無福不除萬靈翕萃惟兔之質有蒼其色化白為祥凝霜沃雪曷以來之歸於有德惟兔之靈元樞沕穆散為星精千齡變采為壽之徵惟兔之瑞其占孔吉覲德告符有嗣其哲昔在太宗功德彪隆白鳥載見民物阜豐肆惟我皇撫運盈成紹祖休顯憲天昭明大曆既卜徽猷允升龍圖繼耀龜書協靈臣拜稽首敢告天子聖壽無疆天休滋

至垂裕後昆蟄蟄繩繩光於萬祀  
甘露頌

於昭上帝敷佑下民篤生聖主肇正人倫體元履正恭己垂真心  
原麟趾氣幹鴻鈞禮樂四達政刑一成和積順布透徹薰蒸格於  
皇天天示厥徵萬物咸若三光朗明吉雲晨集甘露宵零維茲甘  
露日陽之勝王者行仁福瑞斯應紛瑰的厯綴珠圓瑩其凝如脂  
其甘若醴撫吏陳辭百姓攸喜置以瓊巵獻之黼展明德惟馨至  
善有斐聖不自享禋於祖考爰壽兩宮眷命茲保敷錫兆民稼穡  
惟實茲祥駿發出自長泰天休滋至曷其有艾卜世歷年丕惟三  
代應維以時乃在元正履歲之端若時之令庶事惟康以莫不競  
誕降伊何里名孔多欽明善化浹於人和瓊漿沆漉玉液霏微聖  
恩湛露陽用不晞臣工受賜真荷培滋帝馨上世丹邱獻瑞盛以  
寶資惟德作貢舜移零陵彪飾太平傳頌不朽方朔斯銘漢武紹  
命值時中興雙立銅柱上受雲英唐宋盛世閒觀嘉徵明明我后

峻極太清萬邦有濡一人之慶吁嗟露兮集於竹葦包納羣賢何  
善不匯露兮灑兮集於松柏稽謀自天黃耆爾卜賢聖繼跡子孫  
千億治民今休天命永赫

河清頌

維皇睿聖於昭帝謨誕膺駿命瑞啟龍圖靈含萬象光爍九區觀  
師順動朝宗響趨天眷有德瑞應匪誣維河之清篤生聖人皇躬  
誕育粵自卯辰撫運七祀四方底寧天赫厥靈地不愛寶再見靈  
璧亦耀前星豈無異所皇跡是因默祐有在寵此嘉名河之有源  
發自崑崙淤澱滹沱曷其汰澄忽焉殊色萬里縞旌灼若素璧瑩  
燦瓊英神功芝蘊坤液霞蒸清渭退舍蒙泉服膺允矣聖瑞展也  
休徵聖不自有歸之蒼昊羣臣曰吁天子明聖海若欽承維聖作  
哲比德澄深一塵不垢萬景俱新顧諟淵默爰有心箴維聖汪度  
合虛滄溟眾流竝納不與細爭往邁古訓豈惟盤銘不謂馮佐偶  
寓村名詩贊臣工以馮以翼帝德淵泉涓埃何力臣職詞林抱汨



就列簪之濁涇自彰穢跡上荷包荒不棄沙礫永蠲一心奉揚仁  
德昭昭普明湜湜其泚吐納百川妍媸萬物大化同流至誠罔測  
胡不萬年惟皇子孫胥慶無斁

張水南文集卷一

張水南文集卷二

古詩

四言四首

五言十首

七言十九首

桂洲八章壽桂翁也

倬彼桂洲浩浩汪汪吹雲吐潤四海虞唐昭哉輔相式契吾皇下  
民攸暨具瞻巖廊

維此巖廊允宜我公休徵祉錄以贊時邕室居胥慶萬福攸同祥  
光協氣盈溢昊穹

維茲朱夏壽域洪開三星共色五老與偕樂奏南山有臺有萊自  
天之祐優哉游哉

維我人斯何以祝之曰耄曰耄衛武爲期履茲元吉相彼東維當  
朝柱石天子少師

維我人斯何以祝之縣縣瓜瓞孔惠孔時絲綸繼美皇皇鳳池玄  
靈貺應會見弧垂

慶衍弧垂欣傳壽斝式飲庶幾我心以寫袞袞善積帡幪萬廈庇



覆無疆純嘏自假  
純嘏爾長顛顛昂昂期應五百維國棟梁象山峩峩饒江湯湯產  
茲人傑譬彼尼防  
中庭有荷有荷有蘭亦有松梅桂洲之干君子樂只以莫不覃萬  
靈萃止九有以安

介福堂詩

并序

嘉靖八年七月己卯少宰崦西公肇卜介福堂奉其母王太淑人  
昭制辭侈上恩也於是公卿郎吏寮夫賓佐四方章縫之士胥  
賀以言某於公爲後進獲以母事太淑人因識其事而系之以  
詩其辭曰

於爍皇靈宣昭厥聞采蘋風化江漢之濱維徐有母產祥隕址篤  
生少宰維國之紀紛綸典謨夙夜敬止帝曰汝功予嘉不忘言念  
其私載錫之光迺勒褰綸龍翔鳳蹲介以景福王言春温公拜稽  
首敬迓休祉銜使于征母氏遄喜爰相震區既景迺岡亦有澱湖

紫峰之陽闢茅啟土是曰肯堂公作茲堂揭華伊載壽考維祺高  
朗具在維福之介其鼓駭駭母燕茲堂亦既醉飽盤有白魚庭有  
青鳥既歌既嘏其鏞考考母居在堂蔥珩繡裳不顯惟適如幾如  
式其舞繹繹公有嘉賓登賀咸欣考德頌言百祿薦臻百祿薦臻  
定爾子孫

歲云徂矣三章寄張龍湖宮諭

歲云徂矣子將曷征天寒木落鴻雁悲鳴汎汎舟楫湖水不平瞻  
望弗及涕淚如零

歲云徂矣子將何之驂鸞駕虬旌旗蔽虧陟彼高巘亦降水涯豈  
不榮貴怨是別離

歲云徂矣子將焉往江水瀾天雪下如掌豈不懷歸亦云漢廣天  
路坦夷與子偕往

有儀三章示諸生

有儀有儀維子之淑其淑維何心之一兮允矣天則左之右之載

笑載色我其牖民於以保極

士其趨矣曷不爾歸匪泥而跡匪泥而辭泊乎無言中心懌而以莫不規

維士羣居以損以益我躬之不勤自貽伊戚維羣之嗟日離之仄我其懲而莫予有螫業業兢兢維道之佚

贈高蘇門稽勳參政山西

以下五言

洛陽有才子畫省神僊吏蚤聞乘駟年已炫雕龍技著書盈萬言說劍長屢試既寡諧世悰獨負理人智曉承魏闕恩暮結燕山轡赤帷敞朱軒金纓絡華驥周覽三晉墟慨發千古意奉君還唐堯許身元稷棄萬里鳳池雲翻飛應爾遲

步虛詞

三首

三天發朗照東岳昇朝曦肅駕謁玄帝揚威曜靈姿令我出事心叩首長生期稟和協冲氣鍊形訪真師非有挺金骨安能凌霞梯日午玉壇靜冥冥花氣迷

其二

爛爛陽烏湧喔喔天雞鳴靈籟發金奏祥飈拂瓊楹虛皇儼上座羣府羅列星言過桃君里長揖安期生冥存不息訣讖念長生經羽童致玄禱鶴駕紛來迎

其三

寶雲麗初旭靈香散晨霞杳響洞簫裏恭修太一家觀始返自然虔對思無邪煌煌玉帝座啖啖羣仙槎真氣溢碧海丹光漏洪崖椿齡豈謂久僊算應無涯

蒲澗效古

青青澤中蒲畦畦曜晨曦金澗激珠籟紫茸含碧滋道士意不薄湖石巧相宜攜灌咸池水長養蓬邱枝三秋不改色九節通靈倪松栝空十圍翦伐世所悲

立秋日有懷曹方湖

璇衡指玉秋金飈滌炎歊客意縱樂茲我心實悲悼淒緊薄叢林



浙瀝被野草憤積羈旅生轉盼驚秋早顧我非金石安得不枯槁  
昔汝西南征靡靡萬里道蕩檝下巴西音諷喜長好登樓眺遐思  
歡靚阻夙抱逝節不復還歎息令我老壯烈古不虧榮光君自保  
十六夜與同館諸君對月

煙霏秋夕深蟾輝戀瑤闕遊子歲時新展席當契闊浮雲起重闔  
圓靈愁欲缺因憶天柱峰上取端正月長松齋清陰孤魂坐超越  
水國躍雌蜺霜空淚哀鶻泠泠江上絃彈向雲中沒離合中易更  
明晦亦倏忽徘徊縱所如感歎長不歇繫子門前駒且醉杯中物  
贈方矯亭

皎月出澄夕白露淒以團蟲鳴入我耳風浙摧崇蘭佳人暮安適  
矯翼青雲端望望不可極徒倚興哀歎有美車徒耀佩刀金錯鴛  
顧諶苟不渝畢節斯足賢明哲昔所愛日月如環旋

同錢緒山登孤山次韻

冬寒凌野色出門何所逢涉江遵枉渚杖策登高峰故人衡岳秀

穆穆柴桑風置酒馭沙曲騁望鯨島空四時錯代序一氣歸鴻濛  
士哀知物化境幻多神工平沙莽回互良畝其西東土風朴以愿  
皇路夷且穹我心順自適萬物其來同

詠菊效古體

采采籬下菊冒此黃金色移植媚中堂如入隱者宅白日軒楹幽  
清霜蘭蕙歇歲晚綠葉滋豈與凡卉匹我懷欣所同徘徊淹永夕  
秉燭照明姿愛酒在涓滴悠悠陶令思萬慮澹然寂

贈陳仲約效崔宗之體

玄冬始十月雲黯天半晴幽居頗不適出門尋友生慕結中林客  
欣談隴上情陳生早過之邀出西門道溪流鬱盤紆茅屋絕低小  
英英霄漢人交久情益好胸藏千古文竭志三冬餘夙懷救時策  
不上千祿書金聲擲新賦玉價鏗相如南鴻從北來感時淚盈臆  
磔礪不平事且向杯中說晚節絕他想左琴右清觴綠樹蔽原野  
往來山人莊氛斂郊扉靜霜清園菊香同遊幸茲臬別後應難忘



遊善權寺

汎汎罨畫溪尋山復尋寺花色映青蔥苔痕莽交互入洞暝不分  
聆泉清可晤披襟一對之日夕下山路

燕山吟贈王立成秋官東歸

以下七言

雲白城東亭草青欲別不別情何深清晨置酒潞河上聽我一曲  
燕山吟燕山四月花已暮涕泗逢君悲世故策勳早冠南宮名拂  
衣尚忍東山臥憶昨駿馬朝九天繡鞍玉勒黃金鞭平明伏奏天  
子陛慷慨論事尚書前看君氣槩誰可擬秋月冰壺澄徹底法臺  
按獄斗夜懸上讞平反至尊喜一朝娥眉翻見疑掩面卻向深宮  
嗚人情反覆每如此中心好惡那得知抗顏長鼓滄江櫓掉頭煙  
霧尋巢父春日晴遊五岳雲秋風夜聽三湘雨勿云蹉跎白髮新  
等閒富貴皆浮塵聞起高樓對鍾阜日開萬卷看嶙峋

春興憶故鄉舊游贈方達之東歸

暨陽城東雁北飛燕關草綠人未歸銀魚金馬亦何意紫霞碧霧

空因依憐君坦蕩人所羨一別十年不相見頃來京邸諷寒暄見  
我驚非別時面青溪細雨憶故邱綺山花滿春風陶爲問城中舊  
豪俠朝來還鬪管絃遊

陽谷篇

君不見七月一日天色開長安宿雨霽氛埃冉冉祥雲度高閣輝  
輝寶宿明中台陽谷老人壽七表鬚眉半白今還黑自然呼吸有  
奇方長向鴻濛騎日月憶昔先皇臨御年曾將靈藥侍宸筵至尊  
含笑催賜錦白日照耀紅雲前卽今隱名都市裏日著醫經心自  
喜會看陶令生五男箇箇琅玕照清泚仲耶季耶不可當蟾宮才  
子黃門郎日高北闕伏奏仗花發南山開壽觴隱隱鸞笙雜鼉鼓  
青鳥羣飛白鶴舞我歌一曲醉方醒海浴陽烏曾未午翁兮翁兮  
壽難數

石屋山人歌

有美彭別駕裔出丞相家少年結屋松杉裏匡廬日夕明流霞霜

風泠泠石巢業飛泉百道鳴復咽落花衣桁谿鼠盤窺燈夜壁山  
鬼泣君時兀坐讀古詩黃金鵲印百不如意象恍惚羲皇上山有  
肥蕨溪有魚君今佐郡理南土麟符半刺垂青組不羨乘車朱兩  
輪夢魂長繫鄱陽路鷺湖峯頭石屋山西江應作惠山看蒼生日  
望致霖雨莫學李生歌考槃

盤山歌爲焦員外題

君不見盤山勢龍嵒層厓複嶂遙相通根蟠大地色不動危標高  
插天之中赭霞互明滅翠蓋紛蒙茸四時淑氣滿雲谷白日祇見  
流煙虹古稱盤嶺配拷佬獨向台簪對晴昊高飛彩鳳理固然豈  
謂丹砂千斛少憐君自是丞相孫氣敵嵩華羅瑤峴前年樹羽題  
朱輪半刺名高動至尊竭來榮捧承明詔贊理度支功不小滿地  
瘡痍會有瘳九天霖雨春仍曉公餘省署開騷壇招我細詠山之  
盤指揮雲物意不了醉呼白鶴欲上青雲驂紫鸞焦君焦君聽我  
歌經綸事業君如何直須致主隆三代莫學考槃終曲阿

渡黃河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海若躩踞轟奔雷星源九竅一派出倏  
忽平地滄溟開長淮清濟渺震盪南榮東虢紆盤迴伊昔禹后來  
治此九龍蜿蜒疾如駛故道安流不復驚極目長雲一萬里歎息  
神功涇渭分龍鼉岸圻翻狂雨去年廬舍半飄零飛沙變幻幾回  
徙我來渡河六月中手搏生犀騎玉驄天地黯澹忽異色波濤撐  
突愁篙工念言公事急於火長籲廣川莫余阻仰見雲師迴疾車  
臥聽馮夷晝擊鼓吁嗟男兒落地四海身變化豈讓蛟龍神須臾  
怪異亦常事不學臃腫那見嗔直須鞭起九龍尾分理河曲皆通  
津上佐天子明聖仁河清海晏遊麒麟

余甫巡永平崦西陽峰二先生過謂予曰將有公事屬子余訝之  
先生復以是對既乃言曰盤山詩不可不有也余感其言及至  
而莫之能登懼歸無以藉手也歸途作盤山詩

二賢妙論如連環興入煙霧排琅玕示余盤山有異態赤城天姥



空嶺屹乍聆此語神飛越忙辦筆劄懸征鞍青雲窈窕笑玉女白  
日指點分煙巒溪迴路轉益險仄層厓沓障勞躋攀礪硤怪石不  
可數怒突當人似飢虎上騫鸞鸞兩翅垂下飲牛馬長仰俯琳宮  
寶塔靈氣浮黃鳥樹上聲啁啾蒼虬走盤七十二明滅纖霧生瓊  
樓我時悵望將日夕不得捫蘿一脅息落花長恨御史輪賞心空  
倚將軍石望山上馬憶蒼苔彷彿晝聽青猿哀爾宜迅返俗士駕  
山中惟有仙人來

贈羽用董子暫歸東吳

長安月白如秋霜遊子出門思故鄉朝登燕臺暮梁苑二十詞賦  
生輝光嗟君意氣何儻蕩白晳明眸冰雪狀腸中貯書萬卷多腰  
下寶劍七星朗仰天搖筆輕劉曹驚人語唾青雲高不向窮途恥  
貧賤祇聞到處名風騷玉河橋邊柳新碧置酒畱君苦不得南國  
才人孫與徐十年鳳詔相差池北溟有翼倏千里看爾飛騰難後  
時

題李古冲像

建安才子君獨賢二十承詔金馬前腸中貯書一萬卷腰下寶劍  
明星懸晚登粉署司藻鑑名並山濤誰不羨冰壺徹底崖谷深月  
輪高出層霄見吾觀李子材絕倫下筆翻飛如有神雄辭怒壓虬  
濤轉雜詠愁連芳草春平明朝帝銅龍裏正笏垂紳氣如兕赤墀  
論政何激昂白面譚兵尤自喜有時縱酒燕王臺心輕萬事如塵  
埃低頭不謁丞相府拔劍悵恨王郎才看君節概誰可比汲黯賈  
生今已矣不獨丹青仰止中見爾文章亦如此

題美人畫

月色微微花影稀誰家玉笛聲相依含嬌不肯辨新曲斜墮雲鬢  
金鳳飛曉來臨池悄無語山峯疊翠雲不去妾愁何似雨初來一  
夜池添三尺許

病客行訪徐養齋

病客出門筋力難稚子牽衣愁萬端清晨駕舸江邊路一行白雁

雲中度莎雞唧唧牀下號似問君行向何去坐搔白髮多歎息中  
夜不寢寒生席沿溪入望蔡經家渴有瓊漿飢有食采采黃花苔  
屋傍團團宿草沾微霜橫山滿目道豈遠心愛名山未應返司徒  
德業北斗尊服食劉安計非晚日斜村鳴月高臨萬木當戶羣龍  
吟

晚過黃吉甫後園芙蓉池上閒步

萬里江潭渺何許卷南數尺清可擬雲來一片生綠池花際氤氳  
歌白苧雨聲昨夜溪水流方亭四面池復幽芙蓉隱隱出高朵鴻  
雁哀哀生遠愁芒鞋細蹋草頭露滿目林煙與江霧數枝碧篠圍  
短牆一樹金丸勞反顧海南之子天衢駟睨傲時人狂者志頻邀  
白髮醉晴沙約我明朝來莫暮仙姿雲冷心不違豈問人閒有是  
非暫同慷慨論時事兼復徘徊惜晚菲銀魚愧昔陪太液悵望賓  
連與屈軼投簪此日來看花與子坐待池上月  
題興國寺壁袁器之畫雲龍海水圖

看君放筆爲老龍海水渤潏天之東陰風撼地互戛擊玄雲霍  
排長空須臾雨至水三尺彷彿重溟在高壁行人堵立神內驚縮  
頸來觀頻吐舌學中豪俊四百人揚鬣天池思孟津翻身霄漢咫  
尺事萬里桃浪當秋旱袁君袁君氣岸者不肯低頭向人下誇言  
此技只顛狂欲與神龍並高價

張公洞

張公洞是靈仙窟鬼斧何年夜深孽洞中磴滑染新苔蘿窗掩靄  
浮春雪細石離離白齒齒湖光溪色青復紫乳燕啾啾鳴復飛長  
虬渴飲身半垂左珉右腹爭采錯鴻濛變化何揮霍翻空霞蓋入  
窈冥近肘蓮峯出斷嶠爲獸爲羊狀果奇彷彿人形露膚膊側身  
探仄路轉迷白晝篝鐙仍帶索寶圭清切總天然古洞訝呀愁地  
絡憶昔來遊癸未年杖藜重到華盈顛巖花汀草事如昨撫景悵  
往心淒然須臾遊賞出洞去獺穴桐棺復何處不須五嶽徧行蹤  
且向澄江江上住



雨中遊洞

細雨溼春岡泥滑路轉仄洞口虬枝交復橫捫蘿直下臺千尺天  
門啞軋忽地開疑有鬼神夜深泣岫嶺山瑯琊石層層煙鎖雲曲  
盤面面迎人劫復凸倏然高車四馬馳轉瞬函關一綫窄萬靈翕  
習會朝來百怪睚眦向前立狀如伏獸虎負嶠勢若奔鱗鯨破級  
焚香玉女理新鬟學道真人冠絳幘峩峩一柱擎九天穿林粉籜  
排霜戟箇中靈勝不可窮直欲篝鐙向深入身經九坂頭屢回愁  
入三危露猶滴須臾驚賞出門去撫掌茲遊稱冠絕芳春景物滿  
光華大地江山在胸臆殷勤寄語好遊人何必驂鸞駕鶴遠向緱  
山尋貝闕

遊玉女潭寄史玉陽

芳節莫蹉跎仙源多徙倚春晚花未稀尋山心獨喜城隍乍斂湖  
半陰扁舟夜放勞相尋玉女臺邊雲四白青龍湫畔煙迴深亭開  
八卦神內宅樹有三花手親折佳期屢約上清遊蕙帶還來薜衣

客筍嶼參差茶岫香千林秀色羅滄浪仙人掌近碧沙澗毛節朝  
回白玉岡久慕少卿多好事戀著遺民與高士幽談邃古太玄經  
細檢參同有深契一輪明月在高樓攜筇獨上寡鸞儔紅箋題徧  
青霞字寄與幽棲客莫愁

曹娥廟古柏歌

曹娥廟中古柏樹根盤厚地何雄據蒼顏不改青苔封迴身卻似  
老龍臥一枝旁出勢半騰猶戀靈根頻反顧後人愛惜少支撐深  
謝神明久培護奇形怪甚世所無我有丹青未易圖自憐女貞作  
嘉樹不願秦庭封大夫伊昔孝娥身死日江心浮出面如雪分明  
天地仁所私縱有魚龍不敢食嗟哉鐵幹俯江濤色能薰兮氣能  
馨至微螻蟻亦知避何況斤斧無相侵江風颯颯神有臨江水春  
兮深復深雲旗縹緲不可見但見祠柏陰森森

西湖歌

朝發江水涯暮訪西湖路九里蔭青松六橋飛彩霧長隄窈窕水

田田小舟蕩漾春風前四時歌舞遊不息湖光山色相句連白雲  
掩靄樓霞暮中有岳王舊時墓睚眦老樹盡南枝猶識忠臣憂國  
步至今英氣薄龍蛇草閒竄伏愁狐兔側身轉望飛來峰鬼斧夜  
斫天竺中欲墮不墮巧能力青天玉挂秋芙蓉湖中靈秀有如此  
山裏藏山寺復寺僧房牢落古藤垂石洞氤氳蒼靄住白頭延賞  
不須臾自謂青春非我事歸舟夜發聲咿啞回首柳綠桃能花蘇  
公白公有遺詠載向奚囊一路誇一路誇心獨嗟鳳皇流轉江門  
斜江山觸處本自得何必西湖海上槎  
六月廿九日子自闔閩城歸黃吉甫待我於虎邱山上暮色蒼蒼  
披襟坐石談山中之事在子爲適在吉甫則志切雲霄恐不可  
同日語耳

王郎愛山復愛石夜深攜我登高級尋僧何處扣玄關問藥應須  
愁白棘紛紛花雨灑靈空唧唧秋蟲暗苔壁須臾遊賞復登舟迴  
首青松千古色

律詩

五言十三首  
五言排律七首

七言五十二首  
七言絕句十一首

哀沖太子挽詞

二首

新上青宮冊猶餘錦祿聲遽辭千歲祝痛結九重情葆鐸寒風引  
霓幢夕霧縈哀沖思未歇湖海淚同傾  
帝子辭金殿宮車轉碧岑元良望彌切甲觀嘅難任鸞燾高原蔽  
鳧燈永夜沈空餘三善具遙繫萬邦心

挽劉毅齋

二首

未恨舟藏壑空憐劍倚天鳳綸悲舊德馬鬣啟新阡光祿名仍寵  
稀齡數不慳祇餘卿月在畱向瓠岡懸

其二

永念絲蘿好言悲冠蓋情蚤年棲鳳署夸譽在瑤京齒序推先輩  
官資列上卿不須墳草長愁入海雲橫

夏日遊光孝寺酒邊偶題

二首

崖旁藏小寺渺渺隔前川斗室長燈燄千峰一徑懸身心明定慧



解脫得真詮偶狎無生侶非因微尚然  
其二

久識江邊路來遊不二關清颿聊對竹細雨更看山素壁流雲滑  
頽牆帶蘚斑歸鞍愁傍險趺坐不知還

陪衍聖公祭先師廟

鸞鳳趨蹌地笙鏞迭奏時千春王者祀百世聖人師黍稷昭芬苾  
宮牆動碧滋上公詩禮在纁帛映孫枝

十六夜集分得夜字

清宴虛堂夜金飈轉玉闌月行當旣望客興復長安結駟聯瓊珮  
鳴珂雜彩鸞星河含露白飄影入關山

遊木末亭

兜率何年寺亭含萬里風春深花雜錦雨霽水流虹苔蘚穿難盡  
松竽聽不窮祇應投寂寞結宇向瑤空

自詠

說劍愁無術誅茅作隱居臨風弄瑤軫坐樹檢農書麥隴朝雲合  
瓜田春雨餘鄰翁真不忝吾意獨躊躕

放言

有客逢初壽陶然興不孤斗牛遙望氣弧矢坐當隅有物方成我  
無稱豈謂夫古來麟閣上亦有釣魚徒

和荆川題清溪莊贈洞陽主人

二首

書空多咄咄種樹喜田田白酒頻邀客黃庭豈慕仙與耽尋藥圃  
歌聽采菱船湖白連天色分明秋水篇

其二

少慕三花樹蕭然五柳居登樓看遠嶠閉戶著方書堂上頻呼鶴  
溪邊不羨魚客來能賦者莫不是相如

喜黃少村遠至

邂逅春山暮冥濛江霧昏鵲呼風轉急客至雨臨門魯酒沽來薄  
繁花開滿村逢君論時事愁極欲銷魂

小堂與蔣東雲對月

烏鵲南飛路鳴蟲草閣東中秋今夜是明月故人同露氣滄溟闊  
秋光窅窅通更深發澄彩偏照水邊翁  
邀客二弟園中小酌坐水亭以待

辰火初沈日商颿發遠林亭虛仍傍沼竹厚自生陰獨坐澄煩慮  
招朋慰夙心南榮尊有酒北斗意何深  
晚登江天閣

盡日金山寺窮幽席屢遷層臺歷萬轉高閣倚諸天漢沔重溟外  
秦淮落照邊開襟坐忘返昏黑正堪憐

贈程松溪

以下七言

煙草萋萋倍客傷別君潞渚望高涼銀魚金馬本仙吏海鱷江鼉  
非故鄉幸保迴車經九折莫將哀賦動三湘聖朝雨露饒恩澤早  
晚泥書照夜郎

春日朝回有述和夏桂洲

黃道初開麗日明五雲繚繞鳳凰城旂曉簇鑾輿迴雉扇晴分  
輦道平綵勝金花催御帖紫鶯黃鳥沸春聲高才獨羨南宮伯彤  
管翻飛玉署清

首夏遊郭生園亭和沈少泉

春盡尋芳興轉生川雲渺渺碧沙明蘿窗曉映青霞細石洞香含  
白雪晴此地登臨聊悵望嘉辰休沐荷昇平相逢莫恨花枝減時  
聽一羣山鳥鳴

夏日恭覽清馥殿

清馥岩巖萬木攢分明蓬島翠雲寒亭開翔鳳空中起水學遊龍  
左右盤白石晴翻紅芍藥鮮飗暗動碧琅玕鳥鳴鶯語不知禁應  
是皇家春更寬

題夏桂洲宗伯贊治堂

二首

開軒直傍黃金闕贊治期同白玉名華蓋北瞻天正迴蓬瀛東望  
地偏清分張禮樂江山麗會繡衣裳日月明從此載歌松竹詠知



公應切股肱情

斗墟遙望尚書省星聚元稱學士堂班馬才名驚絕代夔龍勳業出高陽清秋玉珮珊珊下白日芳蓀冉冉香不向綺筵承湛露那從銀漢識天章

題張陽峯學士新堂

近築麟臺依鳳闕忽看青靄敞幽堂雲來氣接芙蓉苑雨過涼生薜荔牆落日緬懷王粲賦清秋獨對庾公牀揮犀更羨傾三峽作棟還須庇八荒

答華鴻山見懷

暑雨連朝鳴不絕時聞車馬夜衝泥未緣鶴浦三湘路空憶鴻山萬仞梯拂戶晚雲陰重合傍簷乳燕翼初齊思君正渴瓊珂望早聽晨雞至日西

雨亭對竹簡邀東曉僉憲

翠竹娟娟只數竿小亭雨過向誰看但能把酒曲欄下安用題詩

凡鳥閒驄馬不知當世寵銀魚頗愛碧山閒相逢莫謾悲秋至竹色逢秋更好顏

承恩賜臣某講衍義官川扇三握

黃金筵子白銀環寶月團團碧漢閒昨日蠶叢方入貢早時鳳闕已先頒微涼忽動層雲上解愠如聞薰調還謾說西山遡東魯皇風翕習滿人寰

賜鱒魚

左順門前敕賜鮮講官新拜聖恩年玉鱗高捧彤雲出冰舸虛疑白雪邊未信尾赭勞國事誰同骨鯁論王前慚子飽食無絲補快覩龍飛利在天

賜枇杷

傳賜枇杷出禁臺黃封一道帝親裁瓊枝細帶蒼煙溼金顆遙看玉殿來載酒東園誇野老承恩北闕是蓬萊侍臣不比相如渴聖主應憐啟沃才

八月十七日實訓實錄成上親賜宴謹身殿

帝敕傳宣宴謹身秋花寶殿啟芳晨八朝訓錄開鴻運一代光華  
際聖人斧屐近瞻龍表異雀旗遙送鳳廚珍分明天語雲霄下傳  
道官人酒放頻

黃安崖邀遊觀音閣

曲徑叢篁轉翠屏海天高閣費追尋三山未作投簪賦四牡空餘  
戀闕心雨過澄泓浮碧玉雲開寶地布黃金遐蹤欲割塵區想日  
暮聊爲梁甫吟

客至園亭和杭雙溪

草園一畝子雲亭四望峰巒入座青何處流泉淪春茗半樓飛雨  
對秋溟門前客至山童喜樹下詩成野鳥聽卽此逍遙是玄圃不  
須悵望紫霞旌

羅念菴雨中同遊君山

昨夜菊筵歡未足留賓江上曉衝風山寒帶樹雲光薄水白連天

雨色濛孔蓋翠旂蓬島客赤鼉紫貝海王宮寤懷遠浦愁應極搖  
筆霜巖落彩虹

飲童內方宅看菊屏次韻

秋錦屏開碧霧生朱欄斜日晚偏明空堂暫向黃花醉遠浦還驚  
白雁鳴的的霜枝愁亂插輝輝寒影轉多情高才郢客東籬興彩  
筆時傳白雪聲

楚樹亭亭傍砌生霜空萬里照人明新栽堂上花初麗時對簾前  
鳥一鳴綽約畫屏煙壑裏依稀風韻故人情誰裁五色天機錦細  
聽銀河滴露聲

晚過□□宅留飲日監堂對菊菊有叢生五色花者最盛

畫戟長安少保家清風門巷意偏賒調元不爽四時序種菊能開  
五色花萬里霜空飄彩霧一簾秋影動晴霞分明御氣通仙苑滿  
把金莖詠物華

和桂洲上賜直廬志感



詔賜文昌上相廬分明身傍玉皇居星簷散影浮清漢月牖含香  
透碧除中使忽傳宣室召彩毫還奏御牀書卿雲五夜流春靄共  
仰幘幪萬廈餘

元旦早朝志喜次韻二首

聖主當乾負展朝正元重拜充龍袍九成樂奏鈞天近百和香飄  
紫殿高寶扇雉開瞻玉座品山鶴立儼仙曹漸看日上觚棱影瑞  
氣全籠鹵簿旒

凌曉鳴珂侍帝朝建寅東節斗迴杓青陽乍轉蒼虬闕黃道平臨  
金水橋簇簇彩旗雲外至鏘鏘玉珮殿中飄龍飛九五瞻天近虎  
拜形輝盡百僚

玉溪少宰席上和韻餞童內方

春宵星彩拂簷低翦燭開筵鳳閣西上客華裾欣共集王孫芳草  
惜分攜誰提彩筆驚詞苑並見詩人出浣溪繾綣不辭歸酌酹月  
高庭樹夜烏棲

壽李蒲翁并小序

五月廿二日座主蒲翁老先生嶽降之辰先是十七日某同王司  
業繩武稱觴門下方拜舞適甘雨自天而降此蒼生嘉兆也諸  
門人侍坐者謝司直應午黃太守以誠感起爲翁壽某特紀之  
紫藤陰處玉橋東水榭山亭五月風叢桂色分壺嶺碧蟠桃光映  
海天紅宰公勲業層霄上學士文章北斗同此日門牆歌壽豈及  
時霖雨出龍宮  
其約稱觴玉署東圖書閣上滿清風催詩山雨頭應黑勸酒庭花  
色故紅定向清朝調鼎簫不須玄圃問參同雙瞳炯炯神仙骨名  
覆金甌在帝宮

六月二日鄭錦衣招飲郭外園亭客爲孫毅齋馬西玄周弓岡梁  
劍峰暨予五人紀遊二首

季夏清尊五客同名園咫尺禁城東繆枝映日多嘉樹曲磴盤雲  
作小峰坐傍碧池魚躍藻醉登高閣鳥呼風夕陽半壁煙如縷又

聽蟬聲到暮鐘

滿園槐柳晝陰同不斷溪流西復東玉洞似含廬阜雪石山高出  
太湖峰錦衣命席當殘暑詞客開襟對晚風欲上層臺問明月卻  
愁禁漏欲沈鐘

長安與仲弟遠之言別

秋來搖落易傷神兄弟相看晚更親五十年過垂老客三千里外  
未歸人清秋白石澄江迴細雨黃花客路新我有衷腸萬斯結不  
堪迴首尙風塵

將出京辭朝

霜清城闕曉辭天迴首鵷班思黯然罪免刑章仍作吏宦遊南省  
亦稱僊君恩欲報竟何補師道難居愧匪賢漸遠江湖廉陛隔不  
勝瞻望五雲邊

晚登鳳凰臺

一春遊興此方來密掩蘿門背郭開霽色遠看龍虎氣晚風同上

鳳凰臺花閒解帶圍新竹樹底浮杯對綠苔從此渺然滄海思醉  
聞寶瑟轉興哀

西園燕集和甬川

王孫多興闢山扉客喜遊園夏不稀映水芙蓉亭偏窈窕對時榴檻  
謾芳菲晴開鳳嶺千盤轉煙曙仙蘿一徑微掃石待看溪上月滄  
浪歌裏夜忘歸

秋日登憑虛閣

一望憑虛萬壑明寺前梯石轉迴縈雲開星檻涼颿入雨霽江郊  
白露生山繞乾坤通北極窗寒日月對南屏閒來拾級逢飛錫身  
在蓬壺總帝城

九月九日買得盆菊數株列置小庭邀王象山薛芳山同賞

細蘂含煙帶晚枝移栽庭內卽東籬三秋聊寄茅堂興二妙真看  
鳳苑姿已共徘徊淹永夕莫將采掇負佳期更憐意苦花相似獨  
立風霜祇自知



同魏大理楊中丞宿獻花巖

莫向沙陀問四禪幸從仙侶接芳年看雲暫憩青蓮界對月微吟  
白雪篇萬壑流澌泉暗轉中天接翠塔孤懸無端悟卻玄珠理獨  
抱山中鶴醉眠

同王士先董體仁遊湯園看玉蘭

散步名園日欲斜堂前閒看玉蘭花亭亭秀幹含煙碧裊裊餘香  
浥露賒燒燭似遊梨苑夜開尊如傍玉妃家愁心一種難禁得月  
在中天水在涯

與吳光祿顧少參暨乃弟憲副再登君山紀興

樹裏如聞鳥語呼客來況值雨晴初江浮鵝鼻時吞吐煙抹蛾眉  
半有無東望海門連砥柱北來山勢擁瑤圖憑誰春管供春事日  
日江頭問酒鑪

登君山貽蔡同甫

水國微茫兩岸山風松霜檜總青衫浮雲沙嶼層層出細雨巖花

點點斑江上鳧鷖誰共語空中雞犬不曾攀綵毫漫憶中郎興玄  
觀題詩夜未還

春日橫林寶安寺和王文肅壁閒韻二首

幽事關心頗費尋青煙野水白雲林透迤竹徑雲光薄窈窕禪房  
雨氣深未聽鳩摩三昧偈從知鶴唳九霄心歸燒未放頻迴首香  
霧霏霏滿玉岑

夕陽一放剡溪船暫伴松門白鶴眠芳草淒淒矜夜色飛蘿裊裊  
覆春泉菌輪江上懸遙想清淨巖前一問禪試踟高梯窺石頂金  
光明滅彩霞邊

三月八日登君山

燕麥青青雉子飛偶來江閣覽春暉花洲曲曲通幽鳴松殿層層  
出翠微蜃氣半籠黃鶴嶺海潮初浸白鷗磯山中日有看花伴信  
是閒身願不違

春雨聞內閣試庶吉士

峇巖宮闕午雲迷坐樹黃鸝溼不知行處杉松盡膏沐望邊花柳  
動華滋波添北海蛟龍隱景綴西山翡翠移聞道諸賢試東閣片  
雲隨雨入新題

桃花寺

丹壑盤坳迴萬態青厓谷口見桃花相如病渴能忘酒玉粲登樓  
尚憶家玉壘屯雲春欲暗金戈駐馬日初斜邊塵悵望傷心地曲  
唱涼州起暮笳

送蒲汀先生進萬壽表畢還南都

天邊履至星辰轉江上槎迴日月開五岳祥煙雙鳳闕九華仙露  
萬年杯賦傳蓬島流三峽望重銓衡接上台白下未應長眺覽傳  
巖原是濟川才  
鐙夕次吳白樓

城當不夜正春陽委珮翩翩相國堂燕市笙歌傳窈窕漢京詞賦  
有輝光煙明禁苑連銀樹花近瓊樓引碧觴珍重他年留故事太

平元夕最難忘

新秋感懷

蕭爽庭梧一葉飛秋來作客未能歸月明蘆荻皆新恨寒到關山  
尚故衣倦鳥閒雲鄉思杳紅塵白馬吏情違氣酣碧落迴黃鵠遮  
莫狂吟對紫薇

送丁大章之任三陟

早承寵詔趨金馬曾侍今皇宴碧桃漢殿詞華憶方朔明時啟事  
有山濤洮雲春渺飛彤矢隴樹花深駐錦旄同館故人多半別晨  
光瞻望益心勞

和方棠陵

長憶金鑿供奉年煙霞逸興故飄然高天遠樹揚雄宅落日清秋  
范蠡船不是山林輕組綬祇緣服食誤神仙卽看南下龍江月弔  
古應懷太白賢

元日宴李驗封宅次韻



春城窈窕夾朱樓，翡翠喧闐使客愁。  
隔吹苑雲迷玉浦，停簫宮月度花洲。  
共看火樹憐今夕，誰抱鷓鴣恨九秋。  
珍重臺郎出詞省，向來英譽滿螭頭。

送谷子尹宜興因簡杭雙溪

東魯名聞獻策年，漢庭黃綬獨推先。  
暑消彩鷁三江路，雲白仙鳧萬里天。  
落日宓臺聽妙瑟，清秋禹穴訪遺編。  
山中二洞今誰主，因憶雙溪幾悵然。

漢陽道中寄陳約之

漢江秋盡洞庭深，日暮愁爲鴻雁吟。  
不是長沙悲賈誼，祇緣詞賦憶陳琳。  
雙虹吐氣凌寒斗，六翮搏風振紫冥。  
江上相逢忽相別，夢魂遙繫楚山青。

春日鄭海亭邀遊慧山同張直齋顧惠巖曹梅村王九峰王仲山出郭偶尋芳草徑，白雲高覆碧蘿筵。  
春風錦帳郎官酒，落日青林陸羽泉。  
翠竹亭亭依曲檻，浮煙裊裊起晴川。  
同遊況值謝公侶，歡

愛應愁燭影偏

十五夜見月華

雨霽中秋興不微，坐深明月轉羅幃。  
金波閃閃千層動，白玉團團五色圍。  
疑有黃姑勞夜織，似看神鳳覽朝暉。  
平生未見心應劇，獨賀重輪贊袞衣。

小堂對菊

小堂對菊只五本，十月枝寒氣轉清。  
種向短畦愁未摘，移臨幽檻故多情。  
窗前風露泠泠下，溪上煙光冉冉生。  
晚歲生涯甘自淡，獨於花品愛求名。

劉子正園中看牡丹

綠楊池館碧參差，花有嬌紅帶粉脂。  
種向屏前景能好，客從雨後看偏宜。  
垂頭卻似人中酒，笑臉渾如獨有思。  
幾欲問花花不語，滿窗晴色照江湄。

和礪菴宗伯二首

何處旃檀與鉢蓮偶從弘覺記前緣先朝勝跡今人賞此日秋光  
似昨午地湧龜泉羅秀石窗舍塔影見諸天慚予未學窺三昧安  
敢逢僧問四禪

帝城南望寺門西乘興來遊伴少攜金液似隨清露下丹厓直與  
白雲齊芒鞋細蹋千層級錫杖空懸萬丈梯宗伯善吟稱獨步豈  
容誤續野人題

春陰

春來日日掩荆扉不見窗櫺透曙暉暝入庭芬迷晝幌陰連堊色  
上苔衣山南厚霧愁難撥天北晴雲望轉非堪歎六街泥滓甚小  
園梅發賞應稀

六月十五日兒子治酒水次居邀諸賓觴酌予先獨坐病思未除

聊自壽一首

虛生七十又三年豈有塵寰骨可仙粗畢嫁婚平子願空歌淇澳  
武公賢乾坤俯仰心多媿歲月遭迴事不然陪客溪堂雨新霽醉

摩弓治定誰傳

黃吉甫投贈金銀芍藥菊二本侑以箋辭喜甚作

近侍名高顯芍藥秋風腸斷幾消魂誰攜平澤金銀種獨侑芳辭  
錦繡翻冒砌煙枝雲半溼傍人霜豔月初痕自憐晚節甘閒散白  
髮頻呼綠醕尊

壽張羅峰閣老以下五言排律

閒氣生耆傑崇階邁等倫中朝鉉鼎望萬古岳嵩神遭際欣昌紀  
登庸佐聖人早膺黃閣老領袖玉堂賓學術關風教淵源本道真  
明光載彤管華蓋切鈎陳往植綱常疏原知禮樂身昌言匡帝業  
正色動朝紳爰命登三事宣猷被八垠寰區覩熙皞崖谷破幽溷  
天地歸寅亮陰陽賴燮均文章增黼黻勳業振麒麟天子懷毗久  
平臺召對頻御函敷睿藻銀記表忠貞許國夔龍志忘家旦奭鄰  
高門凜冰玉直節挺松筠翼翼共天職煌煌賜寶綸旁求昭舜知  
覆冒仰堯仁玉曆迴璇斗青陽轉帝鈞歲星當此夕花甲屆茲辰



桃宴屏開錦駝盤絲絡珍庭縣鐘鼓列堂舞珮珩續對酒顏如渥  
襄時鬢未銀蓬池任容與羅嶠儼嶙峋風暖王槐長雲香寶桂新  
福源知厚積德澤正方殷百采將瓊翠羣仙下紫旻瑤宮開寶笈  
丹府頌靈椿保魯須純嘏興周總俊臣皇天祐平格大老慶難論  
登寺塔

九級浮圖塔崔嵬造太清先皇留勝蹟傑構鎮神京百轉盤空上  
窮躋望斗行寶珠龍額見翬翼鳥身輕洞籙經時閱簷鈴徹夜鳴  
香龕金粟古石壁紫苔紫雲海看寥廓煙窗半杳冥三乘那有覺  
千佛未知名歲久丹青剝神彰鬼物驚慧鑑應不滅長此照羣生  
贈劉子

劉子汾陽彥才名愧汝賢奉膺佩高義探古入幽玄秋漢繁星背  
春臺寶樹妍驕驕倚金馬鷓鴣淬龍泉麗藻藜煙碧芳詞玉瀉懸  
明光看矯跡玄閩列羣仙駿裏黃金勒麒麟白玉鞭飛騰羨冥舉  
躑躅意難宣抗疏明孤赤寬恩獨左遷戢鱗猶病涸鍛羽失高騫

黯淡江湖遠氤氳日月前薄言投楚客不作弔湘篇仗策南山側  
褰裳澶水邊羅才徧絃誦佐郡屢豐年白叟欣相逐新詩畏與傳  
謫官定尊酒一注幾迴眠客我俱無賴逢君益悵然蒼茫語難竟  
歎息有朱絃

題忠節祠爲陳僉憲乃祖節愍公

海岳鍾靈氣毗陵產異人翻飛霄漢日磊落廟堂身挾策承嘉運  
垂勳邁等倫掖垣傳諫草銓部領儒紳藻鑑名徧哲韜鈴術並珍  
迅鷗鳴棘署司馬振芳塵交趾屯妖氣朝廷命虎臣經綸君子業  
威武丈人貞立視奔鯨戮愁防噬犬狺渡河身轉戰殺賊氣逾振  
主將聞宵遁孤軍怒益嗔力窮膏草野志在憶楓宸宣廟傷遺烈  
宮銜荷寵綸謚稱真不忝節愍久難湮今上恢鴻化瑤函賁鷺濱  
立祠存故土賜額照高旻舊見尚書宅新開香火辰春秋虔歲祭  
伏臘走居民劍瘞光長射碑傳痛未伸衣冠肅瞻拜頑懦倏迴淳  
登牛首

久負名山諾茲晨願始酬蒼厓開霽色白髮對清秋未歷千盤轉  
空餘萬仞愁花巖如可俯鹿女素來遊瑟瑟松閒籟泠泠石罅流  
獅岡緣壤接牛首獨名流玄里通幽寂真詮豈外求洗然珪與組  
偏想鳳和虬山蕨充賓饌溪毛作野羞徘徊竟斜日閒聽臥鳴騶  
與仰山侍御三華郡守登金山

析木當躔次維舟在水涯林深偏窳窳谷暗轉哈呀鳳閣依鵬漢  
龍宮俯雁沙卻疑龜戴岳真有鹿銜花呼食江鼉出吹螺樹鳥遮  
西方身毒國紺宇梵王家雲白三茅露煙生萬象賒繡衣能坐石  
阜蓋喜棲霞解帶圍巖竹浮杯學海槎所期在經濟暫爾聽楞伽  
老我頭俱雪前山色似鴉向來謝簪組長此憶袈裟草碧虹泉細  
藤垂珠蓋斜側身一懷古塵劫總堪嗟溷跡終多累清魂媿有瑕  
體中懷百寶空界有三車去住渾無定行藏許共嘉明朝歎鴻翼  
雲裏憶京華

蜀山渡汎舟李南渠閣老邀予同王龍溪趙麟陽翁見海宴集

卻笑閒遊客仍同上相船看山移短棹冒雪過流泉演漾紆墟曲  
空明際遠天前隄吹白芷望處蹋青蓮金屈草新綠麴塵波漸煙  
羣公解華組心事盡高賢形勝聊憑眺川原句復連但欣鷗自狎  
誰問鶴多纏偶會驚披霧初心擬尚玄龍溪見滄海麟阜只蒼然  
寄贈水西諫議四首以下七言絕句

路轉吳江物候新青絲繫盡碧壺春山農不識玉皇吏問道誰家  
醉此人

城裏樓臺趣不窮卻從年少鬪春風桃花流水吳門路日日金釵  
畫艇中

太湖湖邊花滿溪愁人芳草碧雲迷朱絃翠管朝朝急又聽流鶯  
過水西

興在娥眉山月西暫將身計伴鳧鷖天邊忽下需賢詔又向金門  
聽曉雞

對菊有感



秋色離離白露辰少年狂賞亦何因白頭涕泣天涯日惟有黃花似故人

雪後放舟淮河

風帆遠下疾於鳥萬里長淮帶雪流岸上好山如待客可無人與畫江洲

和顧東橋新營息園 十二首

涉趣俄成碧草園城通丹霧鳳題門先生岸幘頻行樹逢著幽禽卻與論

風物渾疑似灤西舍連高竹水流畦閒呼鶴子庭前舞醉取楸枰石上攜

秋山當戶碧崎嶇白雁風前荻轉陰一幅瀟湘新得意莫教摩詰太多心

稱意紅葉冉冉香檻前流水碧生涼天虛景物清如洗睡起猶嫌午夢長

槽壓新醅鱸已肥草玄亭上鳥飛飛琅琊客清秋興隨意莓苔坐落暉

每多幽興在濠梁曲曲京江見野塘風磴雲門時隱見有誰題作浣花堂

棘樹蒼蒼晚帶花日長門巷聽嗁鴉秋卿散帙當軒坐好似廬山學道家

青錦湍前碧玉竿池開照膽髮毛寒祇因朋友頻來往留向風前雪裏看

秋風宛意媚蘭苕獨挂朝衣采藥苗鍊骨有鑪雲正煖未應鶴髮晚蕭蕭

石欄新鑿右軍池步屣東橋月上時謝眺有情還命駕隔江同聽采菱詞

出樹青山遠作賓最宜白髮老詩人蘭亭健筆息園主獨立微茫意轉新

長向三山望九華青軒遙闕赤城霞小園分得蓬壺景獨起高樓  
對省衙

閒情示邢道士

秋蘆江上白紛紛鶴渚鳧汀香莫分寄語水雲邢道士卻從何處  
謁仙君

同年華松峰以東堂所植盆松二株分惠作詩道之因繼聲引謝  
羣陰怒剝百物愁蒼顏獨立山之頭盆栽不減昂霄志長伴先生  
抗世遊

詠折枝海棠

繡檻折來初著雨銀瓶斜插意全嬌春深酒碧應愁汝半醉芳魂  
未可招

登山卽景言懷

半帆風急大江深獨餞山亭紅葉林細語蒼生無限事垂衣天子  
正虛襟

同客庭前看雪

四望彤雲意黯然俄驚飛雪遶簷前梁園公子杯仍濫東郭先生  
履正穿

春日尋梅蹋芳郊

春陰漠漠草微青心想梅花望遠村晚策蹇驢尋獨徧小池疏影  
又黃昏

江梅一樹蕊垂垂芳意催春春較遲映水幽魂月斜照數枝殘雪  
半花時

覽金焦圖

江波千里綠於染渺渺煙帆不可尋惟有鐘聲來古寺蘋花能喚  
客遊心



張水南文集卷二

張水南文集卷三  
經筵講章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這是周書無逸篇周公欲成王無逸故舉商周先王無逸之實以告之如此嗚呼是歎詞迪是蹈哲是知之實皇是大愆是小人誣毀之過言周公說道民非稼穡不能以有生是稼穡者小民所依以爲生也人主孰不知之然能迪哲者鮮矣我聞在昔繼夏而有天下者殷也時則有若中宗焉及高宗及祖甲焉繼殷而有天下者我周也時則有若穆考文王焉之四君者具君天下之德有愛民之仁其於小民艱難之情備嘗知之匪徒知之而已又允蹈之是以治民祇懼不敢荒寧不敢侮鰥寡以至咸和萬民各底其極而後已夫是之謂迪哲然果何以見之蓋

聞小人之過言而或忿戾之者雖曰知之猶未能迪也三宗文王則不然人或告之曰小人謂汝不恤我眾怨望於汝訕詈於汝三宗文王則反身而誠大自敬德慄慄危懼惟恐得罪於民於其所加之過言安而受之謂我實有是過故小人得以指摘言之中心樂受惟恐聞過之不盡豈有一毫含怒之意於其中乎非徒制之不敢發蓋心切於愛民自無怒之可藏矣非四君迪哲而能若是乎臣嘗論之唐虞而下論治化之盛者莫如三宗文王皆商周之令主也當其和著於民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則當時之民豈有非其君上之心至怨蓄於中形之誚詈若遇無道之世者此固必無之事蓋周公欲成王憂勤惕勵不敢忽其民故推本三宗文王之心如此縱有之其在三宗文王所以自處者亦若是而已是以德愈敬而治化愈隆商周多歷年所夫豈偶然之故哉三代而下則或異於此矣仰惟我皇上以仁聖之資繼離明之位好生洽於民心敬德先乎農事一遇水旱

爲災民生失業則宵旰憂勤不遑暇食此卽三宗文王之心也顧四海之廣兆民之眾田野猶未盡闢閭閻之下祁寒暑雨或多愁歎之聲雖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而匹夫匹婦不獲自遂是亦代天理物者之責恐聖心猶未盡慊然也尤願克廣德意惟懷永圖監先王勤逸之迹察民心向背之機務俾物阜民康而一德之布聿興九敘之歌則嘉靖咸和之化遠邁商周而上配唐虞矣此實宗社無疆之休也臣愚不勝惓惓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這是周書無逸篇周公欲成王無逸故舉商宗祖甲無逸之實如此小人是小民保惠是生養安全的意思鰥寡是窮民侮是輕忽周公說道商家無逸之君不特中宗高宗而已也又有若祖甲者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祖甲祖甲以爲弗順於序是爲不義惟王逃於民間而爲小人及其起自



民間而卽帝位爰知小人之依艱難困苦非稼穡不能以有生是以知而能行推此心以保惠于庶民而生養之安全之使各得其所至於鰥寡人所易忽者則又哀矜之惠鮮之使各有所歸其不敢輕忽又如此夫方其未卽位與小民出入同事固無事於逸及其卽位切於愛民又不暇於逸是以操存此心罔失帝則導迎善氣聿著民和故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之久也臣按無逸一篇周公歷敘三宗倦倦以享國永久爲言蓋本人情而爲之勸沮也夫人之情莫不欲壽考而惡危亡者顧後世人主往往趨其所惡而忘其所甚欲者何哉蓋上無養心之學下無拂心之論是以安肆日媮敬德愈微而享年愈促無怪其然也周公之告成王啟其欲而深勸之可謂忠愛懇惻矣異時成王享有百年之壽而周家卜世遠邁有殷周公之言至是驗矣仰惟皇上以上智之資懋緝熙之學政事之外留意典墳延訪之餘不忘稼穡其所以涵養本原圖厚民生者固已各造其極

矣尤願體乾道不息之誠監哲王克終之道施于政治務崇仁厚之風望于臣鄰益廣責難之義將見德業日隆眷命用懋而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垂裕後昆與天無極商周多歷年所又不足言矣臣愚不勝願望之至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這是周書君奭篇成王初政周公因召公欲告老而去所以勉留之者如此信是一定而不可移的意思道是爲臣的道理寧王是武王延是長久釋是舍而去之之意命是人君所受於上天之命周公上文旣槩言天命不易天難諶矣此則專自周家受命而申言之蓋謂上天降喪有殷我周旣受命矣然天命無常予之而或奪之福之而或禍之轉移無一定之機未可遽以爲安也夫天命固不可信然在我則有以保之保之之道何如惟以爲臣之道義在正君顯明德行宣昭義問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舍文王所受之命也蓋簡畀殷命尹爾多方文王



嘗以德而受天明命矣其後武王奠麗陳教底至齊信亦既以德而延長之使成王繼世不能聿修厥德邊佚前人之光則武王之德自我而絕其能保有受命乎今我輔佐成王適追先德以無替文王之受命則德即武王之德而天之眷祐成王亦不異於文王時矣是延世德非所以延天命乎在天之命雖不可信在我之道則有可必如此可見汝同爲國大臣均之以體國爲義愛君爲忠烏可以盈滿爲懼自便身圖以求去爲哉臣觀君爽一篇周公之意大概以任用老成爲主蓋老成之人明習國家之體灼見人情利害天命去留惟知輔修君德汲引賢才安社稷利百姓爲心無智名無勇功而天下之人陰受其利豈若新進浮薄之人任智自私雖其課功殿最一時可喜而用情刻核不顧大體而因敝天下失人心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典刑尚在猶可循而行之以圖先王舊政況實有老成而親任之乎此可見老成之重於典刑

也當成王幼冲卽阼周公憂其闕歷未深守成之不可無助也倦倦勉留召公而反覆乎天命民心之可畏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異時成王果能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雖周召二公篤棐王室之功亦成王之賢有以能用乎周召也然則人君任用老成豈非君天下者之要務哉仰惟皇上以上智非常之資嗣列聖太平之業憂勤惕厲恆切宸衷懷保惠鮮覃敷下土則所以固結人心克當天眷者真足以遠邁成周矣尤願緝熙聖學允卽康功明德保民益謹怠荒之戒安內攘外聿收董正之功信任老成則思其弼直而忘形迹之嫌圖惟舊政則守爲家法以明繼述之孝將見功光祖宗德流後裔百度惟貞四夷來王而宗社萬世無疆之休端有在於是矣臣愚不勝願望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這是周書君爽篇成王初政召公欲告老而去周公所以勉留



之者如此嗚呼是歎辭肆是大猷是謀裕是寬大的意思後人指成王說周公上文既言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背莫不本於賢才之用舍至此又歎息而總書之以深啟乎召公也謂我所言反覆乎天人之可畏歷陳乎商周之廢興實以古者今之監也我不可不監于有殷君其可不大監視我之所言乎所以然者誠以我周之興惟我文王受有殷命武王集大命於厥躬開子孫萬世之祥引之不替固有無疆惟休矣然迹其所以至此者孰知其有大不易者乎蓋惟我文王武王勤勞瘁止憂患備嘗深仁厚澤培之既深積之既久當時五臣四臣者又皆致其迪教之力昭其變伐之功夫然後明德升聞于天帝命不時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夫得之既艱則相與竭力保守之我二人誠不容自後於四臣者矣我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展布四體圖惟厥終爲國家長遠之慮毋徒狹隘求去爲也蓋審去就雖大臣之節而明保君德計安社稷

又大臣體國之忠君若果於求去則成王守成之無助迷惑失道過佚前人光文武惟艱之業安能保其久而不墜哉故我拳拳留君者爲天命計爲後人計也豈予同列之私哉召公聞之宜其翻然悟矣臣嘗聞諸宋儒朱熹有曰古之君子處大臣之位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逮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招徠汲引以求其助上不敢負其君下不敢鄙其民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是以眾賢彙進羣枉日消而君臣一德之效至於格天蓋有由然矣周公之留召公懇惻憐怛意蓋如此然臣愚以爲竭其忠誠致其才力者人臣之職也簡賢圖治代天理物者人君用賢之職也賢如周公召公使非成王之明有以照臨於上任之不疑則二公雖欲竭其共濟之誠以戮力王家亦有不

可得者異時召公見留果能任分陝之寄承託孤之命而康王之世政猶未釋然後知周公勉留之爲不負而成王用賢之功



至是益顯矣仰惟皇上嗣祖宗艱難之大業勵文武憂勤之盛  
心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授賢去隱明賞慎罰咸  
協于中則所以承藉天命永固丕基者固有道矣尤願克休前  
政無遺乎老成懋簡羣材遠及乎疏賤則庶明勵翼百工惟熙  
一人收位育之功四海享平康之化而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  
矣天下臣民不勝慶幸

奏疏

題爲別是非昭公論以定國是疏

臣竊見僉事史道論劾大學士楊廷和不法事情陛下嚴旨切責  
敕之吏部參送問擬繼而御史曹嘉復論前事剴切雖動乎羣情  
是非頗疵於公道臣竊反覆歎之人之情至不齊者好惡也其至  
一者理也執理以御好惡之情則公執好惡以徇己之見則闇此  
私心之當黜而公論之不可不講也大臣者天子之輔弼臺諫者  
朝廷之紀綱攻擊之黨立則縉紳之可憂南北之司分則水火之

交妬理有由然勢所必至臣非畏懷顧望愛彼和同而言之也蓋  
以公論之在天下是非之在人心人心不服則公道污衊而新政  
日以斲矣臣始入官未深曉事竊見正德年間權姦竊柄蒙蔽欺  
君廷和身位輔弼不能以誠意感人主而言則多違事不見允又  
不從決去就以明其義是則廷和之可議者伏自陛下踐祚改元  
慎初鑒往而嘉靖一詔二三輔臣代演王言動中睿慮使十六年  
旣壞之紀綱旣稔之姦慝旣濫之官賞旣匱之財力講復殆盡漸  
滌幾竭以至有今日之休是固陛下之威靈聖人之感化於廷和  
何有而其一時持危定顛之力似不可誣臣愚謂爲救時之相豈  
不可也史道崛起而攻之一旦指爲元惡斥爲漏網言則駭矣且  
道昔官諫垣明知其奸何不豫發之況避人焚草入以告后此言  
官之體而道乃先發其聲邀人浼止必至出補五日而始發哉道  
跡露矣陛下舉此罪之誰不懾服而槩以排陷大臣怒下之獄是  
教道之有辭無以解於天下也廷和官居輔導量在包荒聞人議



已當引過以自歸見君罪言冀開誠以恕物此則大臣之體而顧  
有二十欺罔之辨然後從而論救之雖急於心事之欲明不無於  
譽望之少貶矣曹嘉論列其心公私臣不能料而反覆數百餘言  
拳拳於散大臣之黨收總攬之權實由尚書彭澤之言有以激之  
也澤借名奸黨計沮言官以干國法以犯公議科道等官已經交  
章論劾臣姑不暇深論但以廷和爲累朝舊臣未有顯過聽其求  
去豈不可惜昔周公之告成王曰無遺壽考盤庚之告其臣曰亦  
惟圖任舊人共政大以廷和因史道之論而累疏以乞休同官又  
以廷和之去而駢迹以求退臣恐國事難知隱憂可畏政柄潛移  
安知不有難救之患出於異日而悔之晚者乎此臣私憂過計所  
以謂大小臣工互相詆訾非社稷之福也伏望皇上敕下吏部諭  
令楊廷和等亟出供職益勉忠貞以篤王室之念以副陛下之懷  
毋彼此相持以高潔己之名毋逡巡慢命以忘委身之義則庶幾  
古大臣之用心而讒謗自止矣詩曰譖言則退所以譏夫愛君不

如愛身之厚也廷和等獨不致念於斯乎然猶未也晚節之不堅  
中道之或改假絲綸以好好惡之私擁師保而忘規諫之益果若  
人言則人之議己者復至矣豈特今日一曹嘉而已哉雖然危言  
激論所以廣忠也深思遠猷所以謹慮也不有曹嘉則敢言之士  
無以作其氣而忠義之寢薄不聞臣言則篤棐大臣無以啟其勸  
而股肱之日隳二者相須似亦有助伏望皇上繼自今以往於大  
臣也任賢不貳勿閒以私人於臺諫也聽言必廣猶喜其狂直則  
志不能惑治無所偏而聖政成矣臣昧死進言不勝戰慄懇祈之  
至

題爲陳情乞恩養病疏

臣年三十七歲原籍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由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除授前職伏念朝廷簡拔教育天地之恩極矣任使之初正  
宜勉策駑鈍以效馳驅豈敢言私自招大戾第臣素稟孱弱先因  
正德十六年六月間染患傷寒元氣消耗致成下淋等疾調治未



平遇勞輒發又因去年十一月閒臣弟衣在家身故臣母衰年頽謝日甚忽遭此變傷感成疾臣聞此信恐出不測遺恨終天早暮懷思寢食俱廢積憂成勞舊病轉劇頭目眩昏肢體軟痿外貌雖人精神已竭雖日就醫而責效罔功經旬伏枕而延活未保況臣自幼孤苦鞠於母氏以至成立臣不見母已經五年聞母思臣言則垂涕今當哭子久疾之餘復聞臣病必重遺母憂而因以有不能自己也伏望皇上憐臣病苦敕令吏部容臣回還原籍調理痊可之日前來供職以圖補報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題爲禁革奸商計沮鹽法以絕弊端以充國課疏

近該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商人遂俊等奏爲增納原定鹽價少充國用以免後累事奉聖旨戶部看了來說欽此該部歷查先後諸臣建白節奉欽依事理並不許開中餘鹽沮壞正課欲將遂俊等罪狀參送法司題奉聖旨各商免送問殘餘鹽見有堆積的准他

增價本部報納欽此臣等聞之不勝憂懼夫國家財賦仰之東南今蘇常等處數十州縣蠱傷水患奏報頻仍陛下軫念流離悉如該部議擬歲解錢糧或令蠲免或准折銀此真天地茂育之仁也則今之財力未可言充嗣歲豐登俟之天時又未可必所賴以佐百姓之急紓軍旅之危舍鹽一途非謀所及况兩淮界居南北鹽行地方實繁處所昔劉晏掌國計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得非以淮之故也國計邊儲悉係於此陛下豈宜以心腹之利愛養百姓之資犒給六軍之饜輕與奸人恣啗以自貽其不可爲禦之患也哉此臣等目擊時弊不敢爲顛顛一鹽視爲細故而不之論也有正鹽斯有殘餘等鹽正鹽課重出賣利微故勤竈餘鹽聽從本商收賣納價在官類解赴部接濟邊儲旣以寬商復以優竈而籌邊足國此之爲利大矣近日兩淮歲入若干萬緡十倍往昔此厲禁旣行不開中殘鹽之明驗也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假託橫行法壞極矣遇明詔裁革四五年閒復釐于正實效已臻夫何遂俊遺奸猶



思故智不知何情輒啟私端陽爲增價之名陰竊盡攘之柄何以明其然也餘鹽本商之利也既奪其利商必復之他業商不業此國何所賴萬一邊方告急呼吸之間召集百萬取如探囊以禦執戟勢不可爲此必然之理有不待禍發而後見者昔人謂刻削竈戶折閱商賈已非先王之法然其利猶在官也兵民猶得以仰瞻也信如俊之計行暗漁於商潛獵於官而併取之歸一己之囊至於商散課徼國日以大耗一小人考詞之作俑耳其罪可勝誅耶伏望皇上憫念邊方愛惜大計俯從該部執奏將遂俊等寘之法司以警將來以保永利則生民幸甚國家幸甚

題爲順時令宣治化以彰聖德疏

臣聞帝王柄四時以御政也能以順動政不相奸而德刑以成人臣之告其君也其上格心輔德其次亦莫不隨事論列因時順導以求其無負補拾之爲忠卽今閱盡之月是爲朔易凡各大小衙門過失敕令有司悉與湔除此實歲事更初天有除穢布新之象

也聖人法之以作事謀始則除惡宥善者帝王之仁也臣待罪臺臣伏見陛下聖神仁孝莊敬剛健真大有爲之君樂於聽納而不倦也何以言之太監崔文素恃恩寵竊權罔利怙勢作威崇閣靈宮矯誣幻術羣臣視以爲不可動之奸惡也陛下一悟其奸卽賜黜責播之王言深致痛恨傳之朝野萬口騰歡此豈漢唐中主所能雖堯舜至聖去邪勿疑何以踰此臣愚不能逆折奸萌先事以諍實爲慚負陛下死有餘愧矣臣因是復思之以爲陛下今日之所惡者卽前日謂爲可用之人也文實欺罔無所不至幸其邪心早卽敗露猛獸毒藥禍不及慘此實陛下之靈有以制之也推此一端萬幾宥應之餘巧言競進譟張朋興豈無出於誤聽昔日常以爲罪而今思其無過之可錄者乎是則臣有可言者陳洸蠹政傷害實多當其巧力擠排肆無忌憚怨復睚眦毒流縉紳片言褫職率皆無故鴟鴞得鳴驂騮下乘此士大夫之竊歎而臣舉以爲陛下言者槩見諸臣之中去非其罪者有也君子小人久當自定



崔文陳洸播弄一時氣燄可畏有時而敗露者小人之必不能爲君子也善惡之報轉移之間昔日諸臣無辜蒙垢幸遇湔除亦可以例宥之矣臣愚又謂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於時之令惟春爲盛德之氣聖人法之以茂對育則敷錫和平導揚湮鬱帝王仁以長人之首政也曩昔大禮未定世廟未成聖心皇皇若有不能一日安天子之享者今當禮定廟成孝隆治浹則當時以言獲罪諸臣可赦也蓋始議之時學士儒生恭承聖詔博采典章惟知師古難與謀創獨守宋儒之議謂爲有稽以無負所學而不知達權以上合聖人之心奮身抗疏首犯逆鱗自取罪戮夫復何言臣獨念諸臣言雖有罪心實可原蓋君之勢其尊天也其威雷霆也其親父母也諸臣雖愚豈不知敬天畏雷霆愛父母而忍薄於陛下之所尊也今其死者骨埋泉壤幽閔不揚生者身竄遐荒流落可憫或廢職而悔悟之已新或敘遠而黽勉之可錄譬之陰厓病草憔悴之氣已不能生望春以蘇猶可復吐陛下之仁天之仁也諸臣之

望久矣往往言者未敢遽論及此誠慮聖心未平時爲未可耳臣知陛下之心廣大含容無物不囿行春之令一於長養豈有私怒忿疾於其閒也臣何以知其然也衛道曾存仁嘗議廟街矣邱養浩嘗誤用罰矣落職未幾旋復舊官悉從言者之議略無係吝之私此可以推見聖心之仁而春徧寰宇光照蔀屋臣何幸今日之復見也伏望皇上帝賜再造之仁以順春生之序寬臣冒昧之誅以采芹曝之私敕下吏部將被枉大僚查明奏請待缺推用謫官劉天民等及行勘如薛蕙卽與復職劉最等另從吏議以言得罪王相等量恤其後豐熙等召還鄉里俾圖自新張漢卿等量復一官呂枏等查其年資以次擢用韋商臣等俾復舊銜則宥罰咸中恩威不悖我大聖人之所爲出於尋常萬萬而中外歌舞式觀休光傳之後世其永有辭矣臣萬死敢言不勝戰慄恐懼之至題爲集眾論清本源以對揚休命疏頃者四方災變皇上憂危不遑啟處諭令各衙門會議條件上陳



復慮民隱難知詔在京四品以上及科道官各條利民事宜以備  
采擇此實聖帝明王達臺諫爲四聰通官府爲一體敬天實畏乎  
民崑責躬不憚於齋告由是大小臣工祇承德意凡有得於見聞罔  
不敷于奏對連章累疏撓抉無遺臣復何言能補清聽竊聞正其  
本以及其末者爲治之序也捨其細而圖其大者獻言之體也恭  
惟陛下踐祚之始嘉靖一詔興革殆盡四方底寧邇者圖治雖切  
妨政猶多每見諸司執奏事有關涉未盡施行言或逆違率多沮  
格臣愚以爲今日之勢轉災爲祥消禍爲福不在毛舉天下之細  
故而在人君之一身不在指陳田野之顰笑而實係于朝堂之舉  
措何者四海九州廣川大谷民俗異宜利病百出欲以旬日之謀  
議數十人之聞見盡括天下之情謂足以惠流百姓是在法不在  
人在下不在上矣記有曰上好仁則下之好仁者爭先人成王之  
告君陳曰違上所令從厥攸好此聖賢之格言感應之實理不可  
誣矣臣敢冒死爲陛下披瀝以獻倍賦之入剝及小民陛下所以

禁貪殘之吏者至矣推而極之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所以蘇天下  
之困者莫先內府往歲錢糧收納過重嘉靖元年幸遇明旨止令  
每石加耗一斗而今二倍三倍不止矣糧長大戶坐視蕩產不得  
已而下及中戶至以三四人朋之力小而勢分財單而命蹙比至  
京師揭債輸償則旋踵家破棄單逃回則監追瘐死是一糧長而  
能破中人數家之產矣繇是徵收之際勢不得不重斂于小民小  
民勢不得不迫于死徙雖以賢有司而莫之能救此難言之禍隱  
在腹心而無辜之民委及溝壑此收納之當首戒也無名之征橫  
及四野陛下所以惡聚斂之臣者嚴矣等而上之風俗轉移本諸  
視效所以示天下之先者實在人主陝西織造袍服係是上供雲  
廣采取珠石係兩宮奉御知不可缺但今邊夷弗靖民力孔艱偶  
因災異特賜停止則民心感戴所得尤多昔漢文帝欲作露臺而  
至惜百金之費宋仁宗思食燒羊而寧忍一夕之饑與夫永建四  
年之詔亦以修省而斥獻大珠春秋書天王遣使求金而聖譏以



張力南集三  
爲訓可鑒矣故人君搏節于一身甚小而關係于天下甚大此采  
造之當暫免也一吏爲非猶能以逞害及地方鎮守勢大其誰與  
敵臣愚以爲子奪在朝廷耳兵科近開浙江太監鄧文生事害人  
執政大臣恐其階禍伏請收同敕書爲地方爲朝廷也奉明旨備  
查先年舊稿來看卽此一言不難於改矣王者之政要於當而已  
雖十易之不爲妨人心懸望實以愛地方亦以愛鄧文也臣愚以  
爲凡有類于若人者苟經論劾卽與更代則法行一人而恩結千  
萬人之歡心矣此命令之當速改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陛下憂  
之恆以爲歎寢食不遑臣愚以爲提挈在綱領耳顧驩兜之吏肆  
虐于遐方鰥寡之民不得于自蓋陛下豈能盡知也惟在責部院  
以嚴監司之選責監司以明舉劾之功而已實心愛民是爲良吏  
不論出身但有成績奏與超遷雖係進士因循秩滿不得濫舉如  
此則官知爲民而民乃乂矣又如巡撫大臣實守令之綱紀位重  
責專澤可遠施閒有喜揚風采者以訪察爲明惡居樸靖者以紛

更爲尚官旣失職民豈能安臣願朝廷之上弘惟播告凡撫按諸  
司有體各宜靖共乃位訟獄冤枉蚤與辯理而一切更張不便之  
政悉令停止則輿情允孚治化不傷此責任之當懋簡也天地之  
德曰生帝王之德曰好生經有言矣陛下愛惜民命歲舉恤刑之  
典四方非不嚮化也感之實有當先者矣先今文武官員有因公  
事降謫屢該部院寺衙門及內閣大臣力以爲請已蒙采納唯充  
軍重辜未得矜釋臣思議禮諸臣無知犯分上千天怒降職爲民  
不敢復論充軍與死爲鄰哀號之切實有可憫譬之惡木顛隕不  
爲人愛造化發生亦有由蘖豈終忍絕其生理哉此青災之當肆  
赦也至民之命曰財豐財之道曰去蠹傳有之矣陛下憫念民窮  
屢下蠲逋之詔羣黎非不愛戴也襲之勢有不能繼矣今之言寬  
恤者復曰蠲逋賦臣實以爲未然所負者未必小民其蠲者資之  
姦究況國家正供惟有此數弘農巧法實無神輸卽今京儲虧歛  
實係正德年間冗官冗匠等項耗食無紀積衰以至今日臣愚以



爲蠹不去則財不豐財不豐則誅求不免民生愈蹙伏望陛下自今以始勿庇私人而輕啟傳乞之門勿聽辯言而蔓延冒濫之路則財節于上富藏于民雖不必推衣與食而民生已養凶荒有待矣此弊源之當蚤塞也凡若此類雖非一端而達下之情導迎善氣先此六者亦已風動矣伏望皇上仰觀天道俯察人情逆耳拂心之語竝賜采納憂民安國之計實見施行則天災可弭治道日升而永固丕基於無窮矣

題爲酌處時宜以期修馬政疏

臣聞馬者兵之資也兵者民之衛也周官月令之法魯人在駒之頌我祖宗設立種馬之深意其繫於備用者豈細故哉卽今民困於馬非馬之能困人也患在害馬者之弗蠲也孳牧之壞其有由矣臣實凡愚繆膺敕命晨夜殫思上憂國計下憫民窮凡所弛張未能補救蓋害馬去而後利可言興考牧蕃而後國能爲富謹條五事溷瀆九重改弦更理豈謂動中乎機宜思馬斯祖敢冀丕效

於淵塞伏望皇上敕下兵部詳議可否采賜施行則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計開

一曰興孳牧始國家設立種馬孳牧民閒免其下地糧差欲其生駒備用近年以來廢弛日甚民困於馬莫知所逃生駒則求爲倒死無駒則欣然以相慶此其故何也積有生駒則芻牧重大差點頻繁寧復出銀備用不願養馬民實見害而不見利也臣查得先年御史王濟奏准事例每年每馬一羣朋合買俵大馬有駒無駒聽其自便此誠不得已而救時之良法臣愚以爲法可因也政不可不修也修其政不變其法而中導之以利則民不知而趨之矣爲今之計合無驗其生駒多少以爲勸懲如人戶原養騾馬一匹三年之內生有一駒者聽其馬戶變賣所得價銀以十分爲率二分給賞馬頭八分與一馬人戶仍同馬頭照地照丁均分生有二駒者聽其變賣所得價銀亦以十分爲率三分給賞馬頭七分與



一馬人戶仍同馬頭照地照丁均分生有三駒者一駒全用給賞馬頭而餘法竝如前例如三年之內全不生駒者於馬頭名下罰銀二兩貯庫臨期幫買備用至於兒馬亦以一羣之內有無生駒量爲賞罰如此則勸懲旣明民知養馬積之以歲生息漸繁備用可望雖不必盡用於官而實藏富於民矣是法之行等而上之則自州縣管馬官員始亦必照其原額馬數以十分爲率內有五分生駒者定爲上等量加獎勵三分以上者定爲中等免其責罰不及前數者定爲下等問罪發落管馬通判則總計所屬州縣駒數多少以爲之殿最歲終本府類開略節情由揭帖申呈撫按衙門著實舉行尤必旌其一二人之超卓者以爲之勸則管馬官員明知有功而賞無功而罰爭相奮勵而不敢後矣臣愚以爲法行於下不行於上則不能以兼濟也孳牧之興其在此矣

二曰禁差民之所以疲於奔命者實以此弊未之盡除也差迎送差巡捕無不種馬蓋差一馬則復以一人隨之費芻裹糧經旬不

還生理亦因之以廢其苦有不勝言者臣查得太僕寺卿劉麟題奉欽依比照私借官畜產條例舉行明禁雖嚴吏犯猶數自臣觀之以爲法輕而吏易犯也蓋有司擅用視爲常事御史三年一差所警動者一時耳不若法在而吏日知畏之爲愈也合無累犯如故情重可惡者查照問刑條例行一款在京坐營管操內外官并把總以下官若將馬匹私占騎坐及撥與人騎坐者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其民自作踐私用耕馱騎坐者查照舊例施行臣又謂各州縣掌印正官實政事之綱也比之佐貳勢位不司志趨亦異其上者留心馬政其下者但知差遣不復提調雖以寺丞出巡諉爲非己之責若不相涉臣願旣嚴之以差遣矣復重之以提調令於三年考滿申呈上司開稱有無種馬拖欠方許給由而寺丞亦得以陰執殿最之柄敢有朦朧一時待印烙之年查出倒失數多臨時比併重傷民力係某官任內年分者雖係遷秩亦必參奏問擬則欺慢不容而人心愈知警矣



三曰久羣醫羣長之設爲其提調羣戶也醫獸之設爲其工治醫藥也皆以爲馬也臣點視各州縣種馬見在羣長不識醫獸醫獸不識馬戶推原其故一月之內唯縣庭點卯數刻而已實未常在鄉各修本業由是人寄空名而馬政無復實效矣況臣按屬保定等十三府事例亦有不同有三月一換者有半年一換者閒有羣長一年一換而醫獸俟其告代者合無立爲定例羣長三年一換而醫獸非至衰病羣內子弟習學既成不許輒替仍各免其本身徭役以示優恤則業有所專而效可責矣

四曰均俵夫馬以備用爲名實以備邊疆之用臣查得馬政條例原額歲取備用二萬匹弘治三年爲因修省用廷臣會議奏准歲取一萬民力大寬後至正德十年復奏准派二萬五千匹比之原額則已加多五千矣臣愚以爲馬之登耗兵勢強弱係焉民之安危國脈休戚係焉過多傷民也不及弱兵也卽今陛下修省之日宜倣弘治故事正當與民寬大之時度時與勢邊方多故儉於一

萬勢有不能查復原額永爲定規上下俱利其本折色多寡兵部臨期斟酌尤宜以多派折色爲主若本色過多交兌不及未免寄養於畿輔之民新舊相繼芻牧轉難坐見防邊之材日斃於窮黎之手雖以嚴刑無能追補始竭於民膏者何難而委之道旁若是不不惜也主客交病腹心受傷莫此爲甚不若積銀爲利一或有急朝懸於市而暮集矣馬固無恙也然臣之所謂均者又非止於畫一之謂政若低昂而意未常不平乃可以言均臣見山東兗州一府若沂州單縣滕縣魚臺郟城費縣等處連歲凶荒百姓愁痛積衰之極如人重病非大節勞難有生氣每歲坐派折色宜命偏儘前項州縣待至三年五年生理漸復然後與各州縣一體均派則惠先凋敝而政平於調劑矣

五曰嚴稽考臣查得舊有循環二簿實以裁革季報造冊吏緣爲奸科取紙張小民受害但革弊之初制猶未備也臣嘗推廣其意而爲之立爲格眼文冊每一板一面豎爲五行橫爲六行第一行



以兒馬提頭而隨之以騾馬四疋是爲一羣某甲某民領養某馬各於格眼內開註備細其後地去丁乏種馬猶存令將買地人戶有力人丁卽與更替第二第三行分爲春秋月分繫之以考驗之法馬之臆損駒之有無寺丞得以註於是府通判得以註於是下而縣丞主簿得以註於是而賞罰行焉第四行復於兒馬提頭而餘法竝如之春秋爲循夏冬爲環一留本府一留該縣循環弔查互相覺察仍其舊也馬有倒失可以及時追補丁有消長可以及時更替官有惰勤可以因視槩見用臣意也又朋戶養馬往往輪日芻牧人不齊心以致倒死數多尤必擇一人之有力者專令養馬而餘戶計日幫貼草料若非真病倒死不得連累各戶均陪則責有所歸人知愛惜但後差官員意見不同儻此法之行不甚相左仍留參照則民有定守而耳目不至於易搖矣

題爲稽典摭誠以對揚休命疏  
臣伏蒙聖諭以大祀禮未協於古今羣臣博采所聞各以其見來

上者臣謹按郊祀天地之文夏商以前其見諸經者遂類柴望皆古祭名當時或合或分不可考見惟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一說者曰就陽位也三一之變奇之數也以函鍾爲宮夏日至於地上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二說者曰就陰位也四二之變偶之數也又太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此則分祀之文見於禮經者如此秦漢以來事不師古哀平之閒甘泉五畤雜以私禱而不經殆甚自唐而下議合議分未聞有能確守其禮者仰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爰建南北二郊分享天地亦既行之數年矣洪武十一年復斷自宸衷更爲合祭親製大祀之文繼爲樂歌九章以著明靈休享之應垂之百有六十餘年聖子神孫率而行之永蒙福佑此則國朝之制前後不同如此臣愚見宋人嘗議合祀矣朱熹曰古者天地一定不合祭又曰五峯言古無北郊此言卻好程頤曰廷詔舉北郊多以



暑月大裘罷議夫大裘祭天服也於地古無其文而北郊亦出緯書程朱引斷若此蓋歎古禮未見而意亦以分爲主矣賈曾蘇軾輩議主合祭則又多引昊天有成命之詩謂爲郊祀同文王肅曰孔子云兆園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配地執是以爲天地竝祀之證特以經無顯據而漢人以下註疏之言人未尊信故持論短長互相勝負臣愚以爲以意求之可也蓋存於儀文度數之間者象也出於儀文度數之外者意也意則情也禮之所由生也我聖祖更定之文明以人情言之不必泥古此則以義起之者蓋天尊地卑分陰分陽各以位定不易之理也以報本反始言之獨陽不立獨陰不見陰陽有相配之義也故記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則地雖卑而擬之於天以天地同功也祀之義也所謂義起之者也至於日月之祭皇上謂其歲一從祀於禮未稱考之禮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我聖祖蓋嘗行之其後罷二分之祭特列四壇同壇以異羣神又合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之義是

卽皇上大其功之意也羣神從祀之濫歷代叢冗至千五百餘位排作一堆祭朱子蓋深非之乃今爲壇二十有四則無文之祀固已削矣臣又念古昔王者之祭一歲之中節目甚繁自天地日月以下羣神各有定所皆天子躬親之後世苦其文縟至以天皇地祇議冢宰攝事者始因尊天而分地其旣也郊不歲見併天地俱失之雖其君怠於祀亦勢有所不能也周禮具在綱舉目張學士經生非不知講成憲所在臣獨拳拳者尊君之故也方今聖人在上禮樂弘與制作之權非天子莫之敢與臣伏見陛下自臨宸極敬天法祖夙夜不遑比者躬籍勤民侍臣感泣惟茲郊丘國之大事上膺眷命下福羣生揚祖宗之烈答神祇之心萬世子孫之祥端在於此是在陛下深加之裁定而已臣言狂瞽干冒威嚴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題爲申未議慎祀典以隆聖德疏

十月二十八日該禮部接下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傳示史館內開



輔臣奏及者臣伏讀仰惟陛下以神聖之德操制作之權凡於祀典不經悉加釐正至此又謂孔子王者之祀後世不深體聖人之心是欲尊孔子以禮非以示貶也大哉王言臣愚有以仰見陛下崇儒之盛心矣臣竊以爲禮文旣久猝變爲難時俗相安改聽必駭臣敢摭其疑義有七昧死爲陛下陳之夫謂孔子生爲人臣沒不宜有王者之號似矣臣愚以爲僭王不可也出於人君而命之於有德可也古今國家封拜臣下或裂土於生前或崇諡於旣沒惟以德以功耳未聞以生死論可否也苟論其初豈非身皆草莽之臣耶記有之當其爲尸則弗臣也夫旣爲尸則以神禮之矣況生猶異世而可以臣禮拘之乎此其未可輕議一也孔子當周衰之末嘗作春秋以誅亂臣賊子矣夫旣名之爲亂爲賊蓋皆當時諸侯戕君弑父據國竊號稱兵肆出蕩然不禁於法在所不赦孔子懼焉故託魯史筆削而誅之所以立僭竊之防其旨嚴矣乃若孔子仁義禮樂巍然萬世道德之宗旣沒而追諡之是可同於麟

經之旨耶此其未可輕議二也唐玄宗荒惑之君政無足取當其追諡孔子曰王以位則君也以命德則天子之權也非竊先王大物以賞私德也是可因斥玄宗而廢孔子之王乎綱目發明有曰孔子之道合德於天必稱天以諡之斯足以盡言此所以深病唐人未盡也至元武宗又制加大成二字矣此非元人之言也孟子曰孔子所謂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其原蓋本諸此孟子之言顯列於六經豈可因元人之引用而遽廢其說乎元夷虜之長入主中華制作紛紛惟此一舉最爲有得說者謂元運百年精神命脈全在於此以見夷能用孔子之道亦足以延矣此其未可輕議者三也夫王與師義各不同蓋王言爵也師言道也言道則雖天子亦有師也古者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陛下以師尊孔子而疑王不合於禮必欲去之臣竊以爲自天子而達於庶人師所同也以王者祀其師得以享備物之敬此天子所獨也舍是則何以示尊崇乎此其未可輕議四也我太祖開國之初乾坤再



造凡胡元之陋一洗其舊獨孔子位號不與岳瀆羣神竝革則在太祖而已予其爲王矣陛下自登宸極動法祖宗茲欲議革之以合古釋菜先師之禮得無異太祖意乎此其未可輕議五也今自國都達于天下學舍青衿習聞王號則已千有餘年矣中間老生固儒篤信其師猶有過爲之說以望尊崇者今一旦撤其廟貌損其俎豆禮文之節臣恐生徒愚蒙不達朝廷本意必將顧駭錯愕如滅其師以相喧騰是疑天下以傷學者之心也此其未可輕議六也夫祀典之不得不正者謂其不經也僭也誣也德如孔子命之曰王不可謂之不經受命於天子不可謂之僭有功而報旣沒而諡不可謂之誣執是三者而皆無疵焉可以思過半矣此其未可輕議七也臣待罪史官恭遇陛下建中立極制禮作樂臣豈不欣與編摩之榮哉特以禮非大戾事在得已不若仍之則下足以繫士庶之瞻仰上足以表我皇上之尊崇傳之萬世永有令聞矣臣伏望陛下寬臣斧鉞博采芻蕘將臣此奏并下禮部詳議可否

臣不勝戰慄願望之至

題爲獻末議靖醜夷安東南以上慰聖心疏

臣江陰人籍江海之濱沐浴聖化煦嫗嬉遊素不經兵革危事比者守衛不謹致彼倭奴突入中壤前年犯東浙比年犯蘇松犯常之無錫江陰靖江三縣殺人如麻流血積骸動若川阜焚劫室廬半爲懸磬焦土仰惟皇上軫念黎元不遑盱眙每勤詔書大勵將士豈不欲得授鉞之貞臣死綏之猛士爲國家戮力討賊以靖東南之患而安聖慮也哉連三四年而大禍未解窮數十州縣而內地將墟豈臨事者未明先後之著而戰守之異議也臣聞禦寇之道貴識動靜之機動謂用兵靜爲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滋禍應靜而動則失時而罔功動靜中節緩急應機斯可以執俘馘而奏成功輯疆宇而寧億兆也典籍所載自漢以來衛侯馮奉世大將軍趙充國酒泉太守段彭等擊莎車擊先零擊車師莫不傳首長安降眾至萬是後將軍衛溫浮海伐夷洲獲其眾三千虎賁郎



將陳稜又嘗浮海伐琉球拔其城數十當是時皆身蹈大洋版風鼓濤洶湧指顧士抱強弩而前莫不誓死卒能誅其國而虜其人我國初江陰侯吳良鎮江陰猝聞倭寇至江上卽躍馬出城大斬首而還其後聞風不敢近永樂閒都督劉江鎮遼東有倭賊數十艘直逼望海埭江令伏兵山下陰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俟舉礮發伏大擊賊死者不可勝數其幸脫者奔竄桃園空堡一時沿海千有餘里民獲又安此皆往事之可考也臣不敢謂以遠討爲功也賊在內地廢戰而言則又非也臣姑以江陰危難身所經者言之自甲寅乙卯纔兩歲耳賊凡三至村鎮有名之家無不發其蓋藏男女死者無算小民瓶罍之儲茅茨之蓋鮮一存者危堞孤懸兀然江滸處處煙生夜光盡赤皆爲賊火守城之吏哀痛而計無所施竟以身死請兵求援文移往來又多緩不及事臣愚謂自大勢而言其爲賊巢在蘇松之界曰柘林曰七團八團曰三丈浦盤據旣久虺以成蛇非合兵大擊之多方設伏圖之不可也是

故戰者必然之勢也當戎事者苟懼敗軍之罰而過爲身謀自謂持重不肯輕戰是因噎而廢食也民生安危係於呼吸戰可已乎自流劫而言其爲賊夥在沿江小邑多者千餘人少者四五百人屯聚一處曉起四散抄掠又於數十人之中分爲四五路賊少而易圖的然可見者也拒之以鄉邑之兵足矣但人心畏賊聞其銛鋒淬鏑雙舞而至則縮頸而股栗是不能拒賊者失之於畏而非其鄉邑之兵之力有不足也是故預養而素習者守之道也兇殘未殄不可以忘戰禍患旣平計安環堵斯可以言守刑政之不修戎兵之不詰臣工之不夙夜而欲求方隅之無警得乎仰惟皇上神聖功化遠符堯舜而勇智天錫邁跡商王惟明惟畏日月在天雷霆在震何有於樸櫛之小醜哉臣本菲材伏遇皇上龍飛之始簡置詞垣濫叨講幄循遷太常寺卿掌國子祭酒事鴻恩高厚縻殞難報退歸田里思覲清光夢寐不忘甲辰之春首伏聞聖慈垂記微臣是後臣得朋友私書感泣伏地至不能與適今東南多害



激切危忱謹列五事上塵聖覽竊效微忠所謂冒萬死而不顧也  
伏望敕下該部詳定可否特賜施行東南幸甚臣愚幸甚謹具奏  
聞伏候敕旨

一曰選將帥兵法有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  
日費千金而敵情之不審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要於用閒  
閒者三軍之司命也臣因考宋太祖時其選將備契丹備河東備  
西羌不過李漢超郭進趙贊等十四人而備邊之兵亦不過萬人  
而止其爲將者率皆竭盡謀慮購死力之士深入賊中刺其陰計  
動靜作息莫不畢曉賊一至卽先周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設伏  
掩擊兵力常勝賊至舉皆無得可有喪今東南沿海之邊邑將官  
擁眾而至旌旄揭揭豈不謂多但不知所以爲計賊聚則畏其勢  
大而難圖及兵大集而賊又四出是賊能持我之短長而我不能  
致也況各該將官兵旣分隸而事權不專勇怯雜用而貪功忌能  
空言寡實之人互懷其私不肯合膽併力苟一失利則謂賊多兵

少凡前世用兵以少爲多今時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相懸奚  
啻萬里宋人王禹偁亦曰兵威不振其繇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  
盡銳所用之將眾而不自專恩威法令未有以駕馭之也臣故謂  
兵不在多惟在得一良將擇將者司馬之事而賞罰者人君之大  
柄用閒設伏修古人之成法中時事之機宜則又將官之事也嚴  
核功罪大勵人心則自賞罰始

二曰修團結按宋兵制選於戶籍出於應募團結訓練謂之鄉兵  
臣姑自江陰一縣言之三百七十里之中量地廣狹分爲二十七  
團每團選其丁夫壯健者四百五十人或八九十人通計之可得  
三四千人糾之以大統之以官時其訓練暇則歸之於農有事則  
召集營堡籍其名不終身用以爲兵給其口食使各同團空閒稍  
有力人戶量爲津貼拒賊之日餼糧兵械有功賞賜官府厚爲之  
處人旣知戰見賊不畏親上死長之心孰不愛其父母妻子愛其  
田疇廬舍出死力與鄉士捍哉近日犁鋤小民遇零賊在野奮力

奧敵每殺賊數人槩可見也使各郡邑盡爲團結不務虛名務求實用何至賊勢滋大倉惶告急徵七省之兵重壓三吳坐食縣官大費公帑君是不賞之可慮哉先民有言鄉各爲兵人自爲戰可以省召募之錢可以省客兵之費可以垂永久之利臣愚故謂團結鄉兵便也自一方而他方可知也急則大爲聲討厚集諸路勁兵權宜之術也

三曰審形勢按海防舊制嘉興鎮海等處官兵貼守金山地方遞觀今日賊來之路犯嘉湖杭蘇四府其登岸皆自青村南匯一帶其出海皆由嘉興松江則知西自乍浦東至吳淞江三百里內爲浙江南直隸諸府之門戶較然明甚今南直隸有備倭都司浙江有參將聽父老之言官府之議宜令備倭住札南匯兼管乍浦參將住札乍浦兼管金山聲勢之相聯絡策應之能犄角其形相制而其勢便也又各要害府分固嚴封守勿以賊一過境視爲他人之事便分彼此致有疏虞統兵官員遇賊一至夾攻交擊竝脣齒

之相救援而賊在套中竝腹背之皆受敵豈復昔日徜徉如入無人之境乎此防禦大較也賊舍舊路或來自外洋其在常熟則福山港爲要賊至必由而以三丈浦爲窟其在江陰則蘇橋爲要賊至必由而以蔡港爲窟地皆空虛無兵常守況去縣寫遠約束不前事有當因當革官有宜設宜添又在當事之臣酌量周至次第奏聞可不出形勢而略覩其一二矣

四曰明官守漢史稱守令者吏民之本興利除害惟所行之宋臣范仲淹奉天章之對亦曰利而不興則國虛害而不除則民怨生民愁苦羣盜漸起皆繇官失其方而致之然也今之爲郡守爲縣令其居上等者見事聰明檢身潔白豈不矚然稱賢獨其心不肯近事蓋近事則自城郭以下有廢墜之當修有備豫之當計謂其擾民而生事畜疑而召謗一切置之不問徒以齷齪細文坐獵高譽不知利在於民經營制置始若爲煩實所以安而利之也因循不舉自愛之私不肯自撤賊至而無寸鐵之利民饑而無粒粟之



儲一旦告急何以待之平居無事則得賢名而去不幸多事則敗壞四出極力支撐而難收此勢之所必至也卽今百姓流離半死於盜賊撫其瘡痍修其刑政則凡積穀以待凶荒飭備以謹不虞皆守令事也勢異往日政宜更新豈得復循故轍乎

五日防隱憂按宋臣蘇轍有曰有外憂亦有內憂蓋言外憂旣形而易弭內憂隱伏宜有以預料之也近日小民在野避賊無路臨之以白刃脅其擔負劫貨謂之挑包數十成羣絡繹在道夜留賊營或經旬有餘日而始放還酬勞有衣物一二件不當意者卽時殺死竊恐無知小民見慣情熟久之不知其爲賊饑寒困苦苟利其飲食須臾之養牛折而從盜其勢亦易也有司供軍不給百計誅求又於輪點均徭十年之定額中抽一二年徵銀二三萬兩民出無辜而官府以爲便法則是民當十年一輪之數而今已期滿至七年矣小大之民當此兵荒之際生理日蹙閭里蕭條周禮所謂野荒人散良可慮也有司職在牧民奉宣德意寧可不厚爲之

輯乎臣愚故曰隱憂之當防也

張水南文集卷三

張水南文集卷四  
序

中庸管窺敘

於乎此傳道之書也宋儒朱子集註實以發明子思憂失其傳之心天下莫不知有孔氏之學後世科舉制興學者始以其私惑之而本原之地不復深考矣今太保龍灣先生憂之爰取本文讀焉讀而有得章以別之句解以釐之凡其闕文疑義證之以經旁考乎百家釋以己意而加斷焉然後中庸三十三章之本旨洞然無復餘蘊矣集成私題之曰管窺示不敢作也袞也幸獲授而讀焉歎曰君子若是其憂乎聖人之道著於六經六經之顯晦繫於傳註而治忽因之豈易言哉昔尹焞遊於伊川之門越數月始得大學西銘看古人之爲學實以蠲除氣習厚養其誠心洞悉天地萬物之情與吾爲一匪直爲是見聞而已今能言之士執卷好爲文章侈然謂足以窺聖賢之堂奧至其爲文率皆諧世取寵離性背



德以自謂之華君子直以類俳斥之惡其奉聞道也天下國家奚  
賴於是哉先生靈質異稟心古而貌度自童時卽有志於聖賢之  
學嘗取學庸二書謂爲六經之的非是無以窺聖人也精思覃力  
窮考索歷寒暑凡四十餘年積若干言始克成編當其讀時羣疑  
並起勢莫與一及其定靜之後眾理森然若屈而伏說而趨若就  
能斷而聽曲直非之不見其忤是之不謂其同真若與諸賢上下  
共議於當時必心服乃已而經復以無憾余以爲先生實有補於  
朱子而非叛也始朱子與陸象山講學鷲湖當其未合兩家門人  
至相詆訾及其謹然相得晚號同歸則見於道一編者可考古昔  
大賢之心求以明道而已豈自謂必其言盡出於無疑而不以俟  
知已於千百世之下哉先生今所著心性二論窮極本原直指人  
心惟一不當以旣發觀之謂疑爲二而力以康節明道爲是於乎  
盡之矣袞不知道童而習之習矣而不加察及讀是編而後知昔  
之未嘗深考也先生之學悉本朱子而折衷之以諸儒發之於言

眞足以見道而傳世無惑者袞實僭踰特敘先生辛苦之志以告  
後人使知百世之憂有在繼先生而起者當不釋也先生歷事三  
朝正己格君謀國用人汲汲乎爲忠以求必盡此心之爲慊眞無  
愧於其言者職在史臣書之茲不贅者茲集爲明道作也

送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温公還鄉序

託齋先生温公少以閎辭博學早名霄漢旣舉進士高第入翰林  
服官吏局會今上嗣登大寶公時與少師序菴李公並被簡命日  
侍講幄德業問望雄稱一時上所屬意惟公獨居少師公右歲丙  
戌值時齟齬公以吏部左侍郎乞終養以歸歸且十年蒙召再至  
晉秩大司空尋改秩宗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公雖從容中祕圖書  
之府日以領袖宮僚輔翼儲德爲事而天下望公入參大政則已  
十有五年於茲矣比公以家難繼作萬里孤蹤屢疏乞骸骨屢不  
許於是公疏再上瀝誠病狀上覽之惻然俾給驛還鄉爰敕臺臣  
俟其痊愈早爲奏錄恩至渥也前此六曹卿臣請老以去閒稍從



之亦以全體貌而已遭際之隆待遇之厚注望之切未有如公若是之盛也公既戒行館閣大僚而下總若干人又相與榮公之行思以上昭聖恩下著臣節俾袞序之夫古昔大臣逢時遇主得志行道必其學問才力卓然負天下之重如喬嶽之運巨川之濟有餘力而無遺憾然後爲能出以共衛社稷弘濟艱難退而葆光含貞完節而不闕皆能輕重於天下也我國家翰林詹府之設儲養才賢視其品資遞相遷轉碩德重望簡於清衷協於僉議歷試而飽諳之則夫鼎鉉之待絲綸之寄調燮寅亮之鴻績蓋資於此矣公生西蜀出名大夫之後篤志古聖賢之學以簡重方嚴忠清正直列位朝廷其在經筵之日最久凡所陳說天文地義皇基霸軌古今成敗興壞之跡坦然著明詞氣深厚動中黈聽一時侍經之臣執戟垂璫之輩莫不竦然感動論者謂程頤之積誠范祖禹之按講不是過也退而與羣公卿嘅論時事公能達權知變審機喻方筭錯在前片言指定若馭八駿之馬馳九軌之塗而音節畢中

屏翳盡徹也故才者讓其能智者服其算賢者懷其德此天下人之所共頌也公歸矣就其中有未可以盡言歸者公平生所學自任至重公其再至當使皇風翔洽睿澤汪濊四時序萬物醇兵革不試刑措不用賢雋修職蠻夷納貢斂時五福敷厥庶民而日月星辰草木鳥獸薦祥效祉國氣太和然後儒者之功侔於造物矣此公今日未盡之志當側席以需來效者也袞不敏出公門下二十有六年知公最稔故推本上之所以待公公之所以自待者以見上下之交皆出於利國家安社稷而非有私也君奭之篇周成王惻怛之意千載一時於今再見公能無有感於君臣之際矣乎

### 川嶽圖詩壽序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東泉姚公既致政若干歲聖天子圖任老成特詔起公於家公未受事蓋有待也公子左春坊左諭德惟東君日夜思歸省覲顧侍上左右執經帷幄又新進儲宮輔德



之職未敢言私而公以今年某月日壽躋七十惟東君迺徧乞館閣諸先生分題賦物寓壽於公而以川嶽圖繪委言於子夫川言乎匯也嶽言乎宗也名嶽大川之以表識封域參化兩儀協氣氤氳雲行雨施興雷風以動物皆川嶽之靈之爲之也是故流靡峙突與天地鴻濛無所左右蟠委錯紆與萬物相爲始終蓋其德比於崇厚而神昭於穹壤故然也公英稟異質少負鴻名讀書萬卷嘗爲科場尺度之文高拔流俗鄉之學者盡師之四方之學者裹糧未遂輒購所藏公文轉相誦以競取高第蓋公未仕而名已動寰區矣及公舉進士歷禮曹出秉臺憲督學閩廣之墟晉秩左右布政使御史大夫兵工二曹卿佐以至今官而中又未老而謝事聲華之積勳伐之高天下仰之眞若望川瞻嶽之爲者匪獨以之壽公也當公之未起也廷薦用公者凡十有五疏焉有不得則快望而咨嗟迨公旣膺召命也上以頌聖明下以樂耆俊而懼忤者滿朝則公之壽固天下朝廷所望以爲重也古昔大臣享期頤之

歲著鍾鼎之勳必其國家承藉平康安乂之福垂之子孫黎民有餘休焉是故詩詠純嘏書稱平格其始本於介眉壽重老臣而作而推其功至於保周而又殷焉則天之篤佑賢哲綏以多福謂無意乎不可也公遭際熙朝靖共勵翼冲養玄達含陰吐陽高可爲嶽大可爲川博利不旣保嗇不違公所自爲壽者公旣得之矣予何言哉諸先生之詩雖詞不一旨率發乎至情以愛國及公爲念蓋同撰也豈直尋常壽筵歌子孫福祿備一家慶事云爾哉

見山政訓後序

衮自家食則聞大江之西有見山先生桂公者天下士也窮理力學適追古人學者翕然師尊之繼舉進士出知丹徒則旣邁於政矣公志法成周納民於軌至論禮樂申孝弟恤恻瘼諸所講畫世俗詆以爲迂公方斷斷行之唯後之恐郡長吏謂爲異已數窘公公棄官以去不俟終日其後再起爲永康爲成安撼挫屈折以至再再士罕聞道未有不少貶以需進者公獨以邁往之氣篤信力



行而持之益固其視聲華泊如也平生稽古務明先王之道毀譽得失一不以介意粵自治歷三縣所與斯民陳利害論是非見於上下文移者無慮數百餘言率皆發於衷沛於禮義臧否成敗明徵有保信乎著龜之智父母之仁也讀者惻然而況恩之入人矣乎是故卽其言觀其政可以訓矣余嘗聞明道爲晉城令民以事至邑則告之以孝弟忠信民胥以化公之敦彝牖俗崇讓愼感蓋本諸此今公入佐天子歷翰林學士進吏部尙書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遭際之盛獻納之勤汲汲乎攄猷懋訓康兆匡辟以求無負所學爲忠則公之相業固已定於治縣時矣昔蘇子瞻論伊尹王佐之略基諸畎畝范文正公在天下而有憂天下志嘗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及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公之謂矣余師祠部張先生叔成謂袞知公者授袞敘之俾世之爲吏者聞而感焉庶幾君子長者之澤之沛如也豈不爲世道之幸歟

治河錄序

嘉靖某年秋七月河決豐沛閒上下數百里漕渠淤塞國賦民生日且岌岌矣先是董河之臣蚤夜思庸自效議開新河大發人徒數萬多至敗績天子憂之下集廷議特命工部右侍郎潘公兼憲職以往公至達觀河決之處洞悉利害列狀以聞詔可而公卽事事揣度高卑諦量緩急經始支河以分上流延屬漕隄以防橫決而河南北以通漕復大利越明年告厥成功召改兵部右侍郎晉尙書俸級又明年而治河之錄始出凡公敷奏之章講求之政播告之修靡不具載而祭祀有辭敘述有記各以類見原其本末則皆以水治水而已公不與焉昔司馬遷氏作河渠書敘禹導河之績歷龍門砥柱之險以及會歸於海分播合同莫非自然之利而漢人以下穿渠塞決墮高堙痺互相勝負以日與河爭河愈不治瓠子之役畚卒數萬從官負薪卒之築宮宣房導河北行復禹舊迹而梁楚之蓄復殄今古成敗之跡可監也公具有本之學負獨運之智平居端默不喜眩露國有大政叩之則議論英發若懸河



然用輒顯效以是知公之蘊齋博淳泓其伏而未見者蓋多矣豈獨治河云爾哉壬辰春公沒京邸公子徽自南京刑部主事來奔喪涕泣介其姊夫程太史舜敷來告曰先君之錄願執事者有述此先君意也予念公始舉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余後十九年而踵公後塵喜見公之能禦大災樹勳當世以不負所學遂載筆而歸之公名希曾字仲魯號竹澗浙之金華人贈兵部尚書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嘉靖甲午秋八月京府臣僚奏當大比畿內士上命臣道南臣袞特輟史事往主校焉錄成臣袞當敘諸末簡乃拜手稽首作而颺言曰懿哉我皇上作人之功神妙一至此哉先是四方風俗藝文太盛經生學子過爲眩驚之辭驚愚詭俗私相慕效爾雅渾噩之風寢少衰矣我皇上申詔禮官勸學議令凡程式試士所取之文必明白正大有裨治理浮華不根之言屏復不用繇是薄海內外翕然同風鬻序之間咸知尊尚經術刮削治道其文駸駸乎復雅

矣或謂科目取士藝焉已爾臣愚以爲不然孔門四科文學並列詩書所載辭命之作雅頌之篇彝章典則吏方將略先王致治之跡靡不燦然畢具士學爲文期以適用則古之所謂德行道藝之教誠不出此謂士止於文固不可而謂文盡不足以得士抑惑矣臣於是竊有懼焉宋儒蘇軾曰科場之文風俗所繫其見錄者聞以爲勸其置而弗錄者聞以爲戒夫以一日之去取數十百人之優劣而勸戒形於四方士習美惡繫焉治化隆污繫焉是可弗慎矣乎臣愚鑒別弗精深懼有負皇上今日任使之意然不敢不盡者心也所不能強者智也心苟盡矣而才或遺焉欲免於咎難矣抑士之責殆有甚焉方其布衣衡茅閱言崇議動以古豪雋自期旣而登名仕版克踐斯言者蓋什一矣棄如弁髦者又無庸論也若是則人將執其言而議之謂文士之不適於用如此行且議黜之矣則士之自責不有甚於主司之責士以言乎我國家養士於學建師崇餼其澤甚厚亦奚以士爲而故詳延慎選之若是勤且



至哉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士生畿輔之郡親被聖天子之化左右趨之淪浹膚髓將不有偉特瑰異之材傑然而出不負所學增光選舉茂翊昌運以先四方者乎詩有之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袞實有望於今日之畿士也爾畿士其益懋之毋徒以文自見也哉

贈大宗伯介溪嚴公之任南京詩序

天之將昌人國也必有賢公卿者負俶儻非常之望出而翼運以彪煥鴻烈然後禮樂昭而天子之業尊今之介溪嚴公其人也嘉靖十禩南京禮部尚書闕廷推至再上皆不允詔若曰是惟予禮官之長毋謂疏逖其惟懋簡爾僚往祇攸司以熙朕志至是擬公名上上卽命公羣公莫不以爲眷屬顯寵未有若公之遇者旣又謂公遠闕廷不得共襄謀謨以日開張聖聽致私憾焉予惟南京高皇帝肇造區也禮樂法度炯炯照人耳目猶夫故也周之典大宗伯掌天地人之三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卽古伯夷之任也公自

少宰晉秩秩宗高握印鞞之榮分張禮樂以敷賁高皇之舊而焜耀兩京固聖天子簡公於眾之休命也公其克揚矣哉公碩學高文潔白志行蚤名當世奮跡詞林爲編修歷侍讀祭酒赫然師表卿佐吏禮二部閱議精鑒卓冠罕倫天下章縫想見風采蓋有至願而不但已者夫以顯曹樞路榮依晝接委而去之人情皆悒然不喜公諧獨往若有至慕則夫山川圖史盡在左右謂非心所獨得不可也雖然古之人處江湖則憂其君公遭逢聖明感激知遇雖夙夜匪懈知且不遑矣而庸以私計爲哉昔唐東都宋西京諸老多便身圖以自暇逸論者至今疵之殆非所以瀆公也衮辱公後往見公視吏嘗劇不廢鉛槧與客高詠有古人憫時憂國之忠汲引後進雖蓬謁一節之士亦禮而下之以故四方鄉風學士大夫於公行罔不悵然自失恨不布露懇悃以聞於御事以少幸采擇而還公之南轅也旣不得則又相與播之詩歌累百言不足以自託於尹吉甫式遄其歸之頌以見士且不可一日無公而況朝



廷之上乎此固諸作者之意而亦天下之同情也袞不佞僭爲公誦之

送宮庶童內方先生歸省序

維皇上龍飛九五之辰負辰臨軒親策天下士於時沔陽童先生士疇少以才名橫翥楚甸旣入對賜上第選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辭標文苑蔚稱館中材傑未幾以先生父憂去歲壬辰復起以資序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事尋有詔集賢開館重書厯朝寶訓實錄成先生爲校錄官遷司經局洗馬其後冊建皇儲慎選端貞弼亮之士先生首在選中進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自庚辰中禮闈明年舉進士凡二十有三年厯四轉而至今官其歲月不爲不深其服勤公家之事不爲不勞且久也繇是對揚廷命褒錫其家前有敕後有誥絲綸之寵榮萃一門亦旣遙追先世矣今聖天子化洽寰區彝章典物燦然具舉館閣詞臣優游大官之享先生始以家念嬰懷乞恩歸省其辭略曰臣夙遭不造少

丁閔凶老母在堂素嬰羸恙晨昏曠定省之誼松檟闕遷厝之安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惟陛下哀憐臣私幸甚於是上覽其疏惻然親賜批允復詔有司給驛以行先生聞命翌日具袍笏入謝越若干日陛辭乃出都門執友袂以別驂駢塞路頌美盈朝閣老元卿而下莫不有詩羨其去太子賓客甬川張公視篆詹府例當首倡贈言乃以次屬之某我國家之制人臣戮力於公積有勞勳六年許歸省越十年許歸掃其先人之墓著在令甲有司守之謹爲繩尺亦有周行庶品牽於職務而不得請者矣閒得請之視吏部覆實上惟報可而已未有親賜批答特見其名者卽爲禁近之臣苟蹟效未彰資序云薄亦未有給驛還鄉如待元公大老之禮者是行也在上爲特命在先生爲異數在詞林故事觀之僅什得其二三匪學行名時君相注意遭遇之隆其何能殊尤而懿爍之若是哉先生英稟穎質宏襟闊度其所爲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朗然映人渾噩之氣若掩雲夢而吞之九流六藝指授揮霍無不神應



其在講筵敷陳理道坦明易直琅然聲徹殿幄上多動色以聽羣公莫不懾然典試京闈多得英秀鸞鳳杞梓舉集其門文昌掖垣之選今殆半矣閒嘗與賓客讌遊情景會悅據案揮毫翰動若飛子時參侍其閒詞鋒逼人多斂手以避先生之才既昌明若此而又能秉持大節勵忠與孝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無方而一準之於道豈非今日之偉丈夫哉使徇時俗少須臾待北扉學士之選東省卿佐之榮左提右握無不如意先生寧不以此而易彼則其所存者固大而吾黨之愛望愈厚且重也子與先生同年也爰摭其聲實如此以告前驅云

賀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東瀛張公七十壽序

嘉靖壬寅之歲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東瀛張公壽七表某月日爲公懸弧之辰先是錦衣都督陳公以嘗受知於公偕其僚若干人介予史氏之言以爲公壽當是時北虜侵軼旁睨三關羽書三四至上方嚴敕有司設備振旅日夜以從公辭不敢受賀至

是仰仗皇靈諸酋震懼出關遠遁邊圉甫寧都督公請復如初將以重九之節開萸菊之觴况公晚節也曰是可以賀矣公以宏材厚器當弘治乙丑敬皇帝策士於廷公列上第正德初公以文學議論選入諫垣凡所敷奏皆切羣情明大體上多采納贊襄兵畫尤著既而歷升通政司左右參議通政晉太常卿升戶部右侍郎兩奉命督餉於延綏於宣大一時危急公調度百至軍需賴以不乏克獲駿功皇上以公可大任改兵部賜璽書往討大同之叛繼陳遼左之師柄臣將吏議盡殄之以除國患公執議不可祇宣上德意開諭禍福戮其渠魁赦脅從不治兩鎮生靈數百萬安養滋息至有今日公之功也公位尚書掌大司馬九伐之法居中詰制凡戰伐部伍之律調發簡閱之節屯戍替易之期將權委任之專裨莫不預料而曲中之辛丑山西之警虜肆意殺掠公慮其盈欲而歸當復再舉疏上請急講求厚集諸路精兵設伏邊關以備不虞謀國異同謂虜且未至不宜虛費兵糧以勞百姓議遂中輟至



是果如公言議者當諸鎮之失事舉以罪公公惟引咎自歸而已夫公爲人外多寬厚而條理中密議論常依平正而無驚愕可喜之談見夷等則讓處後輩則多汲引錄人之長不盡責其短是故有長者之德奉命專征不嗜殺以爲功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是故有仁人之心官居一品榮依三接累荷褒綸兼勤上賞受命而致循牆之恭據禮而切引年之懇廕及子孫半居蟬弁惴惴焉惟以負國恩賞過延爲懼是故有君子撝謙之節具是數美於一身而天不祚之以多福益之以永年吾不信也文潞公九十在朝明習故典國家倚以爲重衛武公百歲康強不忘儆戒公殆其儔耶予晚從仕路辱公交愛已二十餘年而子亦班白矣當公壽筵欲作詩以從公稱賀而未就乃因都督公之請得少發之庶幾見公之壽以德而基因爵而顯因公而益知其無算也詩曰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又曰兢兢小心如臨于谷公之謂也壽之方也會試錄後序

維皇上誕膺寶曆於茲二十年矣文章禮樂之化燦然與天地相爲昭焉薄海內外涵濡漸漬歧行喙息莫不喁喁焉有榮光生氣況士乎况蒙被聖人之化以天下士自命者乎歲辛丑大校士南宮錄已訖日獻諸丹陛臣袞以職事謹言其後曰士自負無求於世惟上之人舉而用之以共承天地理六官而康海內士之責厥惟重矣其始也主司操尺度而求之亦惟觀以文耳夫文曷從有哉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此天地之精也文之至也夫人之心既具天地之蘊則其和粹充積發爲文章敷賁典彝經緯民物以麗天下其大者行於朝廷小者行於郡邑近者行於室家遠者行於蠻貊譬之耒耜陶冶切於農工闕一則生人之道不完矣閒不然焉或者始執而議之謂文不足以濟天下而憂國家殆不考其本原者爾虞氏九官周人六典未嘗棄文與法疇咨董正之治赫然明效於邦國其治功之卓越萬世莫尚焉我朝列聖相承誕求賢哲考虞周之遺意斟酌唐宋之法始於鄉試而極茲



南宮之選鼓舞振勵詳延而懋簡之得士之盛熙於帝載亦既昌且碩矣恭惟皇上明德建中純心籲俊每當省試之歲廷對之辰負展臨軒親賜策問詢以當世大略有能陳說古今論列利害切於民生治道者又皆親賜品裁列之上第奎壁之文昭回天漢絲綸之寵下被衣褐之言海內縉紳快覩傳聞以爲自古帝王所未有之盛事士際遭逢抑何仰稱德意於萬一乎嘗聞之事君之法有其君不敢有其身有其身則厚於殖已薄於謀國苟有利害少異於前凡可以曲營而周計者無不至也況世味之既深而易之移乎此宋朱熹之所嘗深懼而古今人才又可歎已爾多士負天下之才以出視其言隱然以天下之重自任主司首以事君之法告焉謹臣道也盍相與成其信而勵之

賀大家宰玉峯朱公七十壽序

我朝仕進之途以狀元及第積有崇資躋三公位六卿者前後殆不過數人數人之中完名勁節著濟時之業保懸車之榮享稀年

之慶出處不愧稱古大臣之列天下誦之翕然而同時殆又數人中而一二者也予於玉峯朱公見之矣公吳人也世居闔閭城中閭閻萬室俗習芬華耳目易奪公生有至性當齟齬卽服勤先大夫遽菴公之教讀書戶內寒暑與俱足不輕踐衢市學日闔涵以粹年二十四入奉臨軒之對敷陳治道綴筆萬言敬皇帝見而悅之親擢第一每言於宮中以爲丙辰得士之慶四方多傳而誦之公時身負大名恥言温飽斂之若愚識者已知爲台輔之器而翱翔翰苑晉學士貳秩宗再進而爲南京吏部尚書辭編摩禮樂之任而當衡鑑之司表率百僚凡所甄別曲當材器公顏貌詞氣藹然春温於物近厚當其職守確乎不拔涇渭攸分如照蒼素其節勁如也始公爲侍讀逆瑾惡其不阿復奪級爲修撰公處之怡然其在南京門戶峻絕謂爲難犯忌者漸起公卽幡然抗疏以歸今上篤念經帷舊德詔賜輿隸歲祿有差言返初服保嗇天真今且十有五年矣歲壬寅是爲七袞六月二十三日其誕辰也精神朗



張力甫集四  
健齒髮未衰巖然爲國壽俊之臣鄉里尊爲巖石之望遐齡茂祉  
蓋未艾也傳曰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壽等喬松修身  
自強則名配賢聖宜於時則達厄於時則處信禮者也壽之方也  
公心冲澹飲食衣服動靜居處謹禮守節先人做廬蕭然如故閒  
出郊坰麕衣素領竹兜而遊土簋而啜得意傾濁酒數杯卽止旁  
無善給之使其真性如此謂非靜攝其養順乎自然得壽之道乎  
子是以知公之壽喬松可等也公之名行賢聖可幾也公之長子  
景固方自太常寺典簿遷南京前軍都督府都事以秩滿獲貶封  
進公階爲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恭捧而歸以爲公壽君寵之臨家  
慶之集輻輳一時如約而至豈非天獨篤祐於公也哉景固又據  
法守職居蔭敘而惡膏粱審道義而唾洩非分之富貴真足以傳  
家學而衍公壽於無窮也敢併賀之

賀張母沈太夫人九十壽序

嘉靖辛丑冬十月十有九日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甬川張公母太夫人之生辰也太夫人至是壽登九袞矣生逢  
治朝榮安腆養享期頤之遐算被綸綍之寵光完德備福名蓋當  
世蓋自公卿之家以達寰宇士庶之族曠時閱世而一見者也豈  
非今日之盛事哉太夫人生有淑質初歸洞雲翁卽嚴飭內教度  
閣閨闈之職一一而舉事姑甚孝敬旁接六媼禮意猥洽動靜起  
居悉中古人遺矩以故洞雲翁日益賓敬之家政大成蓋當是時  
太夫人已儼然爲女婦師矣其後甬川旣舉進士入翰林積資累  
級今且三十有七年一時同館之士參握樞衡尊居保傅殆過半  
矣甬川公端居慎守其在朝廷一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務言  
行而身化之誠明者達狡僞者替躁動者息道久而尊行顓而信  
雖其天資學問則然太夫人謹於胎教乳哺之初成於晝莪徒舍  
之教陰誘曲獎不可誣也壽考之隆福祿之盛豈不宜哉人孰無  
子生子而貴封錫之典沾一命榮矣况再命三命而未艾乎人壽  
以百爲期七十古所稀矣况進而九十焉神完而氣全耳目聰明



如傳所記百九十歲者爲異人將不可至耶夫以壽則係於天以恩數則係於君二者皆制於命而不可必得太夫人兼而有之而又倍當其盛謂非天之獨厚不可也先是甬川公以太夫人年高嘗乞歸養上衷詔答曰大臣祿養壽母自古治朝則有之朕不允請聖恩優渥前此未之聞也昔歐陽氏之母越國太夫人程氏之母上谷郡君皆能稱先德舉善教以翼成其子竝爲當世大儒承叔之官副樞密參知政事明道遭時齟齬僅爲宗正寺丞二母之年又未克登上壽論者有遺憾焉甬川公文章道德遠配歐程名秩之進行將位極人臣勳名滿天下而太夫人之難老又足以待之則張氏之家慶繫國以爲重輕匪特一時壽筵之光而已予辱甬川公爲後進嘗從館閣諸先生撰幣以修賀事太夫人聞而止之曰國有大卹吾何敢當賀也於是又知太夫人之謙德能謹大義某不敢以幣見於太夫人而退書其事以備史官如此云

送總督薊州軍務少司馬文江胡公還京序

嘉靖辛丑秋八月逆胡犯順西寇太原沿邊數州之民村居野處無城自完老幼孳畜室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死亡過半當事之臣倉皇請命羽書不絕於是天子赫然震怒選吏行邊大命出師討之維是薊州重鎮拱護京畿至爲要害先是朵顏泰寧福餘三衛諸夷懷恩內附世守藩臣之節至是常貢不至且求增廣名額以上邀朝廷陰結強虜廷議急遣才望大臣一員往鎮之疏名具請上皆不允最後屬之公出聖衷也公晨受命慷慨登車不顧妻子旣至鎮恭宣璽書大揚威令收英雄之略盡參伍之謀謂撫夷以安莫先計民以守乃周視城隍崇庠關堡興廢爲力易難爲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徒庸萃以糗糧統以官長稽以文書刻期程工人皆效力無不一當百者其爲費也采木於塞伐石於山陶甃於工皆天地自然之利不煩內帑三越月而告訖自居庸以至山海延袤四萬餘丈眺視邊牆隱隱若浪而來遠鎮夷二樓高立於喜峯口潮河川之上上可坐萬人下可建十



丈旗雄峙天漢皆公所創也公又選材官購死士買健馬請給神器以備軍中外有以據地形之險內有以盡人謀之詳而開闔變化指授若神增壯士平戎之氣慰邊氓俟后之心啟諸夷悔罪之念使將有餘勇士有餘謀財有餘力此公之功所以十倍於戰勝而攻取也昔人論禦戎之策安靜不擾敵人感悅者爲上富強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者又次之公能使諸夷感悅羅拜馬前納貢恐後以潛消其攜貳之謀而因挫北虜憑陵之氣西土得以漸次少安謂非公得上策爾耶公英資敏給嘗受上知許國以身不敢少愛毫髮公之慤也充公之才與力雖奪名王之帳焚老上之庭盡犁虜穴宜無難者而急本以自固謹備以防其入此古今治戎不易之要道也始公未行或謂公儒生未任軍旅公心獨自負累上邊政十有三事幾數萬言精謀勝算雖老儒宿將有所不能及今皆一如其言人謂羊祜不强謝安無將略可乎予與公先後發跡詞林公兼官詹府與予文字相善而巡撫

都御史徐公某巡按御史段公某巡關御史翁公某均有地方之責以公還朝不可無贈俾予執筆颺之蓋獫狁旣攘當有出車之什也是爲序

賀鄧子憲臺書績序

古之擇官凡以爲民也天下之民事皆領於縣則夫宣天子之德澤奉朝廷之法令謹之於張弛而施之於緩急達之於經權使夫訟簡刑清民熙物阜田野治學校修水早有備姦宄衰息教化之行四達而不悖必自縣始是故天下者縣之積也縣令者民之師帥也提封百里庶類萬區總數者之政而成萃於令之一身如是則民安不如是則民殆其爲責不旣重已乎東西兩漢之世仕州縣者皆賢人長者豈惟仕州縣爲然雖曹掾書史門監亭長游徼嗇夫多儒生爲之物有其官官有其職所以吏稱民安漢稱善治厥後士私其身懷榮內補始以州縣爲瑣屑不樂居者有矣豈古人建官之本意哉今天子御宇加意元元每詔銓曹大臣遴慎選

法凡海內名區巨壤多選進士之有才望者居之於是瀏陽鄧子得溧水令應天之屬邑有七而溧水居其右固王畿之股肱天府之肩髀也地闢民聚蠹弊叢生士吏斯土急之則民促緩之則民慢慢與促民之戕也自鄧子之令溧水也綱舉而目張領挈而裘不亂問其田野則民務耕殖也問其保伍則民知相恤如救兄弟外侮其禦也問其學校則禮讓興行士知游習經明行修爲時造俊也巡撫都御史月湖喻公巡按監察御史裁菴楊君橫江邵君皆以鄧子才廉節惠交相論許如出一辭夫觀風之使旌淑之典其年至者旌未至者獎旌與獎同出於賢非有異也特獎以勵其始旌以稽其終羣論旣合而後天下之公定焉年勞旣積而後有成之績著焉臺省廊廟循資以致鄧子善自爲階吾見其能升也辛丑之歲予考禮闈旣徹棘見鄧子端居而靜守寡辭而息營肫肫於內照淵淵於獨聞聰明才智持之以默碩大篤良居之以謙高朗洞晰處之以晦惟晦也是以善明惟謙也是以善受惟默也

是以善辨施之於政而圖艱應遽緩急有條守經達權而爲貞與哲以之處天下之事吾見其無難也況一邑乎予旣稔知鄧子而鄧子之諸生武易頃執經從子遊數道溧水之政可備史闕是故樂書而歸之且以觀終於鄧子



張水南文集卷四

張水南文集卷五

序

送少司徒松泉夏公被召北上序

方今政事之臣議伐匈奴建萬世之策莫急於司馬自子觀之其在司徒尤急也司徒主粟掌府藏貨賄以九土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帥其屬以佐王安擾邦國而親百姓雖不盡如古以掌教而帥化之意隱以寓乎其間故司徒之職舉民食宜無不贍也民食既贍兵可使勇而戰國可使榮而昌戎有滅期邊關息戍矣伊昔成周之世犬戎侵暴文武伐之既營雒邑復居豐鎬放逐夷戎經洛之北國中之費有營有戰百物具供當時民俗殷厚崇墉比櫛以開百室萬億及桀烝畀祖考歎歌於載芟良耜之篇洋洋乎肆作未聞時紉舉贏有乏事也豈非疏附大臣爲之左右獨文武之德爾耶今聖天子在上克慎明德以賓四夷惠綏中國股肱有關咨詢在廷懋簡而始受其不勝任者有黜紀綱法度未

有明於今日者也頃者北虜跳梁驚蹙邊氓勢不可控詔書責戰  
未有報功嗣歲防秋諸路之兵勢必預集則夫轉餉之勞賞勳之  
費百出而不可算此皆展旒之虞巖廊之亟司徒身任其責得無  
隱憂乎夫旣憂之思以處之則其憂始去而國乃康也古人有言  
欲財之不匱不願衣食仰給有司悉墾邊田則趙充國之奏是也  
欲方隅之無事不願更四方之兵各因其兵以自固則晁錯之策  
是也厚娛百姓安輯國家盜以藏富於民不以羨溢太府斂之愈  
輕獲利愈大則李翱平賦之書是也涪陵松泉夏公自南京戶部  
右侍郎被徵而往僚長約庵周公以予濫從九列之末俾予一言  
贈之子觀公之爲人也博大多才有氣略嘗官吏曹出爲細職迂  
徐仕路三十五六年而始登卿佐物情世故熟察而默睹之久矣  
先是公以御史大夫巡撫江南寬裕之德明肅之令吏戒而威民  
庇而愛士美而頌謂周文襄公以來一二見者今茲入佐天子當  
宗廟鼎興邊廩厚計出諸常賦之外逢時告災圖艱應遽承助令

僕取於古人而變通之使福流生民功在社稷宛然如見成周之  
盛不有望於茲行乎大司徒蒲庵王公子所好也與公同寅幸以  
予言私告之不知書生亦能談天下事否

送大中丞潞橋楊公被召北上序

二十三年冬以明年乙巳例當舉制察兩京吏治天子思紀綱法  
度之臣簡置內臺與二三股肱大臣以公黜陟大典於是南京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潞橋楊公被召而入先是楊公受璽書給旌幢  
節符坐臨江左閱軍水戰鎧甲之容雲翔而下指揮受事山呼谷  
應長江上下數百餘里鯨鯢不興民獲安堵公有駿烈矣裨將郎  
吏謂公不可無賀請予一言頌之予惟御史中丞古法官也粵居  
殿中典蘭臺祕書事今亡矣獨出撫方國入領諸御史受公卿章  
奏糾察百僚如故故權尊而位重勢望赫然視諸曹特異公之官  
猶昔也乘輿所在事權歸之百僚趨之權益加而尊位益望而重  
人之跂之益榮而貴夫有其權得其位將以行法也法立於朝廷



而有司輕重之抵冒之是不有其法也有司不有朝廷之法而紀綱之臣不能釐而正之是綱紀之臣之敗之也天下公議安所責乎是故服讒蒐慝詭行邀名不可方物謂之侮法鷹擊毛摯巧言如簧深求中類黑白不分謂之亂法惟文淺深視所意欲離法之正不啻萬里謂之亡法法亡而吏不知守民不知措君子病焉小人幸焉得非紀綱之累耶楊公自起家御史號爲雄俊風采奕奕法之所加喜怒不私毀譽不閒曲直不互操白而名立功積而譽彰天下論執法之臣莫不舉而歸之楊公子與公同中庚辰會試稱同年者二十有六載簪筆天廷威稜在望不愧於色怨及朋友稽漢名臣鮑貢君之別淑慝熊孝文之不吐茹周子隱之擊豪陳伯讓之肅度公皆具而有之將之以謙守之以信有休光焉此予所習睹也公聞予言以爲頌乎規乎有以自處必有以自信矣書成授之指揮李震王雲鵬韓璽三人以爲駕馬展鈴之助送侍御貞庵李君考績北上序

予聞之傳曰鷲鳥將擊必羽毛張也又曰翅翼雖殘不避也言忠臣特立若鷲鳥然右善擊暴崇衛國家苟有利於君雖殺身可也敢愛其毛翮爪膚爾耶季孫行父亦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其言益相表裏御史之職主彈劾受公卿章奏具言生民幽隱入則廷規出則方按聲蹟所指天下凜然在漢繡衣持斧巡行郡國察二千石以下吏狀唐貞元間宰相對延英既退則次對官入侍夫謂次對次宰相之後而對事也當時謂爲御史中丞等官今其制雖不盡見而御史立仗下峨冠簪筆殿陛生風百僚敬憚其權隱然如故故其始官也必慎選而後入其既官也績效用章然後狀列於詮司升聞於天子視其殿最以上下其秩恩威所加傾震羣聽視諸曹特異是御史之官名位顯諸朝廷而功狀形諸按治使所治之吏皆賢則御史從而賢也使所治之吏不皆賢而御史不能去生民勞苦無所告訴則御史從而不賢也察御史之賢在吏察吏之賢



在民始於治已終於治人人既治而已不益治已乎吾觀貞庵李君之爲御史也正直不阿端恪有守廉而不劂溫而能理剴劇而能斷仁厚而多愛故其釋褐從治而政無不乂也執詩書以馭吏而法無不飭也居臺三年嘗受上命治軍粟督視江南諸倉沿江上下數千餘里環城而治無慮數百大者守小者令惟君之憲罔敢違越有不聞風相戒務農蠶素蓄積以備災害者乎有不夙夜在公職事竝廢奸猾內訌盜賊縱橫者乎有文飾姦言曲行詭聽瞽俗高標以自私者乎有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慘立威名以愁痛百姓者乎有姦萌孽牙潛伏在位未經抉擿猶爲城社者乎之數者皆御史之責而君能消息於陽舒陰慘之際舉錯於太過不及之間而愛利之風洋溢於法度之外以職則君法吏也以心則君仁人也故漢儒曰不仁而多材國之大患也使天下尚法政之弊也尹其賢矣哉我國家崇置憲臣思得忠厚正直之士清真鯁亮之化以宏大業有如君者輩出焉將不爲宵旰之

副乎君行矣僚寮諸君以君良友式觀成績屬予宜有贈言予非私君也美其始而勸其終進君於大也異時天子嘉乃丕績有服在大僚非私君也用一人而耳目皆賢也聰明之德達諸天下也予於世道乎攸卜矣

贈大司寇東橋顧公考績赴闕序

六卿之職皆天子股肱大臣分職而治以聽天下兩京竝建厥體惟均獨南京事權稍輕故人情以北爲右其在刑部則南之視北等焉物齒庶繁情變百出羣爭蝟集日以求聽於有司有司受其辭而日加聽斷也恆不給焉是懼矧大司寇總成於上羣吏抱贖而前環立而議政生殺子奪惟其言準其爲勞與勩不旣倍徒諸司已乎是故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莫如獄安百姓撫國家與天下興仁厚培以壽亦莫如獄東橋顧公之爲大司寇也正直而有守剛明而能斷慈愛而不傷比義緣類而有合輕重諸罰而有權繇是櫛檻疏桎梏去肆掠以亡獄訟以息刑清民服而天下不



受其弊公樹之表也府縣狴牢吏多輕侮喜作煩苛私行慘刻以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於是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窺上意指惟文淺深天下無正刑矣聞公之風則凡按刑之司奉法之吏有不竦然以懼惕然以思盡滌其膠習已乎善乎蘇轍論大臣之道有四智足以知人仁足以兼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乃能謨明守固浮議不能搖巨力不能破公其兼是矣抑予少時則聞公起金陵負重名爲文有氣力以不同於俗海內誦習其文章謂能興復古雅互攀日月雄峙百代之下其治刑獄亦然不以標異不以黨同罪入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是道也豈惟治刑獄爲然雖移之以相天下可也昔房琯有唐名相也其爲刑部尚書一以矜疑宥誤去刑教德舒慘之本動法陰陽故其相業光融垂諸後世以公求之謂爲匹焉豈不可也歲癸卯予始接公見公風稜言言不與時俗俯仰聞嘗論獄有曰吾心如秤豈能爲物作輕重又曰朝廷以厚祿養大

臣宜爲國家盡力以安元元苟私其好惡鬼神所殛也旁及他事惻然傷之於乎公有勳業有文章夫人皆知之皆見之而獲聞公之議論者或寡矣聞公之議論而能深討公之存心知爲長者之德予於公不敢謂不深也夫論公之績而言及言與心者示夫人之未盡也公之同寅淺齋郭公以公明年春首當上其不績於朝相與羣公尋故事載酒龍江之滸以予鄉人且史官也乃授簡俾颺言之

送巡撫右僉都御史詹公之甘肅序

陝西三大邊曰甘肅寧夏延綏甘肅遠在西陲左臨哈密右控番夷方數千里而西寧洮岷橫貫其閒則皆連沙互嶺夷情之叵測虜勢之易乘意所不圖猝生異變蓋自前世而已知其地爲險遠矣比歲北虜團結旁睨山西諸關忿驚殺人驅掠產畜殆徧聖天子赫然震怒親命大將軍出師討之邊臣失事罪坐不赦爰簡文武才僚往代之疆圉稍以安集今年春甘肅巡撫都御史員缺在



延諸大臣僉以太常少卿詹公榮對上覽奏旋即報可敕遣之行  
趣甚命至畱都羣公卿咸舉酒以爲公賀蓋喜邊隅得人實爲朝  
廷賀也予聞公嘗爲司農使者督餉大同矣歲癸巳大同軍初以  
主將失馭跳梁而呼向連疆虜欲以城叛議者請屠之上不可詔  
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公身在危城誓死不貳曲喻首禍  
之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之大小賜錢酬爵有差於是  
逆謀解散首禍之人競斬級以自贖城下徵兵七鎮合四萬人圍  
且六閱月矣當是時也使公內無密謀外無忠援以自結進退之  
閒謀一露泄身且殊分矣况軍久易潰虜且乘之大同得爲吾有  
乎此公之功宜上薦宗廟而高書簡冊者也今之甘肅制夷禦虜  
撫軍輯庶出其緒餘猶反掌耳蓋處大同之變其勢逆而難安處  
甘肅顛制一面以謹張弛以銷未形其施至易也夫以居常處順  
之時而操慄懼之心如臨危難不可救之事則其風績之所樹立  
又可逆觀也昔人謂地無險易時無順逆惟得人則易轉危爲安

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反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  
兵井陘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得人之效自古爲烈  
公具長材遠略厚智殊能指揮神授豈讓古之人哉公旣戒行寮  
長涵齋蔡公乃以祖筵之贈屬予爲序予書生未盡知天下之事  
又安能操文墨之論遽議兵革之難哉特舉所聞於平昔者以爲  
公贈庶幾吾有試乎功名鼎盛載自甘肅始矣書不云乎亦言其  
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公之謂也遠聽之臣得無慕義已哉謹書  
之以告前驅云

### 重修江陰縣志序

邑志之修也予安能爲是役也宋有刻本凡十卷教授鄭應申郭  
廷堅爲之是時江陰爲軍元至元閒嘗一翻刻皆仍故也其後入  
我國朝繼軌而修有若賀子徽氏顏瑄氏種種而出於是稱縣志  
焉因革之初旁咨事實多出亭父里魁之言文或不副大抵然矣  
弘治癸丑蘭谿黃君爲令思皇作者羅絡希聞剖析疑義雄辭瓌



辨自成一家之言可不謂傑然已乎後若干年宗黃而續志凡得九卷曰方謨氏合前後觀之或謂黃之志縟也多取而寡要奇搜而眩實君子思見其初焉夫初者宋人也略也由略而詳可矣比其詳也不勝其文是故志之難也予安能爲是役也嘉靖丙午巡按御史王公言來按茲土詢志考俗乃以掌故屬之邑令趙君錦俾予詮次爲役予懼焉而不敢當又踰歲巡撫都御史歐陽公必進巡按御史陳公九德相繼督之趙君乃闕延陵書院爲館簡諸生才者五人佐予以從事未幾而劉珪林文煥病亡乃與蔣龍徐鳴玉吳盾稍議討之集其舊文若干萬言凡二十三卷補其遺事凡廿六載有奇門分類別事各有歸而不相蔽示綱領可尋也先爲發凡舉例示準繩在茲其去其取非敢私爲異同也予之少獲自盡者塗轍若此而已至謂得損益之宜適文質之中明先王疆里之故推其精神之運播告於冊以一民志於無窮謂爲有補邦君之治非予所知也始事於丁未十二月越是冬十二月告訖中

閒予以病廢者若干旬刻既成趙君將正諸有道謁其文冠諸篇端予不佞謹次其槩以見予之懼焉而不敢當者赧焉而有餘媿也

### 易象大旨序

古者聖人之作易也與天地準設卦明象觀爻立辭而陰陽之隲剛柔之變盡矣是故聖人之道並尊於六經而易爲之幽也何言乎幽也道涵於心心形於畫由畫而之焉之謂卦由卦而之焉之謂爻之謂辭皆以象言也其畫也非已爲之也天地自然之數也其爻與辭也非已爲之也天地自然之文也道以象昭象由心起造物與游變化生焉故曰易道深矣漢人瞿商而下言易者無慮數十家有舛有駁互擊紛然而後世莫不以宋程朱爲宗朱子之有本義其言與經並列於學官予友薛君應登生於千載之下有志於聖人之學者也其素業尚書覃思研精獨深於易解每卦之下列傳與爻證以文言言必有斷斷必有義或以類求或以出於



其類之外錯綜交互而變化行於其中又以二五爲中爲正有得其時則位皆不當而曰中行曰可貞不得其時則位皆中矣而曰貞凶曰貞厲觀諸復益坤无妄屯履諸卦見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時措之宜本於中正非薛君究心之地乎道本有常而不變乃能應變變出於無常乃能率常時之義大矣昔虞仲翔著有易傳孔融作書美之謂與心契會是爲探賾窮道者管輅之善讀易讀其意不讀其辭象亦躍然而呈露君子以爲知道卽君而上下其閒豈不可也夫學莫患於憑私臆決穿鑿詭辨好呵前人捨成說而立新奇蔽焉者也隨事觀理在理而不在事觸處洞然有以見天地萬物之情非有明智之心者不能也豈直梁邱卜筮盜世云爾哉薛君讀易凡十有餘年蚤夜以作食寢與俱始克成編刻而傳之自題曰易象大旨曰象者易所自有非有加也曰大旨者括其諸說讚以微言止於明象而已矣此薛君之志也求通於聖人之路也反復性命以窮極事物之變上窺義文周孔之心與道爲

一則德安何氏既序之矣予姑序其梗概云  
送麟陽趙使君被召北上序

越歐冶之純鉤曷爲而珍也由其斷犀鵠震雷霆其能異也楚卞和之圓璞曷爲而寶也由其熾炎鑪窮旦宵而色澤不變也物性之堅貞造化之蘊結產於山川而上應於星辰白虹互天古獄生氣是豈人謀私智所能闕哉神盛而光達理則然也是故其始也埋光剗采人鮮知之過而不問者多矣閒有一人過而問焉羣眾人者又從而譏之以爲非寶是知者一人而終無以祛千百人之惑然其所謂寶者難知也迨夫久之而益彰晦之而愈耀命世之客出羣之智得之而謂爲神物偉寶獻之國君以禮天地四方薦諸宗廟煥煥英英飛景流照環視而駭異有不言而疑者自定然後天下之眞寶出矣人之從政何以異是哉趙君令江陰三月而布令及暮而政興再暮而人悅其約己也儉甚苦腸食齋人所不堪其牧愛小民也疾痛疴癢惟恐一毫傷之無知而犯誠又多原



而厚貸人見其若此也以為過也莫不歎曰賢哉大夫也難為下也民不知勞鮮能義也及乎歲連大旱五穀不升赤地千里百姓嗷嗷卒免溝壑以趙君為之令也當是時也棟宇不塗宮布不制鬼神禱而不祠賓客捐而不問貶衣削食以自罰雖欲不儉得乎於是疑者以釋從而信者羣千百人日益以眾後有疑者不能聞矣戊申之夏朝廷渴聞讜言臺諫告闕下詔徵天下之賢令總若千人蘇松常鎮四大郡凡為邑者十有八人而召者趙君一人是不可以觀趙君已乎望積而高價定而待知必然矣雖然有不能盡必者人也所可自信者已也已自信而人不必要皆然未害也苟恃人以為信則其所自信者薄矣豈得言天下實乎學諭林子司訓楊子先期詣予請贈言予笑曰趙君空囊不持一物肯受無聞之言以累行李乎林子曰不然此吾二人與諸生志也予遂執牘而書之

送司訓趙子擢遼陽衛學教授序

師何所教乎教人以復其本然之性而已本然之性天地之性也廣設科條碎責文義謂為教也而文以勝之不亦末事已乎文章本乎教化繫於國風世治世亂因之以形故蘊而為志則為君子之志也形而為言則為君子之言也聞而為教則為君子之教也蓋文生於情情出於性得其性分之真明其邪正之路感而發為文章有諷有誡有勸有沮以興國俗以識治亂則文也者道也教之所繇以寓也豈獨文焉已乎昔者成周師氏之教大而天子之都小而子男之國大夫之邑莫不有學其為教也莫不有其本末次第推之以及於化而其要莫先於復性知仁聖義中和使相充擴也孝友睦姻任恤使相修飭也禮樂射御書數使相開曉也倦倦訓導惟以厚責躬行為事而又立之以準勤之以時漸涵既久孝弟之道明長幼之節著皇皇仁義燦然於宇宙之間而裁成之效易如反掌易稱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非君子之所謂文者乎凡此皆以出於學而成於師也蓋文有餘而樸散則流才有餘



而雅闕則蕩流蕩而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焉此教之所以爲病也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使氣質之累昏之弱之有餘戕其和而殺其內又無的然道德者以爲之依歸聽其所止而不知裁豈非斯人之不幸哉予觀趙子之爲師訓也端居靜守默然寡言士從而遊久之而信知其養矣絺章繪句賤爲末事冲虛自葆克復爲先士從而遊久之而悅知其趨矣外飾儀章略而不治中藏悃悞貴在不欺士從而遊久之而安知其教矣今年春吏部以其勞於教士也奏補遼陽教授趙子之長林君孔承方興理學教我國人每向予言喜得大名趙子廣信楊子爲佐趙子不可畱矣願執事者異之言以喻吾志可乎予謂教江陰如此遼陽可知也待凡民之俊秀如此期門羽林之子弟可知也蓋人性同也教無異施其理一而已矣中庸之率性橫渠之善反豈非趙子獨守之學乎予又聞趙子執節過謙仕牒載至逡巡而避夫當進而知退有餘而不盡施閔然思歸是又得君子知止之義者予蓋有愧乎趙子

也因書以歸之

贈推府廓原徐君被召北上序

始廓原徐君爲常郡推官旣一年予始見之温良敬慎孫接多讓冲乎有君子之容本方立義之教予謂君儒者也而曷爲法吏也旣又二年聲稱赫然冠諸列郡之上前後監察之臣按事而至莫不謂君爲賢臺中疑讞羣吏不能裁積歲不能決咸屬之君而始詳定蒼生滿路如向父母而呼予是以知法吏非儒莫之爲也何以明其然也善學者之於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守之必嚴執之必定而後可與言學少迫而縱之則存者亡矣其施於吏治亦然治其情瞞其衷明其好惡節其驕淫俾機而詐賊而蔽文而不漸者莫不竦然而畏藹然而慕而後可與言刑少懈而縱之則其悔者至矣尚可言治乎君自儒而之吏也常之屬邑有五皆大縣物夥旣眾獄訟繁興君能虛己臨之平衡率物長短曲直之形釐然畢見譬之人在空谷靜室之中一言一動莫不聞之



豈有匿其聲與形者況下是而爲威怵爲貨誘害獄之正理書稱五過之疵爲當時慨者視君堂陛峻矣海內卓犖之材與君同志與民立命予不能盡識其人得識徐君足矣君茲被召而入也同召者若干人行將選於銓曹請裁於天子君不爲諫官則爲御史古今人之至願出入禁闈致身不諱君皆能取必於其身而愜乎人望豈非今日之榮事乎聖明在上垂情寓內思得天下讜言弼士以濟時艱蚤夜汲汲賢人君子必有歐陽修余靖者與君輩出也大臣之中純明端亮有如房杜之賢能令魏徵之得伸其用豈不交美乎然予又有告也伊川先生曰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諫諍之官其所以治君之身者纖悉殆備至其身則闊略而難言若夫從容和緩以養君德爲事古師氏有之不幸而君有闕則有保氏之官秉義持正隨事陳言不使有一字放過今之諫官御史卽古保氏之遺意而善用其言師氏之情惻然附行其中則記所謂靜而正之麓而翹之不其然乎君

既戒行有日貳守袁尹與其僚以仁者之誼責予有言予豈能言哉詩有之我雖異事及爾同僚諸郡君之志也予朽矣屏處江壤伏聽朝廷之上有人焉主張元氣時露神采於品彙流行之際使予得與瘳寡廢疾者皆欣然安於蓬草之下則予之贈君君有酬矣君其念之

贈邵伯東臺余公擢天津兵備副使序

我國家設按察之官提刑諸路有使有副有僉皆憲臣也領敕受事彈壓一方宣吐萬物之氣惟治兵督學爲然夫兵武事也選徒訓卒三令五申皆戈鋌矛鏃攻刺奮擊之事乃以屬之文儒何也蓋武非文不能也孔子夾谷之會稱武事者首焉是故九伐之法載於周官利物和義並列於十翼其寓意可知也春秋忿鷙之兵雖其師力相較務以爭雄至其論戰則有取於詩書禮樂焉武獨甲兵已乎諛聞猥議猶思匡世況聖明之代文德誕敷皇靈丕振渙號所出歟若雷風任事之臣懷奇抱瓌有不興起者乎公自文



吏起爲憲臣又自憲臣參以司馬之法輕裘緩帶坐握將臺之上想鷹揚之烈討黃石之書拱挹指揮惟所意向觀者駢肩壯猷英氣謂爲軍中之韓范非公之所自有乎自京師而南水陸要衝天津居一三衛錯峙提兵數千羸卒居半何以卹之旁齧羣螫怙力而驕何以裁之赤子咿嘵多在斥鹵歲惡枵呼或至連結何以弭之使蓋往來軍單無所於結抽力而往度不可廢何以裕之數事之急舉在目前調娛旣集然後從容應事半在樽俎而有餘雍雍雅望謂爲博文之游夏豈不可乎文武大略此其選矣公旣行同僚問言於某某何能爲役也因卽來書論之其牛公曰予參太守之乘職在清戎自得公之教而句稽有法民不詬病公之惠也其劉公則又曰吾後牛公而始至通判郡事大小訟牒莫不取裁於公差以寡過公之德也予二人其何忍別也予曰二公之情則然矣余公旣去而勳名日進德澤弘被於天下論治者謂常州爲首稱二公顧不大慰寅協之望愛助之心歟史記潁川渤海之治化

刀劔爲犁鐮功名赫然馴至卿相莫不自郡始予將於公平觀之兩督奏議序

大司馬虞坡楊公奏議若干篇其督學山東門人高君某旣詮次成帙釐爲上中下三卷刻而傳之廣其聞於世所以告忠臣也昌言之在虞廷壯猷之出周代則中國又安蠻夷率服豈非是之謂乎我國家有西北之憂重擇大臣付以安攘之大計方制九區奄宇四海於是楊公自少司馬蒙上簡命兼攝中丞往鎮薊遼推轂受脈注倚獨至當是時邊氓離散久矣公乃哀集殘餘大討軍實而申儆之敝者以緝瘡者以興百計完繕疲人大寧其後公自居憂復起公爲兵部尚書方涖職而右衛事急復詔公往鎮宣大等處國之要害維茲五大鎮公總百萬之師聯絡數千里之遠而肘腋襟喉謹護腹心公之功大矣公前後持節開府臨邊公至則喜公去則悲邊人以公去就爲命者凡若干年而國之利害安危以之公有奏請騎使日交於途上皆欣納獎勤紕詬封拜有功小大



明才甫集五  
三  
劑量有勸懲之別鞭撻戎虜藁街質館致俘而入有劫制之能公  
峙糗儲芻相時料敵急則有請緩則有備出入機權有惑人徵求  
之志功多而受上賞宮保崇階帑金厚錫銜表入謝循牆以思有  
餘忠也大抵公爲人種學多才廉節有氣概其正色立朝嶽嶽言  
言人多敬憚不敢媒之以私故其所建明與其所自樹立卓犖不  
羣焜燿有炤功加於時恩流裔土譬之藥石焉必可以伐病也菽  
粟焉必可以療饑也嘉謀鑿鑿乎其爲良方爲鴻寶矣予嘗見權  
德輿撰陸宣公集序謂其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  
陳覽其奏可以得宣公之爲臣楊公身任軍旅之事而方略謀議  
能言其肯綮揚廷造辟對休而無媿是不可以見公之爲臣乎因  
書之以爲兩督奏議序

江南校武錄後序

嘉靖戊午秋九月南畿試士既竣事蘇松巡按監察御史尚君繼  
軌而興適修武舉預戒羣屬合四郡良家之子蹶張超距之材各  
以其能抱牒而入詣御史之臺考試如故事虎臣彪容盱衡說劍  
衍衍然斌斌至矣公乃下條格謹法令集眾而申飭之首之以騎  
射步射示武也試之以經史雜義有論有策觀其略也示文也武  
之善經也參互既審拔其尤得輩中材技凡若干人將以獻之司  
馬門上告於天子異時差爵而分秩之發身彙鍵自茲始也錄既  
刻尚公職當監臨既爲言弁其端復以某嘗與聞兵事俾綴言於  
末簡予惟唐選舉志武舉之興其制以射爲主而射格之下又有  
馬鎗翹關衣甲負弩身材之選而下至軍謀將算奇能絕藝猶必  
兼收而茂錄之猶今之論策發謀審慮有權略矣晉作三軍謀元  
帥趙衰對曰卻縠說禮樂而敦詩書將中軍非穀不可晉用之卒  
以彊晉豈獨剛毅猛勇而已乎是故天有陰陽聖人法之知剛知  
柔曰仁與義文武出焉文象陽仁育天下者也武象陰義正天下  
者也象柔而剛曰文舒神以崇天也象剛而柔曰武翕鬼以法地  
也參陰陽之化極鬼神之變其出於天也謂之至道其得於人也



謂之全材其形之於政剛克柔克也謂之至治今聖天子在上適方隅多警東夷樸楸之小醜跳梁爲患王師有征利用禦寇需求至急也賢監察祇承德意勤心旁求思得方召之流頗牧之最以副上拊髀之思推轂之望旦暮蓋汲汲矣大江之南生材近多慷慨尺五之符十室之邑屠沽之賤毗隸之微豈無英傑其資稱萬人特一軍皆驚以當今日築壇設科已平雖然予猶有說也選兵以將而擇將之術莫先其人之忠孝仁義漢諸葛武侯之忠起自隆中大匡王室唐郭汾陽自武舉異等補左尉長史積功勞至大官身係安危者二十餘載莫不懷仁義以事其君之明徵也詩兔置之卒章有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書康王之誥敘文武之烈則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詩書所載明勛在矣予尚何言以爲爾多材勛哉

鴻泥堂續集序

嗟夫應龍之蟠螭也而後其神爲全其神全則其天者盛而變化之道著矣君子之藏息也何以異是尸子不云乎凡水圓折者其下有璣莫非水也而爲圓爲曲見其折而知其中之所藏豈非寶彰於蓄哉吾鄉先輩之有薛浮休氏卓然以文章名家其爲學也好古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古而不觀博綜研究厚積龐儲日形於篇牘而靈囿之上赭莖素毳駢植羅生見者嗟爲物外之寶蒼蔚沈埋之氣似掘鳥篆瓦棺於荒墟破冢之中稀代罕有也舊刻有集凡若干卷蘇人都玄敬少卿選之序之至是公子憲副君甲蒐其散逸發其餘畱屬邑諸生沈氏翰卿爲之編次總得賦若干首詩若干首銘頌序記若干首分爲上下十卷爲續集俾予載言其端予少且闇嘗辱公降德忘年當江島華晨每拉予童子以遊興至有作予不能應一語袞今老矣盡得公之文而讀之珠璣滿前琳琅在戶炳然應龍之章駭視迴矚有不暇也唐之名人以詩顯者李長通劉方平袁皓沈光輩皆布衣載諸藝文志中曰碧池處士曰養素先主曰雲夢子光燄萬丈亦鴻泥堂意也約略數



子而進退之公實兼總條貫措注不竭其博也周其哀也原其覈也遷其麗也相如而王褒劉向爲之先後孰非神全而爲之也自其遵晦而後盛也不識知言之士以予言爲近也乎予自謂信矣黎川王氏續修家譜序

有宗族則有譜敘宗者統也統屬相聯之謂族聚非其族聚不與焉示一本也譜者普也又曰補也適追得姓之源與其祖之所自出年號諱字宗枝籍狀莫不具載而明列之示不亂也孔子曰繫之以姓而弗別其道不窮也戚單於下情竭恩疏於是乎救之綴之以合食而使相親所以收族也自吾一身歷世雖遠逆而上之千百其多孰非一人者之身其道親也傳稱保族其家非是之謂乎黎川之有王氏漢晉以來名儒鉅公世稱望閥譜修於宋元閒藏諸宗子者之家其後宗子銜訟之郡持其譜與俱不幸而燬於寓舍之火平和令君汝學爲八世孫始復修之譜其所可知斷自伯使府君始自伯使而下登賢科者四人皆以勳庸德善著王氏

世居新城以區中名新城者四曰黎川別之也平和君既亡太常少卿君材爲平和之子克續先志閔然有作上稽禮典旁考歐蘇二家宗法參以己意而仁之於是乎譜之法曲而中矣世有表譜有圖生平有傳有雜記其聚也尊有獻私有饋有享其死也有弔有免有贖賻其追遠也墓有祭有田族有祠家有祀大宗小宗領之而春秋以節子孫各以類聚繩繩繼繼於無窮自今九世觀之雖百世可知也嗟夫道先睦族義惟展親古之道也仁人孝子之心也縱斧葛藟籍名高蔭士君子傷之豈非以其根本之不庇攘竊之爲恥乎少卿君發跡詞林負時宏望其在朝廷也嘗爲記注之官其處家庭也思崇骨肉之化爲勸爲懲比疏於呢史有直筆譜有善事而能使其休烈多於前人善推及於天下則少卿君之素蓄也是故由其譜而讀之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也推其道而廣之教於家而成於其俗於其國又知王道之易易也予聞命乃樂爲之序



贈邑侯金中石禦寇序

嘉靖丙辰之夏四月倭夷狂勃大寇江陰先是江陰數被寇患四野一空獨孤城九里兀然江濱警至疾呼入城而保息者男女無慮萬人又皆枵腹以逃死其危蓋汲汲也當斯時也非有長駕遠馭之材沈機前定之見則何以撫艱難而應倉卒也民之命懸於天矣金侯在進士中才名稱冠自高安而調至也登堂視篆各精采聽斷有法晝夜治兵事修城隍治關柵謹團練利器器械之中又以火攻爲上計大召羣工百手並作於是火箭火筒堅鐵毒藥犁然機發稱神效矣江陰四門惟北門邊江城薄難守四月十五日賊果夜攻梯衝肆作矢礮交至侯著戎衣坐城上指揮百事誓死而前以故城不能破侯又以其餘力周巡三門惟恐賊閒乘之暑雨淋漓泥半沒脛侯徒行不憚也倉皇之際抱吏牘而請事闕軍饟而望給得門察而告奸聞路殍而思救紛至沓來酬答如素少暇則又徵驍勇議禽斬矣五月十五日侯乃大發師徒

東緝抱薪大出擊之賊方飯投箸而起撤刺坑壕不暇也前後中傷而死俘獲而獻者三百餘人遠近驚傳謂江南列郡之戰未有若江陰也江陰之戰未有若今日也城守旣完室家相慶謂完吾城者金侯也得更生者金侯父母也民之命實懸於侯矣予曰金侯之功非一邑事也在三吳也金陵其厚矣是何也江陰百里爾枕江通海當賊路之衝是蘇松外藩也常鎮右臂也豈有外藩徹右臂斷而上下能不寒心乎由是而窺金陵吾不敢言也保江淮者謂西北之可定此侯之功所以爲大而予謂非一邑事也昔殷浩北伐江道爲長史騎劫攻卽墨田單爲下士皆用火法以取勝卒能焚羌營而敵人所觸輒死侯能師其意不襲其跡而多出之以奇其慷慨也有咀鐵殺賊之志其寬大也有開襟納細之懷其縝密也有居重固圉之略其冲然而退讓也有不矜功不伐善之盛節是豈可借古人一二以爲喻乎予旣序之復爲之詩四章章凡八句詩曰



張水南集卷五  
維侯之謀爰有至計指揮兵戎控扼地利豈獨暨陽吳楚攸暨魏  
魏金陵根本是繫其一維侯之勇其武維競婪婪醜凶殺氣彌盛  
封豕長蛇踴躍不定我其殲之江海以靖其二維侯之忠不畏爾  
衝危臨三板志切九功乃徇於國不有其躬曷以報之尸祝其崇  
其三維侯之仁饗勞旅勤軍犒有漬食餓維均爾軍爾民吾有一  
心奠之安安竊比大鈞其四

張水南文集卷五

張水南文集卷六

記

梧溪書院記

邑大江之東黃山蜿蜒橫互數里曲折而北則雞頭灣在焉崖石  
多奇狀榛莽蒙茸彌世伏匿過者不問予表兄方君嘗督樵山中  
望見異之亟援蘿而上鑿巉巖蕪翳披靈發朗得勝概焉名曰  
二島四面樹桃以千數環山皆桃也合而名之曰小桃源云登二  
島望大江風濤檣鳥畢獻左右而孤山壁立江中如冠峨玉而君  
日遊詠其中出則登邱壠坐斷岸弔古蹟而悲歌客從遊者日益  
眾君又以茲山故名席帽元人梧溪王逢嘗讀書其處號席帽山  
人弦誦之蹤冠鳥之藏君日與好事者議祠之累歲不果乃嘉靖  
癸巳李大夫元陽來領縣事雅尚邱壑搜羅俊逸得君議建堂五  
楹簷牙暈飛突臨江湍背負崇岡松林迤邐而詰曲廊廡庭臺次  
第具舉高者庫陔者表差池而翼者廣袤徑直礪石離離乎蒼蒼



蔚如也二島加於舊矣予考逢處士也史不特見至正間番陽周伯琦敘梧溪集中稱逢以文學操行名世當時險難逢以一言定亡命降惡少幾萬人又瘞錫人鋒鏑之殘骨合而冢焉蓋有恩於茲土者不獨獨善其身云爾也是故表延陵之墓則雄節著矣望峴山之碑則客淚潛矣慕潁陽孤竹之標尚則餐饗闕矣方君之表梧溪李大夫之善取以風邑人其意不出諸此乎方君名謨別號草窗子讀書萬卷晚遊太學不願仕實有寵於茲山并筆之以刻諸巖石

梧山記

蜀故多山內江之山惟梧山爲勝山下有溪靚深映帶環巾數里溪流若玦焉其上雜植卉木煙雲相滋障若丹壁而桐梧之生爲盛李氏世居之歷數傳始得今太保先生因以爲號先生自少讀書其下兀坐點易旁取秦漢以來諸家之文而揚摧之若與茲山上下其議者於是梧山之名自諸生時而已顯號於人人矣余因

是思之地靈人傑雖以地勝而物理相須有必交發而互致者古今豪俊之生論者謂其世不數數也以爲閒氣所鍾必歸之於嶽降於列星及其人之出以名世聞望無窮而一山一石反託之以不朽梧山之內江自其融結與諸峰環秀不知其幾千萬年內江之人依山以居歷世代謝又不知其何限山以李名雄茲一邦又若千年因先生通顯於天下則山之顯晦固自有數而其輕重之勢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春陵嶽麓之所講授白鹿石鼓之所藏修匡廬天台之所賦詠雖其賢有大小風韻流聞學者至今仰之挹見山麓必斂容以敬如貌大賢而不敢狎是豈山川之故哉先生自第進士當妙選入讀中祕文章之所賁飾宜若無愧諸子而勳庸傳播尤非尋常政事所可及謂其不本於梧山之蓄積不可也充先生之志以足其所好必使天下學者盡材且良以若茲山之桐出爲世用委心輸赤若茲桐於彼朝陽之生者此先生之心而世或未之盡知也蜀人之仕於朝者有言先生懼盈滿嘗有去



志將斂其不盡施者還諸梧山余曰先生懼哉伊川不云乎德踰於祿則雖處隆盛而非滿先生位六卿秩宮保榮進人臣之極而天下士大夫之望猶有不盡釋然者於此可以觀祿與位矣予曩養疾家居辱枉書獎借竊愧不敢當及屬予文爲之記久未敢以執役曰余未面識猶慕山者未躋其顛自知不可也客有笑於傍者曰子之登山必待足耶有感其言遂書以復

重修合肥縣儒學記

合肥故有學在縣治之東北成化閒復茲改建規制稍備而未大稱中更賢令數人嘗議修拓而病於時絀或煩於聽斷未暇也嘉靖辛丑高陽董君執中以鄉進士來領縣事越明年壬寅慨茲學敝亟上其狀於提學御史楊公宜既報可學之制有先師孔子廟廟之傍爲兩廡前有戟門有櫺星門其次有明倫堂堂之左右爲兩齋弦誦之舍膳饗之館列置錯布視工緩急以漸修舉加於舊觀偉甚又於櫺星門內鑿泮池一架石爲梁周迴凡若干丈其下

渟泓澄瀏若造化者始判清濁士臨其上咸思澡德焉前此所未有也其爲費取諸帑羨佐以俸錢踰歲而告訖是爲癸卯秋八月教諭羅君文輔訓導張君恕葉君尚德命諸生某等詣予請爲記予惟先王之建國也教學爲先自天子四學以至黨庠遂序莫不有教春秋合樂鄉射養老與夫受成獻馘訊囚之政亦莫不一出於學所以育明德而觀達材也其至矣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汎掃胡元干戈甫定卽詔天下立郡縣學當夫首仗黃鉞一時合肥之產類多長材大略景附雲興自俞通海而下伐叛獲醜顯有戎功賜爵秉圭凡若干人列於名臣世世享祀今天子明聖華域脩晏詔議辟雍申學官大興畎畝之士於是四方向風日月以冀合肥近在王畿方千里之內德化所漸武人革面釋鑿脫劔雍雍俎豆儀刑矣武人且然而況士乎昔周盛時武王旣戡殷亂詩時邁之章有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夫以安百姓救國家保天命率由懿德之士則士之責不旣重乎



國家養士於學而得若人焉以揆文教以奮武衛則禮讓興行禍亂不作文武合一而全才出矣全才出而治道不其幸歟董君率作之意有以也於乎學宮之敝也有司知修之懿德之亡學之敝也而士不加修抱牘而嬉游於朋齒則謂何哉是故觀威儀定吉凶也稽墳典敘志業也孔子曰入於其國而其教可知也士可不因是以視厥身乎予聞董君治合肥尚賢敦齒去嚚卽愿縣之人變呻而謠若眊而瞭神采燦然類新學宮之爲予得備書焉以告合肥之人士俾知善政自教學始

隆慶衛儒學科貢題名記

隆慶古冀州域也我明之興爰置爲州衛因隸焉衛有學自天順癸未始列聖嗣統文教誕敷詩書絃誦之化漸被邊徼羽林期門子弟寢以經術顯名科貢先後凡得若干人刻石以志不泯則自今日始也予聞宋儒歐陽修嘗讀周禮至興學選賢輒掩卷而歎謂士生三代盛時居有教養出有爵勸一不加勉則有屏黜不齒

戮辱之羞以故士咸奮激而恥同庸眾人之歸其教使之然也我國家養士於學教之之法一準成周遺意而其選賢於眾則有科舉有歲貢以羅之雖其出身小大有差而名爲正途以顯列於搢紳則一也雖然士而務名恥也孔子大聖人猶以沒世不稱爲疾蓋有實之名君子不廢也士旣登名仕版則凡平居之志經史之見聞悉於官守於言責見之而其顯者大者又將繇是列之國史銘之鼎彝而係國重輕於天下後世名豈薄物細故已乎今茲石也氏名之下字繫銜分人不品藻而鄉評國議隱然寄之若有待而加賞罰焉者則士負斯名以出可不慎歟是故名一也修之則榮悴之則辱而直枉忠佞於是乎別雖以高爵大官莫之掩焉孝子慈孫莫之改焉於乎可以勸矣先是巡關監察御史趙君振夫屬予爲記予以史事未暇及也旣而兩河胡子督學於斯以予嘗與聞學政也申之益力兩河學行風教卓然名世子實媿負不能一助諸生籍兩河振不逮多矣予故竊幸而樂書之董碑事者爲



指揮僉事張奇云

重修祭酒公館記

予自遷官太學舍傍有宅一區蕪穢不治吏告予曰此祭酒館也棟撓壁壞不可居矣予造觀焉壁閒碑記前南京吏部尚書諡文安三山林公瀚所撰公在弘治庚戌嘗爲祭酒正己率物教行化浹有補朝廷太學至今風誦之堂乃公所別建非所居舍也公記未嘗及此嘉靖甲午公之子少司空庭楫嘗一葺之未幾而堂以不守易壞予因告司業王公同祖曰文安故跡聲望累朝教化所從以出可使棄弗治已乎於是召匠計庸審材闢武謀於司空以舉事斥修太學之餘錢若干緡俾佐之登基累趾撤故從新肇工於壬寅五月某甲子訖於秋七月某甲子凡爲旬若干重軒閣宇堅甃良材黝堊煥若加於舊觀數倍前爲門三楹繚以周垣堂之後爲亭一座霑四桶中虛而外敞賓客有位遊息有所今所增飭也予嘗聞之高明燕憩之具君子資焉皆足以發聰明而助內省

宋儒伯玉亦曰先王之教化欲人易入也創物備制郁乎聲名物采之盛先以聳觀其耳目然後清發其神明之府庶幾轉移不勞而有功由是觀之堂構之葺與否若於教化宜不甚急而政體所關意向所指予猶不敢以或後況其所當先勉者乎堂旣成羣公高客來歌來游閒舉酒落之予奉以自喜退而與諸生揖讓其中仰前人之遺矩風範若存而考德辨業求不墜乎聖人之道以思其所謂高明者則斯堂也亦有以警於予矣是役也大司空西蜀甘公爲霖實興起之董其事以底於成者營繕郎中周君如底也爰刻辭於石置諸右壁與林公碑記並傳云

深造亭記

太學別署在成賢街前之第二巷門南向路折而東復自南入有堂翼然高出羣屋堂之後有隙地若干丈予始闢之作亭其上直與堂對垣繚之周而徑折之紆縈幽深宏靚如處巖谷客非嘉召不得入謂之深造可也予因以名焉雖然予學孟子者也寓言以



名亭因亭而勵往子之志也予嘗觀諸天地萬物之理心性之本矣渾淪大化渺入無形其蹟至深也君子之爲學不難於造而難於深造深造云者漸涵浸漬心與理一之謂是有等級焉不可躐而至也今夫較詳略考同異謂之造矣其學也固窮佔俾綴詞章謂之造矣其學也離務頓悟期徑入謂之造矣其學也誣是三者舉謂之有造而皆不得於心不得於心雖造猶無造也造之時義其深矣哉孔子得於克己復禮而聖集大成堯舜得於惟精惟一而君道光臨萬世聖修之極也道之的也若乃離外而內惡淺而深棄功夫積累之勤而索乎高妙不可致力之地自謂爲有得吾恐將入於溟滓鴻濛之說矣其爲心性之害豈特失之淺爾云已哉予不敏淺中弱植未知趨嚮方誦孟子之言求實用之處爲學譬之作室悟意妙於斲輪得其門以入而後堂可升也升堂而後扉可闕亭可觀也亭之外而無象可名萬理森列又在夫人之自得也予復何言哉庸書之以爲深造亭記

### 重修常州府門記

禮諸侯臺門旅樹示等威也今之郡守秩正四品階中憲大夫視古諸侯封國受民降龍路車南面而聽治一也常州古稱延陵又曰毘陵曰晉陵自國朝定制屬縣五環千里以爲治冠綏服舍之差著在格令聽斷有堂出入有門句稽案牘有所屬司之請事羣吏之參謁入吾門望吾屏見吾軒墀之嚴峻有不肅然而戒者乎則門者納善閉邪觀禮在焉政事之係也歲月旣久風雨侵淫門先諸宇以壞棟撓梁腐簷瓦欲覆過者駑虺先是從政者累值歲凶心計之而勢或未能勢可矣又懼謀已之居避時諱而不果三晉文麓郭君某自監察御史來守是邦舉目有慨於中視郡事勞焉若絲置之而不言猶夫前也居數月歲稍和乃具言於巡撫都御史歐陽公某巡按御史王君某咸以爲可乃籍帑金二百兩有奇倉穀三十斛有奇屬之知事楊永寧受牒而賦事經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月告成門之敬者正危者安腐者易椽欒棗



稅既隆既密既丹既望而門之內爲庶爲架閣庫蟠迴結曲矚之  
簷簷然也郭君既喜與其僚唐君郝君裘君舉酒落之顧謂曰門  
既闕矣有楹既覺矣吾黨之中事之委會有未飭乎吏之奇表因  
緣詭故蔑棄王章之有未辨者乎閭里之閒怨讎煩興殷憂之有  
未泰乎諸僚莫不動色相戒官循其方業司其守便利除害拓郭  
糧萊職職而舉蔚乎其相扶如羣材聚而大構成也郭君之政也  
閒嘗問記於子子惟烏革暈飛君子攸躋見於詩民愛其上作爲  
宮室上棟下宇以壅蔽之見於班固之史夫修繕末事也肇其末  
而本者正焉庶政從而理焉民實愛之善事也其道光也春秋書  
士穀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考室而民庸以  
緝春秋邱明之志也其今日諸君之謂乎

周襄敏公誥敕碑陰記

古今辭令出於朝廷命官褒績有誥有敕其事異而體則同也股  
肱大臣受上簡知竭能展志以立功於國上必報禮之於其歿也

有誥有諭有太常之狀有幽堂之銘校德焯勤無不至也我明太  
子少保南京戶部尚書晉陵周公金卒天子興嗟若曰是惟予之  
貞臣其已焉哉爰稽故典命有司營兆域遣官諭祭者四錄其舊  
勞贈太子太保從一品賜諡易名曰襄敏申以誥命者一茂恩駢  
至哀榮有加其子中軍都督府都事仕礪石作亭碑於墓前又以  
公生前考績例得進階敕命者一誥命者四居官受事宣力四方  
蒙上敕諭者十有八竝以載諸珉刻恭顯皇恩龍章有赫雲漢昭  
回而先公之德厯履之槩亦班班然具見其間譬之繁星麗天光  
華旁燭亦自有不可掩者刻既成仕與其弟偉退而命某爲之記  
予惟卿大夫始終一節之謂賢朝廷純於用賢重於報禮之謂稱  
大過上六君子志在匡時雖滅其頂凶而不悔著臣節也康侯之  
蕃錫蔡桓之法諡魯僖公駟駟泮闕之詩皆周天子命其史臣克  
所作以聲其廟示不忘其臣盡君道也公魁然重厚中富經略稜  
稜有文武威風厯事兩朝居官三十有八載敘遷一十有五任克



有令終周氏諸子若孫伏讀綸綍之華遙追堂構載世之烈爾祖爾思來觀來式有不興起者乎豈惟周氏之子孫凡邦之人莫不有興也嗚呼君臣之際豈易言哉

新城縣城記

嘉靖乙卯倭夷螫害東南所至千百其羣噪謹爲狂歲復深入大寇遠近守土之吏驚聞震悼莫不築城思與民爲固新城爲杭之屬邑處山谷之中依山爲險未有城至是范君某始城之范君之令新城也潔己自愛當百姓流離十亡其四五君厚意綏來之漸收其遺亡保其幹止如故乃下令國中大修築城之政言狀於撫巡三臺藩臬伯郡守諸公咸聽之當是時公帑無羨餘而苛責私錢又所不可君乃檢民欺贖得匿稅之畝若干侵公之地若干旁措贖膏之金若干風動巨室願以貲助者若干總得若干萬緡毅然興事乃命土工金工石工執器待用斬幹畫封陶甃礮礎緣山而城山勢峰尖趾闊取土而培齊其上下補山之缺等峰之高塞

坎夷險直視無頗聯絡迤邐雉堞相輝巒巒然斧斧然赫乎顯觀矣經始於某年月日凡六越月而城成城高一丈六尺週遭凡若干里四向爲門門有樓樓有額東曰元始南曰亨通西北曰利遂曰貞成皆君所自署也取諸易而裁成之義見矣新城之父老先之以憲副方君廉申之以學諭曾君乾佐同其弟子馳書屬予爲記予惟說文曰城者盛也所以宅民也衛民之命莫先於城況當賊勢倉皇之日其政事之張弛孰有先且大於此者乎城矣而不得民之權則舉事之際不勞則費怨讟且生況事出不測可與言守乎是故民保於城城保於德斷可識也予又聞范君令邑中有三異事林中老柏枯死既久忽然柯葉復生有竹亦然鄰境猛虎噬人徧君境中無一虎跡舊土城下掘得一碑石一截上載有唐年號邑令之爲范後七百餘年而君姓適符其事奇祥異兆前史皆不廢書所以爲作政作德者勸予記城事之首末而并及之亦史之遺意也



重修蘇州府學記

三吳之地其爲郡學恢弘尊顯雄構傑然惟蘇爲最人材輩出爲成德爲達材赫然聲稱與學制衡抗而復過之亦惟蘇之人材爲最蓋地靈物望交相爲勝而其勝者尤以人也始學之興肇自宋范文正公迄今數百餘年旣載而嗣葺者中更若干人及是積歲不修旋復大壞識者戚之復以時誄舉羸禦寇事急未敢以議嘉靖丁巳會河南尚君維持以監察御史受上命來按吳中謁廟之旦周覽咨嗟顧謂溫守景葵曰是獨可後乎詩言執馘有告不在泮乎溫守矍然竭志請事公乃下條令分指使倩力鳩工備器執用斬幹截撩陶甃礮礎築墉繚垣各各而舉無窳墮焉其施功之序首先師孔子廟次庭廡次堂齋次經閣中奉以皇上敬一亭又其次肄舍次杏壇次雍頰而來秀之橋執射之圃道山南園廩食遊藝之所俎豆往哲之祠莫不光飭等照昭回學街之東西樹以坊表二大書其額曰某曰某前此未有也從中而望蜿蟺紆徐崑

施高太辟窳而入莫審其狀美富攸藏學於是乎大觀矣是役也經始於某年某月凡六閱月而功成費總若干緡出贖膏之金與一二巨家羨助民不知有勞官不知有費役之善也事旣竣溫君攜書告衮爲記予惟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風行者惟御史耳刑政之施雖足以督姦治暴而教化之力視諸刑政不啻倍蓰昔晉裴頡身任學事奏起講堂築門闕刊石寫經諸所不廢漢文翁治蜀有功繕立學堂圖畫古聖賢像及禮器百物自常情觀之莫不以爲修繕末事也殊不知賢者之作用旣修其本復資於末則其所謂末者豈薄物細故也哉立均陳表風之所動作人者事也求志復初思皇義路學道者事也一時盛舉羣公協心是爲巡撫都御史趙君忻提學御史周君如斗暨兵憲熊君桴也海氛旣廓文教聿興上倡之左右趨之總角佩觿來歌來遊濟濟先王之

道踰踰孔氏之庭其有得於觀也乎府僚而下受事而勤者例得勒名於碑左



重修延陵吳季子廟記

延陵故常州郡名漢更毘陵東晉更爲晉陵實吳季子封壤一也攷諸志典圖經季子墓在晉陵縣北又稱爲暨陽鄉暨陽古邑名今爲江陰縣崇寧閒知常州軍州事朱彥屬邑令趙士淝旁搜湮跡得古大冢於暨陽城西三十里是爲申港有季子廟在焉卽其墓也歷宋以來千有餘歲當政率化者閒嘗一修之歲久而廟復滋壞棟宇摧折黝堊之色漫漶苔生幾化爲蒼莽嘉靖乙卯冬官主事吳君衍謫判常州來攝縣事痛茲廟蕪甚有司之恥也獨先羣務而程督之堂寢庭廡犁然具飭謹冠舄之藏愆春秋之祀樵牧有禁登降有觀孔子十字之碑煥乎與昭回麗廟一大治矣予惟季子之道由其志與節而觀之賢者也何則父子世常法也兄弟及法之變也諸樊兄弟祝身蚤亡讓賢於季子當夷昧之歿季子及矣不忍徇父兄之志奸君臣之分乃守匹夫之節而退耕於野之爲安是則季子之不可尚也或謂闔閭之謀王僚之弑始於

讓國以生亂是又不然湯甲盤庚之間殷以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讓國爲然哉矢心立節定分明倫將以己亂而非生亂也尚論季子謂得伯夷之清有子臧之節得其倫矣公羊穀梁一則曰賢季子二則曰善使季子其有以知此哉松江推府吳君時來與吾判府籍異族同言念祖考曰篤不忘每以書示予謂季子之道不修有甚於廟之不治皇皇焉思其國人予於是受二君之嘉命紀廟工之訖事而知其廢其興者人也遇也道之所在清風凜然俗茲做勸民用以壹而上揚皇朝揖遜之化賢其賢而不窮則願與吾同志及其裔孫共勛焉

重修常州府儒學記

先王之教不可以家至而行之也偃風踐跡先其士類則民知化矣士不可以誦說而忘根本也弦歌洗酌升降揖孫之節大倫小記果行育德本末具備而後可以言學學之成也論政於斯取士於斯豈非治道之鴻基也哉常爲郡故有儒學在郡之右百武前



有河玄虬東注後有白龍溝蜿蜒旋繞從外而中望體勢尊嚴包藏獨厚其棟宇自孔廟庭廡而下有明倫堂有尊經閣有五賢祠有鄉賢祠齋廬肄館庫殿庖廡以次而列皆舊貫也今聖天子思皇政經誕敷文教爰著敬一心箴播告黉舍有司作亭而碑之儼立於明倫堂後之正中旁卜闔爽作啟聖公祠推孔子之志而獨享一面侑以四賢皆新制也新舊相仍楹棟駢富歲久不能以無壞前太守警庵應公嘗一葺之至是二十餘年前淙金公復大飭治之敬者以正表者以直腐者以易庠者以高污墁陶甃垣墉墜茨羣工莫不各謹於事丹青黜聖又從而宜之渠渠翼翼赫然偉觀加舊數等矣始於乙卯冬十一月以明年丙辰五月訖事賦工程材出自餘力上不言費下不言勞君子以爲是役也新夫子之宮而天下之屋可封也大抵金公爲人清心省事以教化爲急嘗慮物豐太盛耗以浮虛乃廉儉率下哀矜愼獄勸勵羣髦思達聖人之道而想見先王之遺風其心蓋皇皇如也最吏治者謂其發

食濬渠修堞謹埃鑄兵威敵收召逃亡其賢有數十事以此況之其功之小大近遠何如哉府學諸生包廷卿陳量陳九功王訓劉聞詩奉其師教授戈君中孚訓導呂君泮陳君經綸李君繼函書詣予請記予因私以謂之曰金公此舉凡以彰夫子之教也夫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萃百王致治之法著之遺經世之號明經者如以禹貢行水以春秋斷獄以詩三百五篇諫亦既緒見矣獨不思經之所載堯舜禹湯文武之成法法備而其淵微之難見審其淵微而舉堯舜禹湯文武之成法出而上佐明時適宣鴻化以答今日郡侯作人之至意不在二三子乎二三子曰唯唯吾將歸以告吾爲師爲弟子者斐然狂簡其有裁乎遂書之以爲記

紹修堂記

士大夫告老而歸其賢者多選泉石之勝以自託其窅然而深思曠然而遐矚心之所託出於其跡之外則又非夫人之所易窺也錫之山在吳中爲有名山之中故有碧山吟社在弘治閒敬修秦



翁與其十老人賜詠之地其後十老人既沒社廢而精舍亦從而  
亡地爲他人有矣至是敬修之孫從川君某始倡力議復之從而  
和者邑中王侍御右沙與其一二同志爲獨力社既復矣又從而  
爲之堂題曰紹修示不忘敬修之舊也事必有倡而後有和有和  
而後紹修之志相須以成德言之衣嗣服之纘見於詩書復汶陽  
之田還匡載之畝大於春秋之義是豈薄物細故已乎逸詩又有  
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易曰東南得朋在秦氏繩其祖武則爲  
孝子在石沙數君子仰高希驥思其前哲則爲良朋由二義而觀  
之其道備矣是堂也面俯巖巒青翠可拾石罅流泉淙淙夏玉濯  
纓流馨有軒有室環帶左右三吳之勝跡百年之墜事一旦復之  
良可嘉也是數君子者爲莫迂泉爲顧洞陽爲徐西巖爲華補庵  
爲錢心齋爲侯企竹爲張靜思爲浦后巖爲施武陵爲高杏江爲  
華鴻山爲王仲山爲尤西村爲馮補齋爲安膠峰皆請老而歸跡  
與十老人異也其在仕也爲翰林給舍爲京兆省郎僕丞爲憲司

縣尹學博佩魚懷印無低眉折腰之恥故其歸而與泉石盟也壺  
視天地飄飄凌雲其氣不可降予獨採諸君選幽藏跡志誠樂矣  
將樂止其身已乎將推其心之所欲使天下之爲老爲幼者莫不  
有樂而限於分之所不能亦有蹙然於懷乎居其樂以思其憂居  
其憂而不失其所以爲樂此賢者事也記成因以告之其立朝而  
奮事功者銀臺秦虹州而下總若干人可不書系之銘銘曰

俗有隆替視乎其表曷以表之士爲民望民不知德役役機妄淪  
胥以亡孰知其返維治之符其人則都俗厚風淳有德不孤維皇  
大明適登至理曷占其然視諸耆俊耆俊維何爲錫獻家主組辭  
榮碩抱孔嘉乃茲息駕惠麓攸躋眷茲惠麓有芝有醴旣寵其躬  
復豐其齒人豈不貴僅以爵名孰能超然永以令稱人或齒幸  
集一身胡得天緣施及朋友朋友維何其皇孔庶跋跋夔夔鴈行  
有序禾黍晚成狙貉旣肥以穀以馘匪珍匪奇爰有詠歌慰我渴  
饑孰不能遊恥弗能言奮筆縱橫隨意而宣轉顧謔誇莫知其年



樂是聖世豈謂考槃凡厥孫子曷其有延詩書是力耕稼是旋出處不貳無愧爾先豈獨錫人維茲之導其在四方視此忠告

丹徒縣學記

按志丹徒縣學舊在府城之西門地庫而制狹君子陋之嘉靖壬午提學御史蕭君鳴鳳議遷城之東是爲壽邱之麓南向天福諸山巒峰墮秀扶輿之淑氣隱然隆然磅礴其中審是方位乃大飭材具而作之旋以民饑中輟甲申巡按御史朱君實昌與巡撫都御史李君某協志始獲成功復自爲文以記其事至是又若干年學日就圯丁巳河南尚君維持往自省元發第踐御史之臺來按南服所至以興學爲事乃屬都守文奎大飭材具而新之旋以民和大起其施之於功也有修有創其爲創也前人之未備殿廡堂齋前後翼然左右如拱中奉皇上敬一之亭下暨官衙號舍爲門爲池爲文筆峰各各修舉所以錄舊績也啟聖有祠尊經有閣廩食有庖士射有圃廟門之外爲坊表者二東西峙向所以示新功

也有其舉之莫敢以廢其舉夫廢也莫敢不敕於令井井乎煥煥乎丕哉盛矣功旣告成儒學某官某謹奉都守之意遣兩生問記於予予惟學之敝而修也始惡其地之不善而遷焉旣遷矣惡其制之未若而思備焉旣備矣又惡其棖桷之不飭而輪奐焉經營之勞儲構之費更三撫巡之賢歷春秋幾四十載至尚君而始大備不其難乎君子之於學亦何以異於是也踰踰多事鼓篋來遊師焉友焉於是乎在所以求至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豈有他哉惟欲人同歸於善而已矣善吾有也人性之良物欲爲之蔽則私雜矣士覺其非忍聽菹泆之爲患不以滌之以自遷於善乎知遷善矣不能求充其本然之量徙宅易忘半途而廢道岸之不登義路禮門之不入視堂奧等於望洋其去聖益遠矣是尚得爲遷善也乎深造之方自得之境融融洩洩發越於性分之中而宣著於事功之表其爲高明爲廣大不有可言者乎潤故多賢嘗聞范文正公遊寓於茲遺風有在近世楊靳二公以文章勲業爲天子之



名輔諸士生也同地學也近其人由楊斬而上遡於文正又由文正而博考乎前賢以求達聖人之道譬之沿河以入於江而達於海之爲不難也豈以科目之多進取而謂才焉止是也予不敏未嘗知學敢因記學之事而妄以影子之辭求諸士之眞見而實證之不知予果可與言否也愧發於中則又默然矣是爲記

丹陽縣學記

我明之興徧天下遐圻裔域莫不有學其在江南密邇金陵以鎮江爲首郡丹陽郡之屬邑也廟學之建始於宋繼修於元歷本朝宣德閒凡三召傭徒工斲鐸之事迄今百十餘年矣孔子廟大壞學亦從之而敝嘉靖戊午監察御史羅山尚君維持來按茲土仰思皇祖開基當汎掃胡塵削平僭叛甫畢卽詔天下郡國立學頒條教示博士弟子員獎觀封殖如恐弗及聖人之經營規摹遠矣丹陽當畿路之衝輪蹄雜跡日夜交錯於道民之勞也特甚首善之化士被所先絃歌洋洋滿諸邑中視昔有倍人之從善也爲易

當民勞之日劇以師旅之難學事不修曠然未有問者其勢然也思經遠之圖皇皇以教化爲急所至橫經講道以身先士推其餘力大飭學宮此尚君之所有也丹陽至矣環廬而望突然中起者夫子降獻之所也法庭以正神位以棲廟之左右爲兩廡其後爲東西齋中有亭前有門有坊祠舍庾庫莫不撤舊更新釐然煥作功加於創顛顛巍巍有顯觀矣始事於孟秋告成於冬孟之十月學博三人以貳郡邵君苾別駕李君寶先後攝縣事函邵之書來問於袞俾記之予惟尚君爲此思皇多士期報國家也士懷尚君之恩忍不能捨假辭以彰之孰若反之於身修聖人之道以爲報乎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夫堯舜之道危微之旨盡之矣孔子之集大成始終條理盡之矣我皇上躬堯舜之資當君師之任親著敬一心箴大開心學頒示郡國呈躔雋軌左右而趨豈不欲得一二眞材於什伯之中舉唐虞之化以弘嘉靖之治已乎於乎菁菁藝圃羣殖並區苞隕豐悴一本萬殊是不求其故乎養之於窮



居達之於行義本然之性豈有異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易所謂  
遜而亨也予嘗修江陰縣志見廟學之成則歎曰有司之賢也崇  
其棟宇而天下之屋可封也近作丹徒學記則又歎曰學者之責  
大也修其在已豈不賢於修其在人者十倍也合是二說而歸之  
庶幾其少備乎刊石頌德其辭曰

皇帝大德統茲人極祀典克修師尊罔忒禮存釋菜曰惟國經喟  
喟鐘鼓孔氏之庭顧茲丹陽羽衛帝京棟宇不飭曷稱尊名爰有  
御史適揚皇度寤寐聖人昭格有素乃作孔廟乃新學宮奕奕比  
比密覲肅雍士遊其閒鼓篋多聞旋辟唯諾孝父忠君爲國儲材  
爲聖妥靈化惟其遠職豈不任邑人父老環堵擁視願表鴻功以  
贊吏治琬琰刻辭來告太史

楊舍城記

東夷猾夏三吳之地環州縣而城者以百計楊舍一隅在縣治東  
東際大海至狼山水勢漸分而爲江楊舍枕江之上界連姑熟諸

港洎洎會江爲險左襟谷瀆僅五里許其爲屏捍君子卒喜而大  
書之與郡邑之城相雄長焉其故何也固楊舍所以固江陰也由  
江陰而上毘陵之有孟瀆河河復城之賊來窘路倚角之勢成其  
所防者遠矣我太祖高皇帝嘗命信國公湯和往備倭寇詔諭倦  
倦惟以議立城堡相地宜爲事神謀睿算和用之迄有成功嘉靖  
丁巳監察御史羅山尚君維持來按南服痛我民生憔悴日甚割  
爪及膚救恤不暇乃於誅罪黜貪之餘巡行陵陸周覽曲衍之中  
得楊舍之爲要害決意城守適邑人薛憲副甲哀上其議公以爲  
是得邑人之情矣治之益力乃布條約乃召傭徒乃營原野引繩  
立表夷險塞窪各各以意運之受事者莫不如指城凡三里週遭  
五百二十丈有奇高丈有八尺趾闊丈若干尺下累堅礎上傳以  
磚崇墉巒巒列雉翬翬屹然巨鎮藏民萬戶賢於戰兵百倍矣城  
之費丈計帑金二十二兩出臺中之贖膏一不以煩於有司借民  
之力不過十之二三兵居其半而公復戒之以勿亟慎之以勿傷



此作城之善事也城之內有參府有把總司有巡檢司有軍營有廩庾四向爲門東曰某西曰某南曰某北曰某皆公所自署門爲水關者一引流東注此城之節目也工始於戊午某月告成於是年之某月薛憲副復爲文記之杜令君退而告於衮曰華也守土於茲得吾賢監察作予之勤而訖事吾子可無一言爲予爲百姓德之予謝不能既乃言曰夫有山川斯有險阻有險阻斯有政事是故王公設險以守國其來尚矣湯信國之受命聖祖尚監察之祇承皇上德意篤厚元元豈非貞於謀國乎始楊舍之未有城也鹽販出沒風濤之險兵仗自隨有迫之歛起而爲他盜村戶夜驚今卽無虞其利一也民既有城以居農得修其畎畝商得通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父子嘻嘻樂生興事保有室家無復曩時獸奔鳥駭無所逃匿皇皇之命寄於賊刃其利二也地遠於邑民鮮知法官署旣飭令君得以數至其地聽斷爲公暇則與參戎上下其議鞭撻戎虜之謀哀矜淑問之事皆於是乎出焉其利三也莫非

城之餘澤也有此三利法不當大書已乎是舉也巡撫都御史趙君忻首助役金千兩有奇兵將之事調發措置悉綜之兵憲熊君勉學首尾助襄之勞暨郡守邵君惟中數考其成因并記焉

金壇縣城記

城之作衛民也於古有訓傳稱清風至而城郭不修吏之闕也矧今令典之具載乎啟塞隨時之例春秋有文則權輕重視緩急非提封者之大紀乎金壇爲鎮之屬邑民安樂土兵革不聞懽然一家未有城守城金壇自趙侯始嘉靖甲寅倭夷煽亂毒害東南連數十州縣桴鼓不息生聚廩廩莫知爲命趙侯患之乃謀及庶人謀及郡守謀及撫巡觀察諸大吏僉以憂民急病惟茲城急遠近亟報可謂侯爲能事侯乃下令國中責丞掾召父老各各申諭之直厥心誓神不忤則有文告之儆視民賦力恐傷秋毫則有丈尺之差計畝蠲貲哀多益寡惟糧之視則有官民之別役要旣具土功肇興輦輦金穀之數某也隸之察姦督訛賞勤罰怠某也分稽



之裁截短長塗塞空郊有妨民舍則官以還其直錙金出入悉付  
主者官有考而無斂人不得隙言其私環城而爲門者六爲關者  
二關北曰會潮南曰會龍門曰景陽曰弘化曰興元曰望華曰拱  
辰曰揚武關之上有樓樓有額門亦如之皆名筆大書取義各有  
攸向合關與門其數八制有重扉截板窾其中可以從上擊下城  
轉角爲敵樓者七分營宿兵爲窩鋪者二十有八臺之顛架屋三  
重其高特出以備瞭望崇墉厚趾以甃以石漬灰貫注堅牢莫比  
計城高可二丈六尺周圍一千一百三十四丈四尺鍛斷鑊墜之  
工才力畚具之費凡爲金三萬四千六百有奇維侯惻怛之念旣  
孚於上下而精思悉算又足以經緯之故財不溢費工不淫媮子  
來之民不敢自有其筋力首尾役事自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纔  
若干月耳而觀堞峨峨赫然爲諸邑冠不旣難乎侯名圭字某浙  
之會稽人始釋褐來令於斯興革利害惟民所欲顧嗟屏扞使百  
年未興之蹟一旦成於指顧易若揮鞭邦人德之圖以報其賜乃

因太史曹君俾予書勞於石予謂先事而有備保民而無患侯之  
功良足多者至於內營久遠思古賢人興行善俗渺然出於尋常  
之外以思皇朝廷之美化以求無負於師帥父母之令名則牖民  
之性與囿民之身其賢宜信於城矣予不敏併著之以待今之良  
史氏其有采乎

### 三關淺水關記

江陰四門南北東三門皆設水關潮汐患至未有閘也北倚大江  
直受江水之激射朝浮暮涸比及冬寒城中無勺水自潤况舟楫  
平南與北直對而東居左水勢易洩其患固然嘉靖丙午連遭旱  
威人情洶洶城內外居人願出私錢自效邑大尹麟陽趙君聽民  
之請復令公舉耆民三人領之畫旣定趙君入覲推府剡溪裘君  
來署縣事乃以趙君成畫民庶輿情函辭告所隸行臺尋報曰可  
裘君乃布令國中指揮各役關北關東則陳鶴徐治主之關以南  
屬之黃鑾鑾願獨力是究總其事者水利丞王南山也始工於是



冬之十二月越明年丁未三月以次卽敘其爲制也累石爲防中橫以檻去河底高二尺有餘潮至則舟從以入退則積水平盈於檻云云渠渠蔚有嘉利維北築高三倍以禦湍急東稍次之令江水從外濠池邇而東又南轉以入於關之河此其大較也趙君旣礪石道傍俾予書之日月予惟邑有六事水利爲急古之人蓋有能障大澤明用錫享受封國者西門遺利漳水在旁豹不知引而史起譏之謂其不知是不智也知而不爲是不仁也仁智未盡政何有也以今視昔利害較然而三閘之興順地勢高下之宜節潮汐往來之候風氣以固福祚攸隆其功不可諉也爰刻而存之以永憲於來者

魁筆峰堂記

興國寺塔旣修之明年塔之後有隙地若干武殘穢不治縣大夫高君來相宅度其形勝位當儒學櫺星門正中法當築臺而屋之以與塔對助學者高明之志發其光華焉錫山王駕部氏聞而賢

之爰制魁筆峰三大字丹質金書明星有燦錦函而致之俾額於堂予縣人也先諸彥廁名仕版歸老矣媿無以爲鄉里之導乃出臺司禮饋之金盡以佐工之費而中有不足則又私告於所親旁祈曲請庇力程事而堂始成其爲臺贅石凡八層十級而上高可一仞臺之上設爲重階作屋三楹翼以兩廈鈎連螺椽各有情狀臺之四周繚以石欄刻飭光旒其下殖庭穹牖有雲龍畫壁登臺而望則山之蒼顏秀色溪之湫流迴瀨蚓結蟲鏤熊奔虎踞隱見於村霏林靄之際變化氤氳人有不能窺其際者斯堂得而有也其曰魁筆取象於星其峰銳甚以塔而言也隸彩搖空昭回等曜言有麗也始塔之壞頂高十丈盡委於地邦人難之謂莫舉也予不自量率意爲乎其難幸以成事旣成矣復爲臺爲堂邦人莫不謂予爲迂予又因迂以成事卒爲邦人之大賞旣以自喜復以自恨予學乎聖人之道者也學聖人之道其事甚近而易顧舍其易而不能趨乎心之所至白首無成此予之大悔也雖然已不能是



而不以告人薄乎人者也塔佛宮事也姑卽學佛者言之芻蕘之作兩塔寺名流中國惠可之宴坐香山得道受果其師視其頂其骨如五峰秀出莫不自其澄心苦行而得之也諸彥後予而輩出負聰明魁壘之材操數寸之管撫五車之言以大發天地之蘊山川之華傑然而出魁然而名謂眞聖人之徒其在峰耶其在我耶肇工於嘉靖壬戌正月某日告成於是年四月某日  
重修先世大墓記

出朝陽關距秦涇橋迤邐而東爲白沙原我張氏大墓在焉前臨鳳凰後奠君阜重岡複岫延聯拱翼妥爲平邱局勢稱勝葬之穴始祖宋都督公諱英居左昭元浙東廉訪使諱縉石穆學潛先生諱遜凡三世昭之次稍後用道處士諱恕廉訪之仲子自始祖墓而北是爲思道處士諱懋之墓左右相對而穴皆兄弟行凡十冢左則依仁處士諱昇介軒處士諱輔蘭谷處士諱■袞之祖守愚處士諱僕孟玉諱崑孟容諱伸皆處士字存而號亡右則樸庵處

士諱鼎梅庭處士諱輅守默處士諱倫守端處士諱偉下五步旁折而北某前母湯孺人自孟容而上以及始祖凡七■代時邈冢土纍纍子孫幾不能辨識先考左諭德末軒府君嘗患之謀立石冢前未果而卒及某竊祿詞林荏苒二十餘載品秩差進日夜伏冀恩綸光贈祖考一新封植某適罷歸度今不可復緩乃命工鐫石爲圖各疏其世於下附以顯妣姓氏昭穆之有位次官爵隱處之有徽稱封壤之數未盡如式而各存其意繚其垣墉表以高閼皆先考之志也去墓若干步作堂三楹薦春秋之祀洽宗親之燕推先考之意而爲之也宋韓魏公琦嘗修其五代祖墓末復記之曰家謀之不謹祖先塋域之不治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得乎後世子孫不能勤而知此與夫世之絕也何異嗟乎韓公名臣也孝子也予雖有言豈能出於韓公之萬一哉於是乎直書其辭以爲來世告庶幾吾族人其有思而痛乎  
先祖四世祠堂記



今之祠堂古家廟之遺意也先王之禮自天子達於官師皆有廟自秦人棄禮而漢代公卿多立祠堂於墓所未有建於家者唐宋嗣興人主憫然臣下貴位卿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詔許文武官依舊式立廟於是有司奉詔討求稍稍議復而當時惟文潞公彥博奏立家廟於洛爲百年曠事談禮者避之其不能者固已多矣況又有限於分而不得請者哉洪惟我朝列聖相承篤興孝理品官家廟一倣朱子祠堂之制祀以四世視唐六品而下祭祖禰唐東宮少保而上三廟則已過矣茂仁渥澤流布寰宇何其際也予家自宋都督府君諱英爲始祖世遠廟亡從父訥齋學正公慨焉嘗倡族人議創於欽賢坊之西巷又若干年矣維茲祠堂之設行於一家奉以四世而同支至親以時享獻孝子慈孫之心莫嚴於是歲丁酉予丁太宜人喪以歸伏蒙皇上念臣講讀微勞特賜葬祭墓工旣訖爰治祠事乃卽宅中爲屋三間以中近北一架列爲四龕藏以韜櫃高祖依仁府君爲第一龕高祖妣孺人周氏配

曾祖介軒府君爲第二龕曾祖妣孺人林氏配顯祖守愚府君爲第三龕顯祖妣孺人黃氏配顯考贈奉直大夫左諭德末軒府君爲第四龕前顯妣孺人湯氏顯妣封太宜人胡氏配位次西上一遵朱子之禮而不敢變蓋慎之也出主而祭位高於中曾東祖西而考東又次之順生者之序存昭穆之倫得於吾心而安蓋陽明王公義起之也予不能違也祭之日爲元旦寒食秋分冬夏至忌辰獻新亦舉焉堂之東西壁爲木廚者二東以藏畫像譜牒西以藏祭器其前繚以周垣而旁穿短楹以便朝夕瞻拜之路門階寢廡多所未備地狹故也先諭德府君在世嘗輯家譜以示族人又於舊宅廳東特營一室以奉四世有志拓焉未就而卒予心謹識之不敢忘而今亦不能盡如先志多矣詩曰聿懷爾祖吾子孫其念諸



張水南文集卷六

張水南文集卷七

書簡

與趙明府辭鄉飲

鄉有讀法所以尊齒尚賢明有敬也衮頃蒙恩致仕迺朝廷諱言臣過之盛德其實言官之言公言也以若人而飲此酒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永懷慙疚其何以觀法邦人乎衮惟深懼不敢辱侯之嘉命謹再拜使者辭焉伏惟君侯明聽之

再與趙明府

先王遺風導民之路維茲讀法之典顧衮何人敢辱教命昨嘗慙懇辭謝而我侯過聽玉趾親臨衮益懼而不敢當也夫執爵而酌禮行其閒爵及匪人民視以忒將不為執事者謹禮思化之厚累乎妨命之罪小從命而害禮之罪為甚大使僕以聽從為敬忘其大者以事我侯侯將何所取於衮也獲罪於禮是即獲罪於侯也戴天履地一言有飾鬼神其臨之伏惟臺慈曲宥不恭幸甚衮恐

懼再拜奉狀

與錢鶴洲

適見鴻臚舍弟立自參謁而歸竊聞一夫之言有以惑萬全之計  
邑人稍知事者相顧愕眙不勝憤悶夫城之爲言盛也所以盛乎  
其民也民有城而後有室廬有室廬而後有父子兄弟骨肉相保  
聚使無城而寇至突然殘害骨肉且不保矣況室廬諸物乎民之  
治其室廬謂爲己事城實民之至急也獨非民之事乎通城垣而  
論往者官家已治其九獨缺東面一隅其爲丈百五十其爲料價  
千五百兩有奇毫髮不以責其民而欲盡出之於官執事將何以  
取羨於公帑乎以百姓十人計之效義而踴躍入九有一二不然  
者是敝民也未害其爲義舉也況執事未嘗下令設刑而驅之民  
有赴告者但答曰願者聽僕猶以爲執事愛之太過也昔范文正  
公守延州首築清澗城以禦寇其屬之未有城者傳檄並興李牧  
之爲趙將守邊寨峻壁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其爲

循吏爲良將不過如此執事聰明特達已能兼用其術而又簡戎  
器飭瞭望設重關以嚴譏察其備至矣始執事自太倉助討而還  
卽日罷鄉民之守戒居者之不妄動城內外安堵如故使無執事  
持重在上則平居椎剽之姦將竊發而先已亂矣豈待寇至哉古  
人之治能大過人者皆其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安暇久遠之政  
以故天下不測而民大服也聽言納諫審其是非毅然而不惑不  
牽於庸眾人之常算然後勳節立而其治大光也某鄙人也識闇  
材下何足以知特見明公之舉措邑父老之愛戴爲之申禱一言  
以受大來之福伏惟執事者鑒之

與撫按請兵書

伏惟明公受命南巡爲國討賊三吳億萬生靈盡在公之掌握遐  
邇竦聞莫不謂今之風牧方召有石厓公觀所公佐二公以赤子  
行事者兵備任大參也僕以江陰危急之際存亡係於呼吸請竟  
言於左右而無誅可乎江陰去江三里邊邑也自一方觀之彈丸



之地也自大勢觀之其為襟喉其為門戶載於地圖炳於哲鑒豈  
俟指數也去年五月倭賊犯我江陰殺傷二千餘人焚燒房屋及  
千餘所村鎮有名大家發其蓋藏幾半是時幸有存者謂害不及  
已苟以偷安今歲四月二十一日賊由東路經顧山經華墅經竹  
塘直擣青陽之大鎮滿載揚帆而去近五月三十日突至本縣東  
門攻圍暴甚焚其關廂五日不解率其兇醜二千餘人屯結蔡涇  
關南去城十里四通入達之衢每目分枝四出大肆劫掠山坳水  
澗無所不到小民瓶罍之儲茅茨之蓋鮮一存者處處煙生夜光  
盡赤皆為賊火其為殺戮幾萬人內殺生員三人婦女被淫污溺  
水死者不可勝紀兇虐如此乃至殺我父母官懸犬尹之頭於九  
里之橋膏身草野越明日始得收其殊分者聯合以為殮百姓號  
泣讐恨莫不呼天仆地於平生民大禍至此極矣竊料江陰三百  
七十里既里里皆空存一孤城僅七里耳周禮所謂野荒人散正  
在今日譬之人身手足俱斷而存一胸臆謂之獨存可乎城外之

民既入保而息齒聚屯積疫氣易生口食且不暇論賊疑城中有  
人有貨他日不煩野掠猝然直至城下合力攻圍人不暇謀兵或  
懈守所幸獨存者又不保矣有司之政所以因循至今日者有漸  
也司牧黔首務潔高名以明節惠一切防禦之計謂為擾民毫髮  
不肯輕動賊至而百無一備備亡而民死者眾也團結鄉兵僅有  
名號團長保長聞風先遁莫知其蹤持鏢帶劍之士坐食縣官未  
見其露刃迎敵比得倭首幾二十顆乃犁鋤之民挺身與死而勝  
不出於兵也其為兵者戮一二人以為功取其首而還旁人私驗  
之乃鄉人也其姓名可知也凡戡禍弭亂莫貴乎兵保邦定民莫  
先乎立計使在平時循團結之民而深討其實家自為兵人自為  
戰率之以長明之以官法無處不然賊豈能越防而至坦然如歸  
其室廬如自取其食貨傲然肆志而無疑也曲溪狹徑皆其縱橫  
熟路矣近日藤皮橋居民李鼃以一富人之力倡率農丁拒賊賊  
三至而不能攻其家推之於縣於郡亦可知也本邑斜橋包巷沿



江等處耆民素稱勇鷲謂其能習水戰今皆用之於江患在於陸而役之於江非緩急之道也使陸有所攻而水有所拒則誠得矣陸既無策以乘之惟拱手待賊出江謂爲畢事是防江者送賊而不知防爲何故也賊久不去劫殺三十餘日闔城皇皇如在焦釜急則請兵乃邦人愛死之情而審勢裁賊實明公持危之大計又有小民在野逃避無路見賊白刃脅之挑包數十成羣久之不知爲賊如庶人之受役官府子弟之受役父兄是則隱憂者某也跡賤名微伏匿江埂蟻蛭細鳴何足以動台聽而燕雀處危竊料差靈於物伏冀明公察焉上答聖眷下慰蒼生某不勝激切禱祈之至

與某相

衮念疇昔伏蒙相公誤愛大雅真懷豈不馳系獨台垣迴絕雖欲一致起居於闈人而多有未便勢則然也比歲倭夷犯順自浙江海口突入蘇松等界延蔓常州大肆劫掠殺人橫野慘毒不可勝

言江陰北枕大江東連巨海去城僅可二里今歲三犯江陰直造城下四野抄掠一空至殺縣官殺村民男婦幾數千人燒毀房屋幾及萬餘所生民大禍未有如斯之甚也城小而易窺力單而難守衮身寄危城中其不死者幸矣野人不揣冒昧封事告我聖君賢相誠切身之災非敢越職而言也伏惟台慈曲加軫念蒼生幸甚

與徐存齋

衮念疇昔蒙公誤愛自謂門闈舊物歲序屢更豈不興懷大雅但天路迢迢衰屨微跡遠寄江海之涯雖欲通一寒溫於記室有不易得某之心則甚倦倦也比歲倭寇狂勃毒害江南賊刃所至血流千里今歲三犯江陰較昨尤酷四野焚劫一空直至城下毒機狂發幾爲所破某有殘軀其不爲肉爲血者幸矣三吳大難連三四歲而不解天不悔禍意者人謀之不臧也戰守二事羣工豈不受命於朝的有成算顧在地方則多執見互持矣責在城守賊至



而不知驅但守孤城幸賊一出境視爲他人之事更不置念其當事議戰者但言兵少賊聚則畏其勢大而不敢圖及兵大集而賊又四出是賊能持我之短長而我不能制也守旣未善戰又不能則將何所底止乎激切危衷冒昧封事伏惟相公曲念之幸甚

與潘樸溪

某與公別愬愬亦不復記日月矣伏念霄漢勳名公能迥然而立節不喜與物低回可南可北隨其所至而吾道生光幸甚幸甚僕老矣伏匿江垸不勝枯槁唐生之相季主之下久矣息心獨公愛我忘其多醜遣金炤而往占之若謂腐菌委落儻蒙太和之氣萬一薰蒸獨出而爲芝者有之也某非其人也非其年也慚負知己報謝難宣伏冀台慈亮之

與楊五川

昨得公所寄顧生之傳文之變化踵事增華攄蘊揚采汜乎洋洋光乎皜皜兼總作者而時出之非公不能有也燕韓篇什盡在是

矣顧生天死人謂其算獨高非此文之流傳耶捧誦至此不覺斂衽屈膝矣琴川非遠會晤爲難旣想旣恨其在兄耶其在僕耶僕雖令辭不能文也僕有紙二幅敢告記室請書三四大字揭之堂楣明珠偉寶當世所珍宜無靳於故人也僕自謂爲知音也翹望

與唐荆川

恭諗執事受上簡知戮力王事鯨波虎將所至以身先之而建殊勳儒者經綸之學至是以顯而召置左右當在朝夕固天下士大夫之延首而跂足者也久欲作書一道鄙懷而郵筒未得偶上林徐典署北上因以附之又不敢以幣從稔知門下之志也典署爲名家之子少多讀書於僕爲有連過維揚伏謁長者禮也此時行路頗難妄希臺命道之一二程不知可否

與楊虞坡

僕不揣僭序明公奏對天子之文章技薄名微輒負厚愧乃承下

采賤以手書侑之函幣何當何當僕聞東坡作漁樵閒話謂二老人邱壑姿耳語及朝政故事其跡不然既而解之曰跡野人也而其心不敢暫忘聖人之道也僕伏聞靜隩與漁樵同而論及當世經綸之業大臣之事其義竊取之謹勒短緘庸表積敬伏惟台慈亮焉

與吳悟齋

袞伏念聖天子躬攬賢英思置諫官以恢弘治化乃執事首被召以當天下第一流之選則執事之行也關係豈小也哉古人之言僕不敢掇拾以爲獻惟執事剛中粹愨言論礫砢僕固知其所養非常人也有裨於聖明必矣謂是而不可當天下第一流之望乎不知慶曆聖德頌今日東觀史臣誰爲之執筆僕辱執事交誠出肝鬲而今行且有日繾綣之懷豈不大倍恆情也茲具薄儀專人走賀殊不盡所欲言

與周觀所

去歲倭寇犯我江陰焚戮之慘孤城危急之狀僕已哀號之矣是時明公親提兵至賊退而急繕其三門之月城城不單爲可守公之恩也即今四月十二三日賊自黃田闢大擁眾而至攻燒北門獨急十五日夜金知縣在城上當矢礮交至轟聲若雷一時糾集眾務指揮不暇脣吻焦渴竭力死守僕亦陪至四更而退走動少不如法幾中鉛錫銃而死矣滿城男女持撞抱頭仰天痛哭莫知死所塚口人夫倉皇失據不至駭潰有曹主簿持刃在也北門財貨生息之地蕩然一空皆爲焦土賊又以其餘力夾攻四門門外坊廂夜夜火光燭天十無一存人民殺死城下者無算獨有孤城兀然危甚朝不謀夕譬人之一身手足俱斷而腹心可獨完乎腹心將內潰死無日矣野外居民入城保息者幾萬人圍已十日糧路既絕枵腹待斃一城之小危若焦釜數十萬人之命倏若朝露非公大發兵至急爲救援是無江陰矣無江陰則蘇松之門戶壞矣蘇松之門戶既壞常鎮一路聲連畿輔可不危哉督撫諸公既



去獨有公一人縱督撫諸公皆在而人心屬望又獨公一人况受朝廷懋簡以東南之安危注意公乎今日之兵事內酬外應東支西顧竭心宵晝豈不知明公之勞與調發之難也疾痛則呼父母水火則望拯援况死亡在頃刻乎賊勢日盛賊謀日深廣爲飛梯長鉤鋼錐利斧大肆攻鑿疲民寡力萬不能支狂呼疾懇非公之望而誰望哉僕知公救民之志愛國之忠又豈待僕等嗷嗷而後然也危衷迫切實味條理伏惟台慈矜憐哀不勝祈懇之至

與文衡山

邊江敝邑數被寇患今歲江陰之亡直天幸爾村墟莽蒼道路爲梗遙望仞牆奚啻萬里跡則云然而此心如日同几席也公所諒也僕檢舊稿得三陽開泰圖贊一首淺薄可媿獨以節序之詞里閭所尚妄意乞公名筆一通刊之於石使人知所重者在名筆在陽德而不在區區也公以爲何如

與郡邑大夫辭建書院書

昨縣學諸生暨鄉城一二百姓私議建宇以居學者俾某主之致煩鈞臺之聽其諸生論學真心與否某不能知原其初意不過因某往日佐議官家築城捍患謂有毛髮細效假是以相酬然皆上司與有司事也某聞之不勝驚惕不勝惶恐隨瀝肝膽上書左右不蒙慨然報罷切聞商書有曰有其善喪厥善禮曰君子不自大其事夫有善而有之猶或以喪況無之而詐以爲善乎有其事君子居之猶不敢自大況無之而挾以爲有乃侈而張之乎今日明公在上立訓齊俗明公事也將欲救時必先訓俗其訓維何抑驕息淫而已驕不抑則淫不止淫不止則人心蕩然微名攘利甘爲小人之歸紛紛詐善者出矣此某之所深懼也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見於言貌且然其大者要者可知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明公愛我將教之以孔孟之道乎將舍孔孟之外而別求一種以私寵其身乎韓昌黎謂感恩則有之謂之知己則未也連日此心局促如芒刺在背

如桎梏在身不能頃刻自安伏乞臺下斷止其事則人知廉恥每  
事退讓民行以興風俗幸甚某晚節幸甚

復巡按饒御史

昨辱驄車枉顧某也獲奉緒言兼得按行郡國之政一路風軌以  
清仰知大賢之蘊攬轡之才開誠示吏不在高設廉隅其道貞矣  
澄江公寓三詩已窺風雅大旨既又讀乙未同年齒錄後序文有  
關鍵情義皎然未復以遄臺之對龍門心跡之說數語結之三峽  
之濤一束而止使在他人則衍同之義爲複出矣豈能轉視聽於  
言語之外哉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有如此者某少齡龕知植志比  
復零落志與年徂忽忽從風雨而老矣安能入暗堂奧乎惶悚惶  
悚

答孫蒙泉

北戶瑾扉兀然獨坐心有所憂知非已事翻以自咤豈不以賢人  
閉草木蕃天地之氣亦各當其時耶易之需雲上於天君子以飲  
食宴樂夫雲上於天而未成雨其或雨矣未及滂沱以澤下上飄  
風散之當是時君子曷以哉卷其道而歸以需之爾曰需者言有  
待也身雖不用而雨天下之心未忘也其道在也爲此飲食宴樂  
豈口體之恣養山澤之安放哉涵養義理欣欣自得卽是此意古  
之聖人在下未大得位直以敬德修業爲事學聚問辯敬德也寬  
居仁行修業也寬之一字極有意味故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僕  
之所以贊於公者如此而公之所以自信者諒亦以此他尚何言  
哉歲維挾洽春滿姚江之上扁舟興至當尋會稽之新築而問焉  
中心悽悽萬不盡一惟台慈鑒之遽使遠至示我長箋侑以朱燭  
皆去闇而之光明之道也惟鄙人謹識之

與撫按辭建書院書

僕素虛庸闇不知事惟守先民一二之言謂當書紳謹以銘座右先  
民有言喜名者必多怨惟滅跡於人順天地之自然爲理勝而無  
喜名名興則道不行矣道行則人無位矣此君子之所以惡居民



而願處其卑也易曰卑而不可踰其旨深矣昨者縣學諸生私議建廬一區名曰書院使僕主之上聞於諸公其始也僕初不聞其既也稍稍聞之捫心省咎不勝錯愕不勝惶怖蓋自宋朱考亭主教白鹿而嵩陽嶽麓睢陽之徧有書院其人皆大儒不可尚矣後世元公大老勳績問望顯名當時者得而爲之其名賢耆德各以其學自鳴謂爲理學正宗四方慕而尚之冠舄所向莫不有建若王陽明湛甘泉是已其他私建一字而聚徒爲之講說者勿論也僕去前輩諸公不知千里萬里乃竊取而冒爲之幸人之譽已陽託爲非己之出而陰享其名是宣驕也古語云人之爲道量腹而食容身而居各取裁於分量耳苟不自量而惟物情之徇則遂至於亡己也人見其不足而處有餘之名則人情囂然翁翁訛訛口臆而心誅者有矣瑕摘而覺觀之者有矣其誰與之哉是賈怨也僕修行則屋漏多愧支離鎖尾猶未免爲鄉人也問學則補緝舊文苟爲應酬豈有經緯民物之一言糞土瓦礫可棄也位卑跡薄

久匿江垞譬之鰕鮓之依潢潦鷓鴣雀之棲藩籬躍之騰之使遊江海之廣霄漢之高豈其材乎今日明公在上好爲隱惡豈不私憐公義所在天鑒在茲驚翰者鳳鳴羊質者虎皮嗟誰聽之伏望台慈愛人以德斷然罷之批行呈詞但獎借諸生一二以興其好學之心而寬其不知某爲匪人之罪則於造人爲得於僕亦掩瑕而若曜矣此言誠發於心齋宿而後執筆若毫髮有欺於明公欺於朋友欺於鄉黨鬼神其殛之某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 答范中方

二十日蓬窗夜燭得接閣下元宵前一夕之書乃知野叟之行亦有霄漢故人爲之意者其爲驚喜豈獨登然空谷柳宗元所謂榮若天墜者有矣昨趙延陵會於北新關上已作通行帖子報勤左右而傾企文學之私則未之及也桃李滿門鸞皇駢集其爲自得

### 與翁見海

僕居荒江之野荆棘塞門自謂老不任事頽然一無所慕獨海內名賢抗顏立節有如公者見之而生慕慕之而願爲之執鞭真情所發非有飾也昨登公之堂見公垣屋不治出入佩服蕭然如古儒生此種意味豈易易言也僕有以窺其大矣龍山設宴雖虛辱盛意而所領更多嘉餽復至抑又過情也并此以謝不宣  
與周衛陽

昨因論及鄙事伏蒙褒答華箋僕三誦之三歎息焉謂有才如執事論事切理而文足以發之其旨淵然以深其詞旁溢而不竭煒燁燁皓皓盱盱如五色之相宣九河之流轉而龍文鳥瀾變化其中精驚而神馳有莫知其所以爲靈也阮籍見張華之文輒驚曰此王佐之才也謂文章不足以知人可乎執事明刑弼教作憲一方以教民祇德其待斯民至厚也某又念執事之下交於僕也亦斯民也貴愛人以德輔義以正隆之以外物以私寵其名而捨其所至愛者以爲愛其爲愛也淺矣非所望於有道也敢因謝教

之牘復一布腹心焉

與楊升庵

某託跡江湄伐木設罝聊以自老而先集維霰私心獨驚祇自傷耳追惟館中多彥星躔雋軌豈不稱豪而得志於時身顯權高炎炎赫赫僅見一二中間遭讒抱痛而死者亦復不幸抑可悲也四十年來東西南北散在四方落落漸同星曙生不慶死不弔者有矣公爲榜首胸中傑然自大海內颯望公入輔大政者頻年天閑高駟伏櫪至今如何如何下公數倍者復何言也楊少尹來佐江陰每會輒問起居云公有以自樂而無甚累於其外接武有人文采輝映又甚喜甚慰也奉別太久歷寒歷暑不知若干此心徒在尺素不通豈可獨歸罪郵筒之不便耶萬千欲言得便又不能盡只如汎交亦文飾爾增恨增恨伏惟兄慈曲亮之

答劉掌教

昨偶遇於途一望顏色爲喜薄暮出遊飲於族弟之舍晨起忽見



瓊瑤在我蓬戶熊熊魄魄轉盼生輝其儀四章詞葩訓古非大手  
莫之能措一字漢宮春詞猗靡芬芳揚揚纒纒流響激越如坐采  
石調朱絲而落驚鴻引遊鱗也嗟乎先民有言郢人逝矣誰與盡  
言

張水南文集卷七

張水南文集卷八  
墓志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養齋徐公墓志銘

嘉靖乙巳冬十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養齋徐公乞骸骨歸  
於毘陵居四載薦者凡四五上天子思公將倚用之而公疾作又  
一年而公亡是爲庚戌春正二十六日明年辛亥其嗣子天衢銜  
哀赴闕上命有司治祭葬如例敕贈公官太子少保以其年冬十  
一月某日葬公於九里之新阡享年七十有一維茲墓中之石某  
何能爲役獨知公爲深謹按公門人吳司諫希孟狀序曰公諱問  
字用中甫弱冠中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廣平府推官秩滿召爲刑  
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丁父憂服闋改除兵部車駕司郎中尋遷  
登州府知府以才劇調臨江二州之地瀕江海林莽菁深椎埋剽  
盜馮以爲淵藪公以方略招撫禽獲亡虜數千人增築臨江壞隄  
七十二處水行陸棲坦然如在郭郭長蘆鹽運司使缺財利之區

名易汙染人情多不樂爲公自母憂再起受命獨欣然曰吾將以  
薄躬清是官也繇是使之名始重居數月轉廣西右參政調福建  
再轉廣西右布政轉左廣東公旣馴致大僚能以身任一方利害  
西鄙險阨苗犛嗜殺妄邀功賞患結不細公竭意按論之其骸乃  
息蠟珠真香號產於嶺南中使絡繹而至采獲不中巡按御史憂  
之將以責諸賈公爭曰珠有禁如是不趣賈爲資耶惟令所產而  
獻某不敢避罪公當部參蒙上鑒宥識者韙之是歲入覲吏部簡  
天下才廉吏若干人以聞公在首列上賜宴寵以章服尋被簡命  
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貴跨連滇楚蜀廣四省夷俗獷  
悍其人多帶刀挾矢而相毒噬公至申明鈐轄布恩信示禮義率  
其不良漸歸於化獨山上酋蒙鉞殺父以叛公提師誓境上親執  
桴鼓敕諸將吏一鼓而元兇就戮捷聞上賜璽書褒勉白金若干  
兩文綺衣一襲尋升兵部右侍郎公佐本兵盡心國事上安攘大  
計凡八條一時貴帥不敢鑽穴以入未幾公以疾告家食凡十年

詔復起公爲南京禮部侍郎居二載進南京戶部尚書方半載而  
公復歸矣祖道之日羣公卿大夫士莫不嘖嘖嗟爲勇退近罕見  
云公自起家法曹斷獄具文不爲苟比當權倖縱橫雖甚威力臨  
之屹不爲動見上官論事侃侃不阿所泣之處輒先風俗講求禮  
樂學者見其言與行莫不歎爲復見三代遺風每讀書心有所可  
否卽箋注之爲讀書劄記續記與四方共評之儒學文章儔賢偉  
異之人公心厚附引以自勸惟恐名不高著居官前後四十有八  
年乞休之章凡十有一類盤桓不進忘行道者由君子觀之盤桓  
不進所以行正道也輕進而易合豈得爲道乎居鄉苦節自守如  
其在官每過往還之家見華饌愀然臨觴而不食或勸之公託辭  
曰吾今日心禱當茹素也里中從公而化者稍稍有矣平生不事  
產業家有白屋數楹農田不滿五百畝又割若干畝以贍族人事  
寡嫂處同胞弟曲有恩皆可錄之以爲世勸公之先准人自宋高  
宗南渡因著籍毘陵伯祖某湖州府推官高祖而下三世不顯祖



諱毅父諱王建安訓導以公貴贈如公官祖妣某氏妣陶氏俱贈夫人配褚氏封夫人子一殤以從子衢爲後蔭授南京左軍都督府都事女四人庠生蹇國秀太學生胡冕順天府經歷董士奇庠生王維屏其婿也嗣孫男女凡八人銘曰

孰不爲仕仕顯而沃忘其有弼公獨不然兢兢業業率履不越瑩然皎然素華白璧孰不爲學采掇浮葩睚然而已公獨冥搜思皇真矩九師讐之百氏攘取訂其不疑心獨自許希聲未亡黃鍾大呂公身雖亡公名盈耳過其敝廬覽其遺趾清風載途如襲蘭芷維皇卹典賁於崇邱爾舊爾勞曷焉以酬錫之嘉命少保是優匪以私寵爰勵臣修蹇子載筆庶幾不愧直方而大曰儉曰惠廣以成之道斯攸萃譬其若曰發光幽隊

明故吏部稽勳司署員外郎萬君墓志銘

予始未與萬君交也當辛丑會試予校其場屋之文根諸理道予曰此有養士也錄之以爲魁旣揭榜知萬君宜興人也素負鄉里

之譽者也是有養士也因數往來見其議論識度果出流輩如其文然君旣以二甲進士銓授戶部四川司主事人情好惡以曹務劇也文學姱脩之士多不喜居君居之孜孜焉憂之若不勝其職也始監崇文商稅姦猾害事君至首夷其豪國法大正受委太倉晨入酉出詣尚書請事皆迎期先至防檢益密出解宣大邊餉冒虜險不避監浙東兌軍弊釁多端君持法愈峻私憾者中以浮言屹不爲動最後巡按御史廉得之其人伏辜謗具白銓曹大臣以君歷履賢也奏改吏部稽勳司主事尋轉考功文選二司再遷署稽勳員外郎君以人才賢否責在四司竭贊豕宰或一失之豈區區金穀而已惴惴焉君之憂殷於戶部時也丙午秋七月封君古齋先生病卒君聞訃值京師暴兩淫溢伏地長號藉草而臥身中溼毒比抵喪次執禮踰哀竟以是年十二月三日身亡未瞑目之前夕其弟禮部主事士和與其仲兄士安環侍之間所欲言君惟曰先君未葬李太安人在堂未畢私養予之大罪也遺其妻子無



一私言葬以卒之又明年丁未某月日墓在澗南新阡士和函狀  
詣予請銘予惟君孝於其親服勤至死友其兩弟教士和能以身  
喻潛心問學窺古大儒不欲以近世功名自挾篤於朋友久乃益  
信遠近歸之莫不曰是嘗學爲己者居官六載凡五轉位望日益  
清高身死之後囊無長物操可知也先世世居濠梁自默庵府君  
勝始徙宜興歷七傳而至君簪纓相繼族始大君名士亨字思通  
別號希庵志有慕也享年四十有二配邵氏封安人生子三長曰  
曉次曰時又次未名女一人許字李德先銘曰  
伯兮頌兮邦之碩兮磋兮難兮佩玉之飾兮有若人兮思莫起之  
使我心痲兮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裕軒夏公墓志銘

維公之先本大梁右族宋高宗南渡轉徙江陰之習禮宅焉自萬  
十府君諱曼始奕世載德稍食官祿邁秩前修榮躋撫仕歷官御  
史大夫門闕有煒自公始曾祖諱煜祖諱燾遵晦邱園父諱傳以  
公初命封都水主事再贈司徒員外郎母包封太宜人惟公器宇  
宏深天才穎異孝友之稱名於里閭公廉之跡彰於職事自筮仕  
以至沒世迄有聞焉初以郎中在告逆瑾興禍竟奪之職瑾誅公  
乃復起更職於湖廣福建河南歷參議參政左右布政使前後巡  
撫大臣繡衣使者咸昭署其能以勸於位於湖廣則軫念年饑哀  
除民瘼大駕南征中官橫索力制其閒民得不墊於福建則連統  
百城均裁大法減市舶踰制之辜以清盜源請歲解羨畱之數以  
贍軍食吏無緣奸人多謠頌於河南則振舉廢條句檢素牘政有  
平反之能獄無畱滯之歎省有大事待公而決凡踐厥職莫能尚  
焉是後巡撫鄖陽兼攝陝洛荆南三省事龍茸之下公照不遺曠  
戾之俗革面受事重鎮底寧無何江右桂公當吏部請裁撫臣量  
以授事公奉例需次連章乞休不可最後太子賓客甬川張公繼  
掌部事始激揚風教署公多美蹟詔從致仕而公論出矣公諱從  
壽字如山別號裕軒享春秋七十有一嘉靖丁酉十一月二十九



日卒以癸卯十二月某日啟周宜人兆合窆黃墅之新阡公繼娶徐氏封宜人子男二長楨總角遊邑庠早卒次祐國子生側出女一嫁華子信徐出孫男四曰霖曰霖餘尚幼孫女二曾孫男女七人霖讀書大學痛父早亡惟大父之教當公襄事匍匐京師詣子請銘公爲人坦蕩平生有大節不事細謹晚歲歸閒酷嗜棋局客至或忘爲禮旁有家事則麾之使去閒關二園日徜徉其中卽景分爲十題意興所至發爲歌謠贊詠太平以增我明大雅之什庶幾木鐸者聽焉其擊壤之遺乎公自少入郡學卽有大名暨舉子試藝南宮第六刻其策對以傳謂有經濟大略主考長沙西涯李文正公實愛重之嗚呼觀於其素而其業愈可觀也是可無傳乎

銘曰

物有虬麟表異則禎孰覩鴻績烝烝其仁維公龐德義類攸頌元和灑灑風稜言言操彼計部奇贏罔愆爰命列岳于甸于宣廷推大器玉瓚瑟然宜服法察弘弼化源乃遵憲矩乃駕輶軒旣參兵

事亦持吏權兢以若谷嶷然如山乃避哆口跽伏江塽全其終始嘉瘞玄泉淑旗虎節靈望踟躕有鬱佳城黃墅之里堅珉永鐫明德是紀有來繩繩考世於此

明故大中大夫南京光祿寺卿毅齋劉公墓志銘

嘉靖丙申三月己卯南京光祿寺卿劉公卒其季子甫政方肄業太學聞公訃慟哭詣闕上書天子憫公勞詔賜葬祭如例吾鄉仕宦官上卿蒙恩終始未有公若者域兆旣營百物具飭伯子甫學偕其兩弟奉孫茂州狀告之某曰先君將葬日月有期敢以銘累執事予於公至深甫政又予之壻是役其何敢辭公諱某字克柔別號毅齋世爲毘陵郡人國初洪武中公高祖自無錫徙其家居江陰傳再世再徙邑之馬馱沙其後馬馱沙爲邑隸靖江復徙居城中市橋居焉遂爲劉氏世業曾祖公義祖彥皋父僕號友桂翁以公貴贈如公官母薛累贈太淑人公生而英挺狀貌魁如年十三已負才氣在諸生日有名臺試數異之弘治戊午領鄉薦明年



己未登進士第服官戶部主事正德元初武宗卽位歷遷本部員外郎郎中先後奉命出督儲餉者五公職職而舉言邊關事切中利害今其章在國史可徵也始公督餉薊州未旬三屯官營火公劾治守者罪守者懼懷金賂逆瑾瑾乃坐下吏雜治禍且蟲出幸以不死罰輸六百石乃免其後公以郎中移掌武選維時尺籍五符諸曹皆內倚中貴人涎噬爵級善爲長短公釐正選法屹不爲動甲戌擢南京尚寶司少卿又三載補尚寶司卿今上卽位改元嘉靖首崇郊壇大祀乘輿出公衣紫垂銀導六駢奉玉璽揖遜人主之前日見光寵癸未擢南京鴻臚寺卿鴻臚掌九儀之法公嚴臚句傳如在殿陛大將軍習儀不謹公議劾之如法或曰望公公曰不如是則朝廷不尊其敬君慎職蓋如此丁亥秩滿擢南京光祿寺卿言二事其一以句稽往牒立條例慎出納其一以本寺額辦煮醪歲輸費當十倍請移之北寺爲便從之著爲令己丑會四方災異上詔諸大臣言故公因引咎乞身避賢者路得賜歸老

公歸別買城南一區題曰曠止公日歌遊其中與父老賓客共月可數十詩意興所至則江淮吳越浮舟四出平生好納名士客慕公賢憑軾而至相遺答文翰甚富公性坦直不喜苛禮自謹與人言輕觸物諱人諒公無他腸卽面唾不爲怒其教家以孝和族有倫處四禮動法朱子唯謹生時奉養封君備極山水富貴之樂皆近世鮮見者士大夫慕公家行謂爲鄒魯諸儒質行似之子孫遵教不衰焉公生於成化戊子七月十三日享春秋六十有九配蔣氏先公四十年卒贈宜人繼周氏封宜人子三甫學甫登甫政俱太學生女四適徐灌吳九成周儀蔣億俱庠生孫男七聞詩聞禮聞韶聞善聞道聞一聞義俱習舉子孫女三曾孫女一墓在由里山之崇岡葬以封君穴左昭蔣宜人所先兆縣棺合窆卜以某年月日銘曰

玄樸旣漓皇路頰側汗血咸趨濡矣胥溺維公矯跡方軌斯軼三踐卿榮四更郎秩曷崇曷庫我視若一中遭際躋不降其節方艾



季纓卓彼疏識由里之岡封崇獸張制辭有赫冠烏妥藏敬爾後  
昆繼序不忘

鄒母華孺人墓志銘

錫大家維鄒華二姓最著嫁女娶婦長爲姻好論者謂爲秦晉之  
匹朱陳之村蓋其肖云孺人姓華諱某裔出南齊孝子寶之後父  
諱德母陳氏實生孺人貞明淑嫵素所天稟年十八歸於鄒是爲  
感慈君之婦維時姑惠蚤世舅撫松公繼姑倪氏在堂孺人少閑  
內則孝敬備至以故舅姑安焉無一不滿之色舅亡感慈君嗣秉  
家政孺人相之不擇勞苦以身爲家眾數百指之率旁接內外族  
姻歲時餽獻相綴接登其堂秩如也事二寡姆怡然曲盡安意孺  
居之節白首無難心生子望字國表足跛不良於行而才智高甚  
能自厚殖愈大鄒氏之門孺人見其如此教以讀書談藝日結海  
內賢豪以爲已飲一時羈旅之賓有慕其家憑軾結鞶而至孺人  
必命其子館之上賓其尤賢者俾孫來學執弟子與之遊於是國

表以一布衣而名聞四方公卿貴人多折節與國表爲友矣謂非  
孺人之教可乎孺人性至廉約不喜自奉居常食土簋啜二礪梁  
糲之食藜藿之羹身無重采而纖儉習事村中老婦見且驚曰鄒  
孺人尚若此吾屬何生乎益勤機杼以自食風行多婦功矣嘉靖  
丁酉國表歿踰三年而母孺人亦歿是爲己亥春正月九日也享  
年七十有一未卒之前夕急呼二孫語曰汝父不祿外難且至汝  
益謹諸毋自好鬪以害而家言訖淚下卽以其辭屬之三山華君  
而備書以納諸家廟三山者孺人之兄也子男一卽望由太學生  
銓注浙江按察司知事娶盛氏福建鹽運司同知東巖女女一適  
華子器孫男二來學娶華氏來朋聘孫氏孫女四華盤黃友倫華  
實華晚其壻也以是年冬十二月某日啟感慈君兆合窆於九曲  
之先塋先期來學來朋以孺人之姻孫郭進士仁狀來乞銘予惟  
江陰與錫接壤而國表當注選天曹謁予於長安之西第十有七  
年矣則予於孺人之行不可謂無聞也銘曰



維茲女士良獨難義方砭後遺以安命辭在廟炳若丹婦不敢顯  
心獨艱水紆九曲山四環壁瘞巖阿靈曜閒咨爾太史鑿石巉瀕  
颯風乎俗以還

明故薛母吳孺人墓志銘

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薛君仲常之繼母吳孺人卒是爲嘉靖丙午  
五月八日仲常方謫官寓建昌郡舍聞訃長號徒跣以從既歸奉  
尊君命治地韓村徙史安人之故藏謹虛其中居孺人於右禮也  
仲常手自爲狀涕泣以授予曰此母孺人之言行也著在閨門鄉  
人不及覩聞者眾矣子焉而不能白其母將安逃責乎惟執事者  
憐之子惟孺人故錫名家其父諒教家有法生女而賢得歸於薛  
爲史安人之繼孺人自入門猶及事其姑盥饋拜堂下恪謹婦事  
職職而舉少不慊卽自刻責曰得無愧史安人乎累行積勞嫺卹  
稱之無異史安人仲常少爲諸生歌游郡庠文名大起歲乙未舉  
春闈第二人登進士第服有慈谿之官政慈谿之人罔不安也孺

人喜曰庶幾其得民矣仲常志軒豁不肯與時俯仰乞恩改教得  
領南昌之郡學南昌之人士罔不慕而悅也孺人喜曰庶幾其得  
士矣至是再起而司南京吏部考功精覈庶品大協公言一夫讒  
之而竟以落職尋用六科給事中奏白不三月而轉刑部員外郎  
孺人喜曰庶幾其不愧公論矣仲常之在仕路屢踣屢起而孺人  
之告誡惟其道義喜有令名於乎孺人婦人也而識達明允志一  
誠純異於流俗不賢而能之乎享春秋六十有七葬之日以卒之  
年冬十二月十九日壬寅也男五長應廷次應旂仲常其字也次  
應辰天次邦臣爲族叔本立後俱史安人出次應嘉天孺人出孫  
男女十有三人銘曰

維俗之趨不以爲喜維俗之疑不以爲戚其喜其戚惟於子焉攸  
迪嗟嗟孺人惟古良士之愆

劉母鄭安人墓志銘

士大夫之家以母德顯稱其在邑中劉母鄭安人其一也安人生



十有九年而嫁瓠山君緒維時舅姑頽然在堂生事鮮甚安人黽勉中饋晨夕奉舅姑疏食菜羹進之以禮記稱慈以旨甘安人有矣家貧口眾與諸姊妹度伏臘和其兄弟垂老無一閒言生子四人而光濟居長自舉進士厯官戶部以至衛輝太守功名日駿有聲安人爲母則賢也始太守君爲主事監榷臨清清百貨溢衢市狡猾易窺司權之欲安人亦至官邸見兒子清白喜不自勝比還楮囊閉鍵蕭瑟如昨故太守君安意官箴惟以克承母志爲孝居常服澣濯之衣非甚敝不易歲時與諸姪往來魚軒交錯而絕葛澹如未見其色屈也歲庚戌虜塵暗畿輔朝廷憂甚太守君以郎中出餉大同軍一不給當有嚴譴眾方危之而太守君卒獲自全安人喜曰幸不遺君父之憂吾老婦食得下咽矣自後白髮總婦事勞勞絲絲靖焉不迂過勞而病旋已旋作竟以癸丑七月廿四日病亡享年六十有一大抵安人性慈儉逮下有恩惟諸子有過不輕爲掩覆怒嘗撻之當太守君未第辛苦爲諸生則勸之問

學學成而仕則又勸之勵廉節予因是而思柳仲塗記其皇考之教莫不詳責於婦人呂東萊亦謂婦人清素敦樸卽興之漸若安人者釐身治家多應法度不旣賢已哉瓠山君以子貴恭遇皇上廟禮覃恩受封爲戶部主事安人咸被命書鄭故世家與劉相望父愷母朱氏次男光亨光化皆後伯氏光亨早卒又次光昭縣學生女一許陳大綱病天孫男女各一人太守君謹奉父命丙辰二月七日葬定山之新阡先期詣予泣曰先母襄事有日維茲幽堂之銘闕辭以刻敢稽顙以請予交於劉氏父子最深其何能辭銘曰

旣均其匹式燕其宗匪嘻匪噶曷敬曷從維子克俊厯踐有崇維皇念之爰錫爾封有恩旣渥有來方顛胡不引考嗟茲令終維定之麓言揭其宮有車之萃蘭被其叢永矚下土維刻有融旌表節婦先姊孺人墓志銘

孺人諱某伯父慕軒府君諱諮之長女子之從長姊也年十八嫁



里中花一葵一葵故醫家而族望與吾張相甲乙其舅爲蘭室君性端重與姑儼然在堂上孺人爲之婦悅志承顏如爲之子不幸一葵死孺人年二十有二生子誥甫三齡呱呱在提攜中其後舅姑相繼歿誥未堪事家大落孺人在貧一室之中破幃敗絮皇皇形影相弔歲大侵瓶盎皆罄孺人日或不再食而未嘗以告人架上有遺書數十卷謹藏以待誥誥長讀而爲醫名漸出旣爲醫學訓科孺人教之成也正德壬申流賊犯境內四門未有城居人惶怖女婦競出走孺人獨閉廬自守人或勸之孺人曰吾夫死於是是妾死所也吾寡婦將安之其識明而守確類如此年七十有二被詔旌其門其在儒學有呈在鄰里有結郡若縣有表御史臺有覈實至於禮部奏言應格如例於乎可以觀公論矣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某月日壽終享年八十男一卽誥娶許氏孫男二應暘娶韓氏應春娶吳氏易州判君祺之女孫女二周邦本徐珩壻也曾孫男五士英士能士奇士傑士誠曾孫女二卜以卒之年十二月

十三日乙酉葬某山祖塋之次啟一葵君兆而合焉先是誥甥請銘於予未五閱月而誥亦卒銘曰

婉婉孺人有閑內則克揚皇風皎然婦節文梓貞松素華白雪守臣上言天子思惻詔下所司綽楔是立展如之人風茲下邑淑德柔風有耳斯側天篤爾躬遐哉茂錫鶴算攸縣龍章允赫玄堂旣開玄石有刻維弟纂言史也維核

贈光祿少卿江陰令鶴洲錢君墓志銘

嘉靖乙卯夏六月十三日倭寇犯江陰攻圍凡五旬不解百姓死傷無算我邑令錢君嬰城而守謂棄其四野爲不可乃奮其武怒躍馬大呼以報恥國人道出九里賊藏阜岸莽互中截君歸路前後救兵不至君竟死於賊刃明日求君屍得其殊分者合以爲殮而始克成禮滿城之人痛哭向天皇皇莫知所愬巡按御史周公如斗上其事於朝下司馬議詔贈光祿少卿蔭一子入監立祠江上以永春秋朝廷褒忠之典風勵在位至矣予江人身在鋒鏑危



中見一時死事之臣首有常熟令王君與君絕類君與王爲同年分城而治才藝志行平時又同周公閒以私語予曰二君者吾不能低昂就其中而細論之得無錢爲粹乎予聞其言而益歎錢君不可及也君楚人二十五舉於鄉二十六舉進士三十一以戰而死在江陰踰三載公車奏薦前後凡若干人愍君之亡越疆而弔投文而酬遠近若干人莫不垂涕無間識不識也君諱鏞字某鶴洲其別號父亡而早孤母夫人垂白在堂妻少育三女而未有男兩弟某某匍匐千里迎君骨而歸葬於某鄉之原臨行問予爲銘予嘗哭君有曰處官處死無愧皇天斯言盡之矣今雖千百其辭豈有加哉故凡君之羣行族望可不書也銘曰

維君之特曰楚之良英英其氣矯矯其強爲民司牧爲國兆康彼倭狂勃睨我邑疆曷孽曷螫胡往胡藏乃哀黔首乃服戎行封豨是射匹馬長鎗志決殲虜豈其身殃列聞丹陛爰有阜囊於皇愍之載錫載光贈秩加等延賞其昌肇建神宇顯刻樂章春秋禮薦

血管祇芳神之格之治政之鄉有來流澤江水湯湯維民不貳永問無疆言納墓中豈謂君亡

明誥封夫人吳氏墓志銘

夫人吳氏贈太子少保諡襄敏南京戶部尚書周公金配也吳本閩之晉江名閥自夫人大父黃梅教諭贈監察御史靖徙家金陵故今爲江寧人父諱文威母趙氏相繼淪謝仲父大司徒公某愛育夫人如己出慎於擇對乃得襄敏公委禽焉自入門襄敏公爲諸生在孤哀中家且岌岌夫人攻苦茹淡相夫君肆學益勵既舉進士選戶科給事中歷轉都給事中晉太僕少卿左右僉副都御史巡撫宣大晉兵部侍郎再晉右都御史漕運江淮尋轉南京戶刑二部尚書皆要官大職事權所在旁多窺覷易生他患公能委身國事不問其他職職而盡夫人贊忠於內有焉始襄敏在言路夫人嘗一至京師潛買白航以往戒從人勿令傳吏知吾爲官家婦也襄敏好直諫嘗疏織造迎佛二事害政語侵中官逆瑾大怒



禍且不測都督馬昂進女弟有娠顯列其罪狀當死家人竊聽惶怖以告夫人夫人徐曰言事職耳妾奈何牽衣作私念乎是後主上開悟罷昂秩而遣歸其女弟瑾敗公復免於危禍名成而節立豈獨天相已哉夫人以公貴封孺人晉封恭人淑人再晉封夫人恭遇慈壽皇太后章聖皇太后莊肅皇后三宮慶誕夫人偕諸命婦入賀恩賚有差婦人之榮莫此爲極夫人身既大貴丹幃繡轂豈不稱贍性獨儉勤居常服澣濯之衣敝不忍棄當隆冬每篝鐙夜坐僕僕紉鍼之事晨起視庭廡躬先執帚箕而扱之或曰非夫人事也夫人但領之而意終不倦僮奴小過訓之使悟威怒之刑未嘗一施家人婦當就媿預戒孳母謹視之資以饘飽劑且惻隱流行閭門之內小大咸悅熙熙然如在上古太和之日平生曉達大義事家廟敬甚晨夕不廢瞻拜當襄敏公迎養兄嫂至毘陵夫人尊敬之如侍舅姑請縫佐餽靡有關務三黨貧乏或以告急夫人能先襄敏公意而周之父母墓遠在金陵夫人以時遣奠不勝

哀慕長子婦有心疾百方醫療而意多曲赦南垣翁聞之歎曰吾病女得太夫人更生矣戒諸女孫習讀烈女等篇俾知大義見二子好學每從唐太史請益則深加慰喜聞里中女妒害於而家言輒唾之堂上客至治其滫瀡敦牟卮匱滌而後進稱爲賢夫人比襄敏公終几筵莫食涕泣以從歷三朞如一日六親外至者極意寒溫令各安其寢膳去則有歡嘗曰今日如此他日安得如吾老婦在耶冀諸子婦聞而感也襄敏公驅馳仕路四十餘年居官無內顧居家怡然無戚戚不滿之意非夫人故耶夫人享年七十有八以嘉靖癸丑八月二十四日卒疾既劇長子仕自南京宗人府經歷馳歸與其弟太學生偉倉皇危急祈以身代夫人安之曰吾年至此死無所憾惟汝兄弟敦好無忘爾先公言訖目遂瞑未幾仕轉廣西潯州知府婦爲工部尚書劉公麟女卽南垣翁也偉之婦則四川保寧知府蔣公益女女四長適大理寺副任卿次適督府都事朱君昶孫伯曾次適鎮江衛指揮楊君圻子鐸郡庠生次



適翰林侍講陳公沂子時億應天庠生孫男七長季履郡庠生娶  
南京兵部尚書贈少保諡端敏秦公金孫女次季謙郡庠生娶光  
祿典簿華君宇孫女次季復季恆季異季豫季晉孫女十長適廣  
西賓州知州楊君鍾子一鳳次適吏部主事史君際孫致詹邑庠  
生次適光祿寺丞胡公頤孫來臣次字子次子麟瑞邑庠生次字  
副都御史于公湛孫貝次字鄉貢進士鄒公京子瑾次字江西南  
安知府呂公律孫騰芳餘尚幼曾孫女一以卒之明年甲寅某月  
日合窆者塘之新阡先期仕衞哀告闕伏蒙皇上憫賜祭葬如例  
仍念襄敏公舊勞兼賜祭一壇偉也以兄之命奉史吏部狀來請  
銘一言一行孝子痛之惟恐不白顧夫人眾美咸備不能詳也謹  
撮其大爲銘銘曰

於皇母範毓秀靈坤懷謙示異履和蹈貞爰相君子奉對清塵官  
箴克謹勳節維殷薦登樞位光我夫人貴不自有身如在貧保傳  
家訓圖畫明神以莫不戢翼翼申申惟帝鴻化赫矣寶綸旣祭旣

葬穴鳳脯麟表之素旗寵自丹宸玄宇斯遂塗車已淪有光不滅  
卓哉人倫

### 亡妻曹宜人墓志銘

宜人以嘉靖戊子予編修秩滿封孺人其後予官諭德恭遇皇儲  
誕生上覃恩海內晉今封錫之誥命云始予年十九娶宜人居五  
年而先諭德府君卒維時予有弟未婚有女弟未嫁諸孤纍纍門  
戶不給宜人贊予力襄大事經畫婚嫁百禮稍備得無煩太宜人  
憂太宜人性嚴重有家法子婦有過不少貸宜人先志承顏如子  
事父曲中所欲繇是太宜人怡然安其孝養如是者三十餘年諸  
弟婦皆從之丁酉太宜人棄世子以學士蒙恩賜葬東歸宜人迎  
之門相向長號痛至仆地庚子服闋北上宜人未及與俱明年辛  
丑宜人冒暑來從以六月十八日抵京越十有七日而瘴發在腋  
又十有七日而身亡羣醫環視莫能措效家人惶怖日問卜筮禱  
鬼神不能救也嗚呼悲乎又明年予遷太常卿掌國子祭酒事是



冬十月朔會諸生坐朝儀不謹罪宜首論予從貶秩南曹危惛種  
種宜人不及聞矣宜人篤愛兒女疾病憂勞百事過損當其病殆  
呼兒子鴻儀獨哀其在平時見予過督其業惟恐傷之曲爲掩覆  
退而詰責備至嘗指架上書曰父書不讀積之何爲又病中值先  
考忌辰予且忘之亟命家人滌具祭祀言不忘孝至死且然況生  
時乎昔唐人武侍御痛內蚤亡斂其遺服櫛珥輦輓於篋月旦十  
五日出而陳之抱其生兒以泣予不能是惟思其緒言遺念衍爲  
四詩紀之於石閒取讀焉庶幾收召魂魄洋洋其來乎宜人人生年  
五十有六辛丑七月廿四日屬續之辰也以甲辰二月十五日安  
厝於由里山之新原生子一卽鴻儀庶子一曰麟瑞孫男四文孺  
明孺餘未有名孫女二子有女二人長嫁劉甫政次嫁曹駕皆官  
家子先後宜人一年而亡嗚呼天禍我家薦罹哀酷一至此極也  
宜人姓曹氏諱如琳行四世居城西之虞門里其先出宋金紫光  
祿大夫封江陰開國男諱璉之後曾祖諱璣祖諱儼皆力穡起大

家父諱祥號怡蘭尤爲敦尚本實餘慶流衍稱爲善門母孺人出  
陳孝子生女而賢有自也銘曰

婦爾職姑爾悅成吾家兮補吾闕我有辭兮不能述所  
之死同穴

豫撰壙記并銘

余張姓名袞字補之欽賢里中人先考贈左春坊左諭德末軒府  
君諱誥之長子母胡氏封太宜人余生六歲先考遣從先生受書  
十六補學官弟子員肄業黌宮二十三丁父憂奉太宜人以居家  
口朝夕弟妹嫁娶百計俱難服闋仍爲諸生三十中應天府丙子  
鄉試丁丑下第越庚辰中會試維時武宗皇帝南巡罷廷試辛巳  
我皇上登極臨軒策士袞叨賜進士出身復詔選進士三十八人  
爲翰林庶吉士余在選中與一甲三人同讀書試藝歲旣滿閣臣  
議畱翰林者六人餘付部議諫院臺省執事余爲御史尋以病告  
歸病痊復除領敕提督北直隸學校未數月翰林乏員頗急閣臣



疏召中外二十人以請上點用數人余得召入爲翰林編修隸職  
史館續修大明會典校刊大學衍義分撰郊廟樂歌尋充經筵展  
書官晉講官己丑壬辰皆入場爲同考試官皇上稽古禮文更定  
園丘方澤百神之祀肇修祀典特御奉天殿召學士夏言中允廖  
道南編修徐階張袞程文德五人入殿中上降自寶座步至御簾  
前親授之敕迎至閣中開讀選辰卽事無逸殿成命大學士李時  
翟鑾爲講官左右設紅几杌子各一令坐講書無逸詩幽風余時  
以講官序立在傍講畢駕駐幽風亭大錫燕於廷庶下百樂具奏  
聲聞九天霑醉歸來如在天上歷編修九年考滿升侍讀甲午同  
廖道南主順天鄉試又明年丙申以校對累朝寶訓實錄成升左  
春坊左諭德上特賜燕謹身殿閣老李公顧謂袞等曰此祖宗朝  
燕諸王地也我備位內閣幸一至此諸君能不榮之丁酉南院員  
缺升侍讀學士往署乃職仍加四品服色未卽途而太宜人之訃  
至矣銜哀疏乞上批答曰張袞講讀效有勤勞伊母准照例與祭

葬未嘗下之部議居家執喪三年不敢聽事庚子之秋復如京師  
仍舊官明年辛丑同尚書兼學士溫仁和主會試壬寅夏升太常  
卿掌國子祭酒事是冬十月頒朔諸生廷序失儀給事中王夢弼  
劾之坐得罪降南京太常少卿旋轉光祿卿甲辰春正九日上復  
念之忽遣中官詣閣下問曰今張袞何在繼得閣老嚴公嵩書聖  
主問公某等具以實對於時南北距違不審閣臣所對云何是後  
言官襲言前事袞復蒙恩致仕余居翰林前後二十餘載自幸遭  
際日覲清光性迂闇凡國家禮文大議有若正孔子祀典始與閣  
臣議稍不合嘗撫疑義有七奏聞上不之深罪至於天地分祀合  
祀亦然其在田野恥於素餐嘗修江陰縣志嘗勒書勸縣令亟繕  
城池當倭寇竊發圍城嘗奏靖倭末議凡五事累歲臺臣過采薦  
余者是爲巡撫都御史張公景賢方公廉操江都御史史公襄善  
巡按御史王君言饒君天民孫君慎鄧君魏徐君洛周君如斗尚  
君維持方君輅凡十一人其在藩司則督糧參政任君環舉之其



張水南文集卷八  
在縣令則毛君鵬受父老牒舉之其在學校則縣學諸生劉麒府  
學諸生包涵等先後舉之此余聞而知愧者也余平生一無所長  
獨小心謹畏惴惴自保罔敢余肆不學鮮聞操筆爲辭枵然內乏  
以之自報言念祖考歲時遺像一堂韜主在櫝未有改題此余私  
心所恨也余年七十有六逆旅之館其能幾何恐予旦且不諱子  
孫妄意借言以華死骨魂之辱也先期銓次其既往俟余瞑目之  
夕書其卒葬歲月日焉若妻若子若婦若壻若孫若曾孫法宜并  
著銘曰  
業業者懷翹翹者志豈其不逢謁承明以延伫赫赫維時明明我  
后中或尼之嗟濡尾而沔濟其在我也多尤其在物也曷仇優哉  
游哉吾返吾邱

張水南文集卷八

張水南文集卷九  
墓表

明故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僉事心韋龔君墓表

於乎此予亡友心韋龔君之墓也君自總角卽聰慧絕人少長補  
學官弟子員翹然譽起提學御史累試之名在第一郡人子弟慕  
焉駢集其門正德丙子子與君同舉鄉闈辛巳同舉進士而君長  
子二歲時同年進士三百五十人同郡者八人出入相友君於眾  
中視子獨親昵凡有述作必出以示子論可否子惟知有避舍而  
已居歲餘君除戶部山東司主事出監兌運入贊度支具有規畫  
聲稱赫然三載秩滿晉員外郎大司徒鳳山秦公簡君總討十三  
司章奏君朝夕勤事研思精勘動中機宜凡所上國計民艱前後  
數百餘條其最重者議藩封之祿杜中官之私正鹽課之法先是  
武廟御宇權倖之人表裏爲姦攘臂軋呼難於正法君逢辰感奮  
裁其不可觸羣忌執奏至再上多允納大司徒賴焉年勞旣積遷



廣東按察司僉事俄丁母王太安人憂服闋再補君當分巡嶺南尋攝嶺西兵備事徭獍結寇聲連德慶等州君督甲士往問之開諭禍福夷苗革心羅拜馬前不敢稱亂部內姦猾怙勢害人噬民田寇僧寺威虐日甚君至收其魁者二家抵死謫戍有差顯列罪狀上之朝語侵當路太訐繇是曲中君竟褫職君歸自廣士民送者扶杖曳車歌謠塞路皆仰天歎曰天乎胡不降惠俾龔君復至也比歸閱數月得疾而亡是爲嘉靖壬辰五月六日年纔四十有九君平生矜尚意氣與客縱談少有乖忤必作色臨之氣平怡如也其所爲文大率宗法左氏摭其英華旁羅曲探咀嚼爲語鏗鏘成聲文出而人多愛之傳者亦眾矣居家孝友竭力大事嫁女弟二人婚從子三人教俗知詩書者若干人姻黨有急嘗割己脯之亡所愛薙卒之日子濟仁方九齡生母蔡碩人在側君瞠目謂曰子幼如此俟稍長成當瘞吾骨於新鄉墓下與徐安人同穴求知我者銘焉以故君殯在堂十有三年而未舉至是濟仁冠遊黌校

適追先志始克徵表於袞問銘於大理寺卿魏公有本以予二人君所知厚也窀穸之期歲在甲寅某月日君之父諱天爵承德郎戶部主事祖諱瑛曾祖諱禮洪皆不仕五世祖諱衡可仕費縣尹占籍常之武進自始祖諱六三始也君歷履婚姻之詳兄弟簪纓之盛載於廣信府吳知府希孟狀予特書其大者以告邦之人使知其愛在民其守在法其不忘在士大夫之公論君豈泯泯而亡者耶是爲表

贈禮部署員外郎主事菊泉方公暨配錢安人墓表

方故新城仕族新城之有方氏猶史稱太原之有王京兆之有杜五世盛德而其子孫之詳顯融碩大傳於故老者諦矣菊泉公諱模字廷端贈尚書禮部署員外郎主事今大中丞雙江君廉之父也承數世之傳其先多以儒顯中服勤而農者一二暨其父淥坡公源嘗爲教官歷邵武建寧二儒學有育才名公承其後恨不策足高衢乃勉修祖鏞訓科之業每語客曰吾不得於儒將少得於



醫庶幾良相之歎彷彿其中吾願竊附焉當淶坡公既沒公自官廬閒關千里扶其旅櫬以還喪葬竭力生子廉讀書有大志辛丑中進士第授南康府推官比之任公誠之曰吾無以訓汝也汝不聞記稱悉其聰明致其慈愛非刑官事乎廉受教惟勤佐郡三載無一冤獄以治行最蒙上內召方戒行而公且卒矣公為人博厚宏衍其中粹夷不競獨療人之疾汲汲求生病已不責其報子聞古之仁人也賤千金之璧負其赤子而行中丞君體公之志當辛酉江南秋大水禾盡死疏言於上請捐一歲之賦以活百姓覽其疏莫不愷然而流涕晉狐突曰子之能事父教之忠爲父而不能以善勸其子何以責臣爲是父是子稱忠於國無職不然蓋自藩臬而其聲已大矣非其盛德遺範之所在乎公既葬歲既邈矣中丞君謂墓上之石未有以刻日夜痛之乃馳書謂其故人某曰子史氏願有述也予謂古今人之有勳庸善德者歿而立諸墓門禮也菊泉公之與錢安人以德則同以教子則又同閨門飭事能助

夫君刑于之化則婦人之職爲顯安人有也是故善人之行吾能言之善人之所以自樹譽溢當時聲流後代則善人之爲之也豈待言而後表哉方之先裔出嚴陵其後徙杭之錢塘自錢塘復徙之新城故今爲新城人公春秋六十有五嘉靖乙巳七月二十一日卒安人年四十有一先公若干年而亡是爲壬辰四月十三日子男三長廉卽中丞君娶羅氏次炬例貢生娶鍾氏次秋娶王氏女一適袁世隆孫男七曰墳曰基俱庠生曰垣曰佳曰城二尚幼孫女五公以官名室有品號從中丞君禮曹之初考其大者固昌熾而未艾也銘曰

咨爾仁人聿稱長者靈誓在林威鳳在野汜毓有聞仲弓其亞厚積龐儲篤生哲嗣爲王蓋臣領臺御史恭承簡命綏我兆人旁詢疾苦適時艱屯翦爪及膚豈愛其身曰屏曰翰其臣其鄰惟德之究誰爲之始維公懿美名著鄉里河祕馬圖山隱車器術在活人誼深教子保釐功高密勿可俟皇有推恩始贈主事安人與俱揆



德惟似積而大之何恩不至芝山之陽寶綸有耀邑人式觀永世是紹

明故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南江鄒公墓表

毘陵之有鄒氏宋尚書都官郎中霖自錢塘徙居始蓋世家也鄒氏之有龍圖閣待制道鄉忠公浩理學氣節聲動當時蓋名臣也忠公而下歷十有四傳而公生公生獨穎異少學禮卽以禮經魁南畿辛酉鄉試其在庠序與古庵毛公憲養齋徐公問並馳名學臺之試公與毛迭相甲乙其後徐公先顯後十餘年公始與毛公同登辛未進士毛爲給事中公自浦江令召爲戶部某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擢廣西右參議調貴州再擢雲南按察副使又調廣西公之所歷雖方岳大吏皆夷方蠻徼谿洞深箐之險豺虎爲穴公臨其地內籌外應不能一日自安故其在廣也岑猛連黨以叛殺吏民虜思恩胡太守攻上林聲搖賓州甚急參將李璋力屈被圍公募死士若干人親執桴鼓而前解圍歸質胡李更生軍中莫

不謹戴其在滇也臨安故盜蒙迷闕作公召石屏龍昌土官計討之蒙迷就擒城河當四水之衝暴雨至河溢爲患公發民丁作大堰障之民有田廬莫不相保人呼爲鄒公堰始治浦之政立有生祠分司戶部之職權稅能清至今路人能道其事公居官前後三十餘年邇迴仕路旅進旅退其進也以公車之交薦其少卻也以私憾之難娛大抵譽者十有七八毀者不能二三而其譽者又皆賢人君子名德大臣則其毀者予不能知也公旣告老家居都御史王公以旂歐陽公鐸復薦公可起用公一意林壑日呼酒伴相尋勝處而遊絲竹妓樂喧喧不廢細謹者或少之公曰吾借是以自污耳而子何知也襟度開豁家無金錢之積少長從之遊有所請意無不懽對客而棋勝敗皆可喜而公獨居其勝人不能敵閉事爭能乃如此事二兄禮最謹不獨分財外物已也家庭稱孝友云公諱輓字敏行別號南江父諱量蒙恩封如公官母張氏繼母楊氏俱贈恭人配惲氏有賢德憲副東麓公巍之從子封宜人晉



張水南集九  
封恭人子三長壽合浦丞今轉榮府紀善次駢寧都主簿次馭國  
子監生早卒孫男六京壬子舉人亢玄育俱府學生交庠未就學  
孫女八人嫁聘皆名族嘉靖辛亥七月三十日公病卒享年八十  
有一卒之又明年癸丑十二月葬某山之原啟憚恭人合窆焉京  
也持戶科右給事吳君希孟狀來請曰吾先祖之交惟今大學士  
南渠李公暨先生爲知己敢以銘累李公而以表屬之先生子曰  
南江公予誠不能忘也乃閱狀中所載列其官爵勳行之大俾刻  
而立諸墓門

明故贈監察御史湖濱周公墓表

湖濱周公既歿之若干年葬某山原矣既又改葬石人之阡其子  
中丞公如斗撫我江南出其所親管都諫狀俾予表公之墓予惟  
人之有行誼勳績者歿而列諸墓門禮也予於中丞公故交也自  
御史巡按於茲提學於茲稔聞公賢矣先是予官京師與公之從  
子太僕少卿如底遊如底又嘗言之吾少貧且賤不有吾叔父曷

以有今日言咽而淚至承睫今也予嘸焉追之爲公執筆豈待狀  
乎公爲人少負英資有倜儻氣嘗涉獵書史料世事多中其父西  
隅公某責之以幹蠱而治務各各有緒家用以饒伯仲二父與其  
父居不任生事纖悉皆公所總而能曲當諸父之欲邑歲大侵穀  
價翔踴公發私廩大減其直惠流鄉人者數百族有稱貸者夙負  
公其後有急不敢復言公察其私仍貸之意豁如也周之族大故  
豕鬣蕪沒不辨公額石題之益之以畝以供祀事旁及姻黨莫  
不皆然其餘小宗之親尤極詳厚貧者穀之病者藥之死弗能殮  
者構檀之童孺之未知學者羣而教之恩於三族豈不謂之仁也  
一日行市中聞女子聲嗚嗚泣甚公異而詢之乃一娼家買其身  
爲妓公厚贖以歸室之以男俾爲良家夫婦途有匍匐奔父喪者  
卒遇暴雨幾溺公前爲之路復買之舟以資其還孝子得脫於死  
惻隱之發施於見聞豈非仁之愛以周也平生質直多信鄉鄰有  
鬪須公一言而服退無後辭有一巨猾不聽於公抵死訟之官官



利其關節欲高下之公急詣前請曰民之命在官官之判在法任法活民惟明公裁之官不能屈卒如其言性復跌宕喜賓客客至滿前尊酒不空謂爲餘生樂事聲色伎術之雜好一不之御凡邑中運河有橋查湖有閘皆公義舉也公病之日生有禱死有哀聲滿里閭可以觀人心矣其上世居鄞宋熙寧間遷姚之千村里始祖千七府君傳二十七世至公公諱璟字伯美曰湖濱卽別墅以自號也生於成化甲辰五月十四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若干配古虞陳氏封太孺人男二長如斗卽中丞公娶毛氏繼張氏次如綸國子生娶楊氏繼丁氏孫男五思充壬戌進士除某官思彥邑庠生思彰思顏思耀孫女二長適盧某次受陳某聘曾孫男二昌星昌祚予惟詩南山酬至德也有遯跡衡門修道養和怡神棄物而士憲其德民用胥附富路采風憑軾示敬或思置之列位或思從信宿有不但已者予於公不幸不獲當年相遇又深幸獲交其令子與其從子焉情親心至德遠名彰表是以作也表莫能罄復

繫之以詞詞曰  
駕白駒兮皎皎隱玄豹兮靄靄抱貞一兮冲虛恣臨眺兮悠裔憲流俗兮敦龐樂有家兮熙睥瞻盛德兮清輝矯高志兮雲眇教兒學兮聖之登天路兮道泰嚮澄清兮化流光保釐兮周召龐有積兮駿發遠有期兮徽紹維子又孫兮帝寵煥文明兮龍藻有來茂恩兮便蕃維此高墳兮世表

明故處士愚坦華君墓表  
嗟乎余覩處士之行異哉吾所聞翰林侍讀學士華子子潛爲予言吾宗之興文藝蔚然世有善行卽其身不卽見試猶能推其遺餘以福後人咸知助朝廷而明家俗也庶幾是者其處士愚坦公吾從叔祖也其子舜欽嘗舉辛丑進士君方典試禮闈爲座主願載一辭刻石異之旣又舜欽走金陵泣言遺事以請按狀公諱恩字承之愚坦其別號也少負英儻喜讀書於羣藝無所不究聞出其新意製爲詩歌發於文字琅琅然可誦書法宗近代沈大理篆



隸行草種種有體會功名無所指取復勞治岐黃之書得其奧旨  
出以察病病者應手而愈十有七八貧不能市藥者周之德公而  
念誦道路者踵接也事父母極孝眇衣寒煖時其飲食選具而進  
仲子某與其婦不幸早亡有子甫一齡父泣謂曰吾不忍此孤之  
無託也汝謹視之公撫之如子比長授以室生子方一齡而身與  
婦亦歿公撫之如孫保其似續有延謹父命也從弟永之病疫懼  
者傳染不敢近公旦暮周旋永之得不死從子淑病且革家事舉  
以屬公勢甚岌公命季子往紆之百難搖撼不少避室弟鄒有孤  
不能存公畢力護之家幸無恙母姨之夫楊文景死厚爲之殯見  
田閒毀冢憐爲敷氏之鬼命家人增築其墓曰無爲農器所傷也  
其宅心仁厚類如此晚歲疊遊廬井俱在親舊之不仕與倦而歸  
者不在東阡在西陌可呼而至酌酒賦詩未央也於乎若公者厚  
倫怡性世故不維非所謂幽人坦坦者耶享春秋七十有七嘉靖  
癸丑五月二十八日卒卒之又明年乙巳三月十日葬馬圩之原

鄒孺人合窆子男四長昊欽先卒次堯欽舜欽文欽舜欽今爲會  
稽令卽進士君也孫男八人女十五人曾孫男一人女五人公有  
盛德仁及姻族澤滿鄉閭而名氏不列於傳風聲不樹於隧右鄉  
人何觀焉史氏之闕也曾祖諱某祖諱思淳父諱楷母夫人鄒氏  
華之受姓出春秋宋戴公後自晉而宋代有孝子聞人由汴徙家  
於晉陵之無錫里名隆亭再遷鵝湖自思淳始也夫稱公之行而  
適追先世載德奕奕以見其源深者其流長乎往者若此來者其  
徵乎是爲表

明故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史公墓表

正德初予時尚家食閩閩人逆瑾盜威福流虐天下御史昌言於  
朝多杖死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借山史公良佐素聞忠鯁與其  
僚若干人條列罪狀北向稽首伏望天威早除君側瑾怒繇是公  
等械繫京師詔杖之闕下斃者二人公幸得不死旣還金陵家徒  
四壁立無以自活以其同官一齋相友善也聿來江陰與居歷二



十一寒暑始構宅一區是爲史氏之新第又太半不治拮据之勞人所憫惜也公年二十八登進士第始克娶婦氏曰龐不幸龐早卒未有嗣息公又罷官寡親昵念惟先人墓遠每當望祭孑然捧獻顧盼無後則伏地長號流涕不止至是聞花氏女賢公再娶生育子女結有婚姻桑梓滿目怡然如居故里矣公爲人坦蕩不設城府不修邊幅人乍見之輒怪其狀久之益見肝膽莫不相歡公起家行人升御史又自廢斥起爲雲南按察司僉事再晉副使前後公在官守決滯獄若干斬苗夷叛首安其餘黨夷方帖服奏上賜白金彩幣有差滇池海口汎溢公大修治疏其橫污得農田千頃滇人大利當是時公功名日起矣讒忌交至竟以庚辰歲從例致仕居林下二十餘年逍遙自適詩宗古選書法晉人意興所至作爲歌謠客至與之飲談及墳典古事宵中浩浩不能窮也公卒以壬寅九月念二日享年七十有一葬以癸卯十二月某日墓在定山之趾子在與其兩弟懋方新卜兆也世系之詳孫子之眾紀

於大墓有大司寇東橋顧公銘在焉予視公先進始予在諸生公獨以文字知謂有今日予存之不敢忘嗚呼公有大節而幾死於忠言復白於公論樹績於藩邦推行於鄉黨獨不可表聞於後世哉是用大書於墓上之石

盤龍山何將軍伯仲墓表

江陰之山去城東十五里許蜿蜒而出曰盤龍焉松林蒙密曲阿列阜類多故家前人之冢當盤龍中坳峰巒墮秀突如竊如隆隆然隱起則何氏大墓在焉何氏之先本和州人有諱貴今南京光祿少卿遷之七世祖當元至正閒貴與其伯兄得成志在戡亂奮身行伍從我高皇帝下滁州渡江而南屢立戰功得成官至萬戶守江陰卽其鄉以爲家貴尤勇智贍給贄元戎獻有奇謀都督吳公某特異之奏授百戶歷功升副正千戶指揮僉事誥封武毅將軍所歷三衛自廣洋而江陰而福州職在備倭出入海濤大肆鯨鯢之戮夷患帖息最後伐明郡拔平陽麻洋張濟嶺悉平獲罪俘



敵不可勝紀勞苦而功高朝廷再錫之誥改武毅爲明威將軍恩  
數駢臻身未及而卒乃返葬邑東之盤龍山朱恭人耐與伯氏冢  
分昭穆焉世代殊邈二冢纍纍雜荆棘中封隧之地旁侵者十有  
四五而子孫畱江陰單弱不能振嘉靖辛丑光祿君始舉進士爲  
吏部主事聞而痛之遣所親急視其處稍加葺治既又轉南京吏  
部考功司郎中便道趨江陰拜墓下嗚咽不能興予時從旁觀之  
其容戚其情哀蓋孝孫也於是辨塋域剪蕪翳表以高閣羅以嘉  
木棗盛有田封壤有數墳之事備矣光祿君家於德安實明威之  
長孫銘始銘襲父澄降職得百戶自濟南調沔陽德安四世爲楚  
人傳至某功升指揮同知檠戟之門復大則光祿君之父也盤龍  
工旣訖光祿君乃礮石使予表言其往烈嗟乎眇哉遐年玄石不  
討綸繩鋏錘壞牛亭馬鬣之築昔人以爲哀韓魏公修其五代祖  
塋域追遠之孝君子大之光祿君嗜學慎行求明古聖之道知爲  
人子爲人臣不有其身則以光昭其先祖者有道在也豈待予言

而表乎予姑勉塞其意旣揭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英英伯仲實惟虎臣挺身下卒佐命真人元戎錄計高皇喜俊鈇  
鉞是憑將軍有印萬戶崇封六纛斯競踐彼閩越百城甫定氛祲  
廓如豺虎遠屏皇皇璽書英雄輝映衣冠藏此歲月彌久塋域莽  
然松檟曷守爰有文孫曰惟光祿適追先志思皇似續旣葺旣除  
允式允穀維祭有田惟封有秩告爾子孫垂祀千億

明故秋厓季處士墓表

秋厓季公諱葵字子忠好修晚節託廬澄江之上伏閑靜噢誦詩  
讀書以處士老焉年七十有三嘉靖庚申八月十八日卒其子給  
事君科自京師奔訃擇以卒之又明年壬戌十二月二十日葬公  
黃山祖塋之次乃函曹太史狀請銘於其座主少宰董先生退而  
命予題其墓石予於公友也晚託婚姻又戚也見公少日故貧嘗  
設教里中資艇脯不能兼辰苦乏游歲之儲其心曠然得景而遊  
折芟燔枯有前哲瀟灑之氣鄉之長老有若廷尉湯公者愛重其



人多折節與之遊比聞子弟相慕悅而從者益眾生子給事君當其童幼天機暫發公心戚戚喜動每謂人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既而文藻日揚出試輒效當大比放榜之夕預爲具以待報者至人或怪之公曰予老人非誕也王修不器柔基二子於弱冠乎已而連中果如其言人謂公之善料其佳兒賢於著蔡督教又可知也季氏之世累世業儒其先諱有開者嘗以諫官顯自公之曾祖瑞祖晟宗皆業農父文昌復業儒而名復不偶公又不然乃今發於其子顯於教矣而馳封未逮需有贈也公性跌宕好古法書其於懷素尤爲銓妙酒半酣每伸紙縱筆以自豪客所與游抵掌歡暢或謔公之貌公笑曰晏嬰短小不相齊國乎王燦貌寢非魏文學傑乎公曾次多羅古人言出而引譽以自高類如此其心多愛不立町畦閱方書得一奧法輒購奇藥以待病者病得其藥輒愈推是心也何物而不然也有不然者力有限也當父母存日家貧而能竭力弟幼而能提攜族遠而能救卹鄉人大敬之母周氏配

徐氏繼葉氏子男一曰科禮科給事中娶邢氏女三吳昇沈曜趙覲其壻也覲縣學生孫男三長同春次同寅次同芳予謂人之百行莫大於孝公能追念其親厚其同氣悉先人之產以畀之而猶以己志未滿爲有待子既貴矣不以其身自侈出遊於市布袍如昨徒步如昨人不知其爲給事父也是可以風矣行人過公之墓歎而吁仰而企曰此吾延陵季處士墓也孟軻氏所謂一鄉之善士也其不朽也夫

明故大名府開州判封奉政大夫兵部郎中一桂華公墓表  
華氏大家世有聞人自考父說食采於華因以邑爲氏傳至諱巖者仕於吳而居錫遂爲無錫人覈五世孫實在南齊詔徵爲孝子其後世復以宦遊之汴籍居大梁又其後復徙而南居錫隆亭再遷堠陽又自堠陽而徙居鵝湖則自貞固先生諱惲始惲生興叔興叔生思源思源生守吉則公之高曾祖也傳德旣遠子孫益熾而昌詩書甲科之盛曳組垂魚爲時名俊則今鵝湖支派爲



獨盛云公諱謹字企容一桂其別號也公生三歲而喪母鄒氏依  
祖母鄒太夫人洎能言舉止異凡兒其父慎齋公嘗指而言曰大  
吾門者必此兒也稍長卽劬身向學入黌序爲明經弟子旣又會  
例升國子生維時父旣蚤亡門戶孔棘公以少年獨承之了無懼  
色內則盡倫孝養祖父母繼母外則指揮家事僮奴千指領事而  
趨各各有精采聲生勢長家大以興諸父見其若此謂有鋒穎中  
露皆噎媚不能出氣動以苛禮繩之一旦違意公受杖傷短衣血  
漬公私藏誠諸子曰吾畱此非以志憾也昔張公藝以一忍字九  
世同居吾庶幾勉焉保族宜家其戒於終咎乎以故公之子諸父  
之子若孫不替如初人謂一族之中有三代氣象皆公力行禮義  
之效也公志在用世旣連不得志於有司晚乃謁選遙授開州州  
判公去職以歸甘老於鵝湖之上當是時公之仲子學士君察已  
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雋邁有聲其後出爲戶兵二曹主事員外  
郎郎中公蒙恩推封主事加封兵部郎中學士君尋以大廷公聽

復入爲翰林修撰馴轉南京翰林侍讀學士未遭吏議需外調學  
士君疏請而歸以公老也詔特許致仕其所未盡者蓋有待也公  
爲人慎事可否不輕慮而發其使人亦然遵守家法一以儉德爲  
事姘嬉之燕貨賄之交閨帷之飭貶削殆至閒居簾閣據几熬鑪  
自對終日不知有人海內名人魁士結軻至者多所隆禮暇則讀  
史書一篇見前代興替之跡掩卷而歎曰家細而國鉅其理一也  
公家旣富而有名黠盜數十人夜持刃而入學士君恐公驚悸卽  
以身當之盜盡得所欲而去公聞之亦豁然不甚怨也鄉鄰有急  
靡不周愛當學士君得雋之日始減佃人租十之一再減十之二  
其尤貧者每畝貸米一斗豐歲償而不息官家例給坊表白金前  
後當二百兩公請與族人共之此祖宗之遺也數事則可爲有家  
慕義者之法公年七十有七而終是爲嘉靖己酉十月二十日以  
明年庚戌八月二十一日葬梅里之原先期學士君與其兄光祿  
典簿君宇謀曰母鄒太宜人在堂奉命謹襄大事墓上之石宜有



刻也乃請於叔父主事君某爲狀因以授予惟韓昌黎校德焯勤以著不可誣謂有太史之狀予於公爲故人而公之仲子又與予前後爲史官又同日而罷居里中論次世誼非予誰乎公羣行咸可書而其幹蠱之志燕翼之謀莫不曰丕丕祉哉於是特出而表之行狀

明故前通議大夫大理寺卿沂樂湯公行狀

公諱沐字新之別號沂樂世居常之江陰稱右族曾祖諱真隱於農力行孝弟有令聞祖諱鏞父諱虞號厚庵奕世載德嗣業明昌並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徐氏生母胡氏贈淑人厚庵公少無子晚服賈維揚聞胡女賢且著姓因禮而納之遂生公公幼岐嶷有大志厚庵公重念之不欲苦以儒生業公心自奮治尚書日窮膏晷不廢爲諸生卽有文名成化丙午舉應天府鄉試第六連上春官不利卒業南雍學益大成嘗疏經義數卷

門人多用其學以顯弘治丙辰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出爲崇德令公下車問豪黠撫瘠民修學宮三載而化邑用大治民生祠祀焉秩滿被召選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居臺論列侃侃出按汴秦三晉擊貪振良所至赫然有鷹鷂之象未幾升湖廣按察司僉事公方便道展墓而謫官武義命且至矣公爲御史不阿權貴正德初逆瑾煽虐諸所舉劾欲以私奪之公持之不可瑾銜之遂至落職武義巖邑素號難治操之太急則以事中吏更多不免公誠信馭之民咸革心嚮化如崇德矣庚午瑾敗詔起公廣東僉事督理鹽課重賂盤互吏多敗墨公創臨之剔蠹櫛垢不遺餘力廉名大動天下繇是累遷福建副使江西按察使浙江廣東左右布政使治行流聞撫臣按史上公理狀前後凡三十餘章丁丑公以方伯入覲大冢宰楊公一清廉得異等之效手疏才節堪公輔者數人乞表之以風吏治公與故大司馬李公承勛閒住少司寇劉公玉首被旌焉嘉靖改元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越



明年更撫四川芒部寇亂公提兵勞效西鄙肅清上褒詔嘉之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表裏乙酉被簡爲大理寺卿國有大政咸在議列多所贊襄皇上優禮大臣命公入侍經筵寵錫御製洪範序文獻通考恭穆皇帝睿翰皆渥恩也公感遭逢居廷決讞孜孜不怠嘗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一搖天下用法皆爲重輕民安所措手足遂榜其堂曰天下之平書其左右曰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移情合法則無不可加之罪公之敬事益如此丁亥晉人犯應重辟天子以御史治獄多冤詔下三法司覆議公三奏讞不稱上旨竟坐免官公旣田城南九里故有莊一區公野服從之躬課農事日訢訢焉旁卽隙地爲園藝菊數百本花時盛招賓客故舊飲酒賦詩連旬不輟蕭然有韓魏公矜尚晚節之意先是公子雲嘗構堂三楹待公歸老公歸題其堂曰畱餘示造物禁盈不敢盡也公平生廉介質直恥爲澳忍邦大夫相見語不及私人亦未嘗敢干以私見人不善心疾之若冠章甫坐塗炭卽面不忍痛叱又公

之厚也公自爲郎以至大卿言貌恂恂不以軒冕自盛微時所識雖披褐賣薪之賤公必俯問其廬富人貴吏非其道問餽斬絕不與交歲時結社數老人斑白彬彬公視毛燕坐相與樂甚尤好汲引後生後生從公遊皆令便坐論學晚年文益高古鄉人慶輓競欲得公文以爲重公懸車六載譽望隆茂天下想見風采公卿大臣御史給舍內外爭先薦之章凡數十上凡三十有八人其文若曰練達剛方忠清慎謚志切經綸德表風俗此數言者公之實錄矣公素彊無疾病壬辰八月四日忽遘痢寢劇公度不起召家人與訣親治後事悉甚越二十有九日卒卒之前夕猶作三詩最後一首惟以國恩未報爲恨神氣不亂視死如歸鄉閭德之長幼莫不流涕公生於天順庚辰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娶陳氏封孺人累贈淑人慈孝恭儉有助於公先公二十年卒公傷之終身不復娶旁無媵侍焉子男二長雲七品散官先卒娶吳氏次雨太學生娶陳氏繼薛氏女一適義官周都孫男二長世賢以公廕



爲太學生娶周氏次世勛未聘孫女三長麟英次驥英次鼇英夏  
尚炯何應期朱仲曾其壻也曾孫一舟聘徐氏公性孝友厚於宗  
族有弟曰泐撫之尤極親愛追慕祖考臨老不衰嘗欲大飭墳域  
未就公歷官中外三十餘年畢力於公未嘗私營尺寸惟以清白  
遺諸子孫而已公既沒逾月訃至京師世賢號哭伏地不知所爲  
明發南奔將卜以公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敵山之原啟陳淑  
人兆合窆乃出叔氏之書述公遺命以狀屬袞袞念吾前母孺人  
實公從子而袞辱諸甥蒙公教愛最深乃投淚撰次如右上之鉅  
公記室例不得牒考功太常議諡則夫人之同戚也豈公之不幸  
耶於乎悲夫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鳳山秦公行狀  
公之先自淮海先生秦少遊觀仕宋國史院編修官直龍圖閣文  
名重當世紹聖初坐黨籍編管彬雷等州既道死歸葬揚之高郵  
故地其子湛判毘陵郡遷葬於無錫之璨山子孫因以爲家五世

祖叔謙自其父端五出贅王野舟氏始居胡埭去今張舍僅五里  
許生子彥起是爲公之高祖曾大父諱璞字物初配殷氏大父諱  
景董字以行配徐氏繼配楊氏父諱霖字潤夫號卑牧志行醇篤  
教授鄉閭有法著有詩歌行世壽七十有七而終配俞氏繼配王  
氏皆由公貴三代並贈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配贈一品夫人  
公諱金字國聲別號鳳山成化丁亥九月十一日生歷事三朝享  
春秋七十有八公自童時卽穎秀不羣見羣兒戲每卻避之端默  
自若卑牧公授之啟蒙諸書退爲家人解卽能了其大義十有七  
八自是手不釋書至忘飢渴寒暑一日卑牧公對客以陸續懷橘  
命一詩公援筆立就其詞曰公紀因心孝懷柑奉母慈拜時曾墮  
地袁術大奇之滿座驚歎謂爲神授至今傳之稍長事唐元敬進  
士又從宗人豫齋先生經學蹊徑豁然大通爲文日有繩尺丁母  
王夫人憂毀瘠如禮自爲之立傳歲丙午公年二十由儒士赴選  
郡邑以至督學御史三試皆第一是秋領南畿高薦名益著卑牧



公欲大成之不遣會試亟令就西塾讀書如故越弘治癸丑中式射策大廷賜第二甲進士出身故相徐文靖公在位召試館職公以父老急歸省不就文靖公愈器重之嘗謂人曰釋褐新進能知忠孝大節不有秦氏子耶乙卯授戶部福建司主事委督太倉糧儲明年監臨清倉勘順天等府災歉監收長安四門倉及象房糧芻剔抉姦蠹撫綏惇嫠職職而舉三載考績銓曹署曰文學政事並優奏上推恩封贈其父母及鈕夫人如制大司徒太原周公經簡公視諸司章奏盤錯多所裁決尋升河南司署員外郎再進山西司署郎中時邊書告警軍食不贍太宰清谿倪公岳司徒獨山侶公鍾患之謂非異才不能急濟乃超公本司郎中計處糧餉條陳時宜曲中緩急二公謂爲得人癸亥丁父憂泣血三年不與戶外事正德改元服闋復除戶部四川司郎中是秋誥授奉政大夫贈封其父母及鈕夫人如制時戚畹恣驕中璫擅作奏討引鹽運袂以攘公持之不可大司徒洪洞韓公文執奏至再其風稍稍寢

革繇是銜者怨公喉邏事者橫撫之竟無所得戊辰禮部以會試同考官請公以族人子弟多人試辭不敢赴是歲升河南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公以身範士嚴立課程哲於品藻凡所甄拔率多嚮用朝紳之士自郎署以至公卿翹然而賢者半爲公之門人說者謂邵文莊公與公同駕信矣庚午升左參政分守大梁時劇賊劉六劉七等嘯聚亡命長驅河洛所過焚燒城邑殺吏民將薄封邱公先期設備繕城堡峙糗糧會參將宋振提兵南下公馳檄邀之翼以民兵鼓戰遇賊於陳橋劇腳野大奮擊之斬賊首若干級生擒其魁封邱晏然土人生爲立祠歲時伏臘有過祠下感泣者是歲升山東右布政使癸酉轉左公總方數千里之政重念民遭賊刃極意拊循凡勢要請託翔價賣鈔等蠹民數事卽日禁除民大感悅甲戌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地方贊理軍務公挾二僕以從不攜妻子所至問疾苦誅姦貪威讐惠流奏上便宜八事繼上十事四事皆艱危切務其章載於國史可考巨盜盤詰



四面蜂起公擒賀璋廖琪于江討猺傘于郴桂靖叛苗于香鑪峰其功最著三載考績誥進階通議大夫贈封其三代廕一子入監讀書己卯逆濠告變大駕親征中官李鎮附麗彬賊橫肆誅求禍且不測公抗辭直奏請以一身當之民免於毒庚辰升戶部右侍郎辛巳改吏部尋改戶左時大司徒丸峰孫公安在召未至公攝部事清理勦戚莊田禁革勢要鹽引創籍句稽兩直隸十三省逋負國用漸充先是郴桂功成升俸一級廕子一人爲錦衣衛世襲百戶公疏辭免至是今上皇帝嗣登大位錄舊勞賜之白金彩幣仍晉俸級如初癸未升南京禮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是冬改戶部尚書公因條奏處時政以備國儲凡數事琅琅千餘言一言一藥皆治世公患丙戌考績誥加授資政大夫加贈三代及封鈕夫人如制丁亥乞身歸田上賜璽書寶鈔乘傳以歸仍命有司歲給輿隸月給廩有差時年方六十加一矣宰執大臣暨諸官御史百執事皆詣闕請畱公既歸言者不已章且數十上

辛卯復起南京戶部尚書壬辰改工部尚書時廟工方殷公夙夜在公督視維謹料理有法大工賴之甲午六載考績進太子少保公累疏言歸乙未加升太子太保改任南京兵部尚書實我皇上從欲之仁聽公安便之私故有是命越明年丙申年七十據禮引謝上不允再疏以請始奉溫詔賜歸其鄉歲給輿廩如初丁酉例給四代誥命於是公晉光祿大夫遭際之盛終始之榮一時仕宦莫之與儷公既家居動關世教賓客過從每語不忘朝廷天下大事退率諸孫課其舉子臨文自爲點竄見其學業向進欣欣樂之公寓城中有後樂園山有鳳谷行窩閒一造焉必與客俱客退而公就寢室左右圖書日弄筆墨爲事問遺故人手自勒狀閒發之詩歌以相贈答終其身不衰以嘉靖甲辰正月某日薨於正寢公病痰火無一月未瞑目之夕鈕夫人在側召家人與語井井不亂猶口授一柬遺其子沐因此吾治命也汝益慎諸公有子二人長曰泮鄉貢進士娶張運使愷之女先卒次卽泮以公廕授南京後



軍都督府都事娶楊揮使圻之女女一人歸華方伯景之子國子  
生琢先卒孫男六人相國子生娶徐直女櫪邑庠生娶王文肅公  
孫應天府經歷文炳女格娶夏中舍範女柄邑庠生聘白康敏公  
孫國子生誨女楷聘史大參子國子生淮女柱未聘孫女六長適  
楊都憲璿之玄孫國子生俸次適杭都憲淮之孫官生仕鏞次適  
國子生徐衍嘉次適國子生華諒又次字周季履今太子少保南  
京戶部尚書約庵公孫國子生偉之子一幼未字公平生無所好  
服食儉甚內無姬妾之奉外無絲竹宴衍之樂惟日孳孳忠勤體  
國當其職守百撼不搖遇物溫厚見片善必亟稱之不幸有過輒  
爲掩覆位愈高憂惕愈至每當晉秩必悚然懼曰食浮於人吾所  
畏也惴惴焉惟以儻事爲戒始領鄉薦卽惠養宗族叔祖雷從叔  
祖寬皆老而貧視親疏並贍之寡姊不能存公攜歸共爨篤兄弟  
恩甚厚既歸嘗建淮海先生祠配以先世有德題曰五先生祠作  
家乘築四代塋域遙追來孝公有文集若干卷曰鳳山詩集撫湖

政要安楚錄則既梓行於世其雜著稿臺省奏議諸疏類稟方輯  
成編而公已逝矣公子以公之卒將奏訃于朝請天子命擇日葬  
公於歸山之薛墩其所卜兆公自營也予於公爲後進辱公之教  
二十五年於茲嘗侍公側顧謂衮曰吾老矣卽有不諱願以平生  
累子予泣然而不能對至是公子復以公之治命來請狀予嘗考  
宋名臣有若王曾之忠厚張知白之清純魯宗道之剛正薛奎之  
質直各以一節顯名來世若公者兼而有之豈不光大也謹摭令  
猷以備史闕庶幾鴻筆者采而銘焉謹狀



張水南文集卷九

張水南文集卷十

吳孝子傳

吳鳳邑之順化鄉十二都二圖人年五十歲未嘗讀書居常食貧賣餽以爲業晨出見鬻餅者出一大錢買之納諸懷中急持而歸人問其故曰小人有母願以遺也如是者不日不月歲以爲常又嘗置骨簪雜物貨於市有一惡少虐取之鳳不爲較或曰汝何懦也鳳曰設吾較之恐罵及父母辱也母亡白楸之棺斂以時服又皆貸於人蚤夜傭作盡力乃獲償既葬每夙興拜墓下具盥盆進餅食如初以母生前不頰面不食也伐樹枝爲屋棲號墓側歷十二寒暑人見其若此謂爲孝也合辭言於有司有司見輿人之論若此也函辭告於天子下禮部覈實賜詔旌爲孝子曰有司者前令中谿李君也嘉靖丙午孝子死松檟寥寥闕遷厝之資麟陽趙君卽吳故冢拓地爲域樹碑其上而葬之匪以私孝子也將以明

化也夫人之不爲孝也而後孝子之名有也有孝之名而情亡者羣喙哆之然後知鳳之孝誠然也鳳初亦不自知其爲孝也夫情蓄自衷事符則感志遷於內跡泥難通自然之理也予方載筆邑志麟陽以通邑公言命予立孝子傳

贊曰詩稱兔置之野人非有異行也特以其修行中林人所不知之地故聖人取焉以列於國風鳳生不造遇人之艱難矣獨其事母發於至誠出乎至痛賢令君采風而章之以教國俗豈非情深錫道義切天經有不能自己之者哉

烈婦龔氏傳

龔氏順化鄉人能之女年十七嫁劉玉玉早孤家貧甚烈婦苦身力作養其姑姑亡賣衣襦相夫營穴以葬成化甲辰五月夫復亡不知所出里少多婦色詐義欲棺之烈婦覺其賂己也辭之既又強之乃以所生六歲男阿護三歲女寄食母家是夜積麥藁屋中舉火自焚而死質明人往視之發藁燼夫婦骸骨具在弟龔廣合

收而缶葬之其地在鄭涇河北迨今六十餘年幽潛未表行道咨嗟前令李君元陽聞而哀之嘗志諸壙至是麟陽趙君主縣事備上其狀於行臺其文曰躬孝勤之行厲貞烈之節義卻貨金志存夫嗣有引斧斷臂之勇而智非所及有舉刀刎頸之義而處復從容是宜奏請以明令典行臺報曰可碑其墓曰烈婦龔氏

贊曰婦人女子之情怯也螫毒細害蹙額而避况烈火之在前乎壯士之蹈白刃非出於迫卽生於激也勢無大迫義無甚激而能從容自圖委骸烈燄此其心一於所從而不悔也於乎白日在天丹城燭地雖百夫之特何以加焉予故傳其事告今之史官

東溪范君傳

君名浩字本盛其先本鄧州順陽人自唐相履冰公而下累傳傳正當憲宗朝舉進士宏辭嘗高第授集賢殿校書郎歷刺三州有殊政晉宣歙觀察使因得予孫家於休寧之博村又自博村徙林塘凡十有五世卽今君所居第也由宋及我明興族姓益大而蕃



綰青史題粉署駕朱輪者凡若干人君之曾祖景亮復以孝名當世祖存誠父某號石山皆能承其休問爝有令名君生而侷儻才智輻湊善計生事以爲揚當水陸之交列國四通百物所貿易也迺治產積居射時有先後取貨有窳良舟浮載轉交利而俱贍數年之間起富累鉅萬號爲魁桀正德庚辰武宗駕幸南京賊斌以遊擊扇虐誣指江南大賈侵牟國利縛致行在君在逮中付吏竟無所得一時名卿賢大夫素善君名聞其昭雪喜逢聖明之代下無冤人競作詩歌送之積卷盈兩行李載色君自得禮於名卿賢大夫也視身慎行瘡自卑約義聲歛然嘉靖丙戌邊用告急君願首助私錢若干萬上義之詔階武衛三品拜河間衛指揮使丁亥結鄉友三人往販於楚而三人者至有參差中又物故貲皆散亡君獨出而各歸之己亥越人諸德中領君貲入鹽場生息身歿海潮其子持所遺金來白君曰第收汝父骨歸葬爾吾無意也先是客伴吳某道亡鹽引直千金索之不可得中有識者曰須君一言

以爲質庶幾故物可還已而果然以此見君之信信於人也壬寅春淮北大饑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菹而食之更相侵奪按行使者懼民生亂廉得君名俾貴買賤糶往救之人心則夷安堵如故每歲徽人客於淮者甚眾歲晏君爲醪首燔黍俾豚置酒高會無少長咸在其平時相約則曰公事不畢無苟食肉飲酒其得張弛又如此君性孝事父母曲盡無方撫兩弟甚厚博村祖窆林塘宗祠歲久不治次第舉而新之凡以適追先孝也居第後有園闢館延客花竹交映顏其楣曰東溪草堂故人以東溪呼之教諸子皆業文嘗提其耳曰有能邁予之迹者上也其不然者俟吾少衰老聽修吾業而息之足矣今年歲在協洽而君方初壽縣大夫請賓之鄉飲君辭曰菲薄卽其言遜而君之行可見也夫一布衣行賈成業與公侯埒富非徒然也白圭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不能喻吾術也又漢法入貲聽爲郎馴致高爵秦人貴畜牧令烏氏贏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君



之事大率類此不其可傳已乎  
論曰昔柳宗元嘗以商喻吏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  
利也博是故貪商三倍之廉商五倍之言五者示其倍也利人既  
倍名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廉吏之商博也使今之爲吏者修  
嚴潔白苟有取於君之爲商則樹德之效愛人之利博哉達之天  
下矣

曹母鄒安人傳

安人姓鄒氏諱某錫之徐塘人行第幾世爲晉陵望族宋贈寶文  
閣直學士諡忠鄒公浩當元符間嘗職諫諍忠言讜論名滿朝廷  
而弟河亦起進士有聲於官孺人其后裔也迨入我朝鄒氏之盛  
奕世載德簪纓不乏父諱和少讀書不願仕聿修耕稼之業晦跡  
於農母同邑鶯湖華氏孺人生而穎敏貞嫻凡女工之事過目卽  
解意裁製過人父母深愛之頗以擇對爲難嘗曰此女恨不爲男  
子吾得佳婿乃許字焉最後得祀齋曹公甚悅孺人自奉箕帚爲

祀齋婦姑既早亡同居諸姆皆長孺人克修禮則謙然如執少弟  
之儀以故諸姆皆驩無閒言母華病風厥每夜作不知人孺人素  
歸寧親自抱持雖中裙廁牖亦爲視具目不交睫者累夕其孝敬  
不衰如此祀齋公治家勤儉拮据萬狀孺人甘同勞苦冬寒辟纊  
篝鐙達旦不息閒嘗賓客與祀齋公從外至孺人內治櫟釜又詳  
爲之羹不見困乏嘉靖乙酉子宏殤孺人哭之慟是秋長子寅中  
式應天鄉間大喜所親或勸解之孺人曰一本而分榮悴異焉祇  
以益吾悲耳戊子次子察連中甲科選知邵武有治績甲午擢戶  
部山東司主事丙申皇儲覃恩詔封祀齋公如察官安人並有是  
命察以其俸十金製冠服寄歸爲壽安人書報之曰吾老婦得緣  
汝貴榮享郎官之金皆朝廷賜也汝其強食勉之以圖夙夜吾庶  
幾其少安乎於是察用感奮聲名日起今大司徒健庵梁公方以  
廉勤勵屬每向予稱曹主事不輟予遊京師二十載晚得主事爲  
友實以自慶而安人聞之亦喜其子與予遊而不厭也予載安人



書辭與狀少異蓋安人家庭之訓作戒數端不止一事予特錯舉之以互見爾安人享年七十有二子五人女二人孫男八人女三人芝明玉秀充然在庭而安人壽稟令終固一時所稀見也至若子孫婚嫁氏族與名各詳於誌於狀予可略也

史官論曰嗟乎先王之教熄而后婦人之賢始僅僅見於世也周禮教女於祖廟祖廟既毀教於公宮所以成婦順也後世之志於教者亡已而閨門之內鮮完德焉是則然矣安人生長名閭不資保傅而言出成誠與古內則烈女傳暗合功在其夫與子則其沒也傳而美之宜也人人之不皆然也而安人能然是雖教之熄也國風其將是興乎

祭文

祭陸儼山文

於乎先生不可得而見矣先生宏才博學其在詞林傾注物望山斗重名其在講筵開張主聽藥石忠誠遭時齟齬迴翔藩臬曾不

少挫直道以鳴天子明聖詔歸禁直宮詹翰學二銜並攝感遇若斯報稱何極精白一心夙夜勵翼思以自竭其股肱之力乃火災自劾未老投簪曾不三歲大命遽傾於乎天平胡不憇惠乎先生予先生後進也翰署攸處曾不以予爲拙薄數挽之以同升某實不肖頃遭吏議歸事耦耕此身雖退期不敢負先生於冥漠聊以不負乎初心斯言知已謹告明靈

祭童庶子內方文

嗚呼平生故舊豈無友生維君視我意氣交傾始予同館予實材劣君能輔之切磋獲益其後班聯史局陪奉講筵討論經術夙夜惟虔坐則並肘出則連轡三日不見心已愕然君才獨俊高譽絕俗搜剔物情毛髮必燭吐辭驚人謂如夏玉人謂君才歐陽永叔性復多情覽遊卽詣蟾月春空雲山水裔嘯歌忘骸脫略苛細人或訾之曷知君志辛丑之冬君奉明詔歸掃松楸傳車揭揭寵光維休予縮國子君貽我書宜謹身教無令士志竟負斯言蒙此厚



媿孰謂言猶在耳而君遽掩土也嗚呼天賦君以殊才茂德偶然耶有意耶人之所以挽君成天意者不力耶將天既生之而復奪之其咎在人耶不然內方之賢魁梧之稟胡不顯施大受而官止五品壽不滿五十耶予與君別三年而君歿既歿二年而予始克爲辭以寄酬於其墓豈謂宿草而不哭也嗚呼尚饗

祭沂樂湯公文

於乎公眞已矣忠信之行端慤之操剛果之材天之厚賦人欲易裁孰有如公葆光含眞動由矩矱不失毫髮以克全其盛德者乎蚤升仕途汲汲民生出入薇省薦登棘卿當其要路且可百金孰有如公潔名完譽而終始一節瑕釁不生分銖不積以克全其令名者乎丁亥之秋奉詔免歸人情得喪世路是非孰有如公遺脫聲利保愛桑梓而風流標表傾聽四方激拂當世以克全其晚節者乎於乎天下望公東山再起我今哭公北邙已矣鄉閭俗化國家典刑公存公亡繫時重輕故袞哭公之死直傷泰山之頽謝而

非止渭陽之私情公靈不昧俯鑒愚衷

祭王太孺人文

於乎崑山之陽名產出焉美璧靈瑩徑璿神圓薦登天府儼列琬琰人言之子英稟異質得於偏坵琢之磨之以歲以年實惟孺人之賢當夫婦事巾櫛奉以周旋中道罹忒盡殞所天鞠有弱息不絕如綫珍之若璧教以遺編擷鞞班馬之肆揚蕤枚朔之旃聲蜚玉署彩躍金蓮陶母之髮孟母之機不剪不斷澤肆以延實惟孺人之賢茂祉龐積孔宣國有錫典朱翟瑤瑱已貴能儉既老益虔風聲遐激里閭敦旋實惟孺人之賢祿養伊始軒館歛捐閔食報之未旣直俟定於亨邇抑天厚錫賢母不在區區鼎釜而王槐寶桂獨係於其子孫之美傳余言不諒敢昭告於几筵

祭邵文化文

於乎操觚染翰子之才豈不美也凌雲摩漢攀附日月子之志豈不高且遠也有其才而未克周用於世負其志而未卽騰掉乎層



霄君獨落魄生事舒嘯朋遊豈其不得志於彼而暫以怡懌於此也踰四十而膺鄉薦沾一命而爲校官家徒四壁回也屢空是冬之季近自龍溪齋牒上京師冀收末效於春官而歸舟疾作及家數里而亡於平急景彫年暴感殞命醫藥不救鬼神不仁將怨之天平怨之人乎幼子童孫孤甥老僕哭向蒼天我心如割其何忍聞嗚呼哀哉

祭亡弟德之文

兄袞聞汝之亡旣爲位同汝嫂曹氏弟立姪本以哭復遣四弟立千里南奔銜哀致誠告我亡弟德之三郎之靈曰先公生子弟妹凡七人而吾與汝最孱弱少多疾病吾不先汝而死也汝迺忍捐其骨肉遽去吾而不返耶嗚呼痛哉己卯之歲予來於京念與汝別明星東方汝念兄去匹馬莽蒼言不能出嗚咽徬徨孰知此別迺悲哀哭泣之地而遂成千古永訣耶嗚呼痛哉汝念先君之業懼以中落也嘗治城南之田最而耕督而植櫛風沐雨朝齋暮鹽

如是者十年其勞視農僕殆過焉汝兄皆逸而汝獨勞之且復安之厚功而薄饗純行而早折之可憐嗚呼痛哉去歲汝二兄攜書示我謂汝年旣長婚恐失期汝有言以待予歸夫人莫不願有室家而汝獨以有家爲累囊無一錢應給公私心獨憂煎吾徒聞此語而不能卹汝於生前嗚呼痛哉予苟斗祿京師不卽歸者以今年冬例當實授或希恩請封偕汝兄若弟捧壽高堂而今不復見汝矣背母而去焉離兄逝焉杳冥不可居汝將何所依焉嗚呼痛哉天旣天其年嗇其用而又伐其嗣予繫官守又不能相依以生而死焉以相守棺不憑窆不視高高皇天此恨何已予每中宵而喟坐或昏憤以就枕忽聞晨雞一鳴如哭聲之在四壁使吾魂悚悚而驚斯心慚怛而發悸也嗚呼痛哉家人訃至以九月十八日聞汝臨終之言以汝妻少寡爲念吾與兩弟期不負吾弟於地下者唯此而已於此有負吾何生爲尚當豐養其節而後之以保吾弟之祀也予未老而衰況多疾病如不可保吾之後有弟也其忍



負吾弟耶痛莫能定言止於斯嗚呼痛哉

祭王前峰文

維公閎才夙負偉志將昌將明既踣既躓天平生公豈其無意維予與公同舉進士儲藝詞林讀書中祕其後予守國子公時爲貳朝斯夕斯切磋道義公才溢上書當化俗之方安邊之計人不斯諒乃生疑忌及公歸時予先謗事負罪而南獨守憔悴與公相隔二百餘里荏苒七年流光如駛豈乏舟航遂闕展視曾不醉飽以勸酒馘獨餘筆札歲時可記執牘而悲涕泗交注我其奠之云胡能致嗚呼哀哉

祭張甬川文

嗚呼昔人有言苟我師者之信亡吾居此其何益蓋非存者之舉無其人也歎典刑之亡痛斯文之喪耳衮少公三歲而公先科第十有五年儼然前輩蔚爲儒宗丁亥之歲公自學憲家居起爲左春坊左庶子掌翰畱院始辱公書問往來既而召入爲吏部右侍

郎尋兼學士掌翰林院事衮以侍讀學士從公之遊得以職務聯事館閣者十居四五蹤跡之密意氣之親公蓋忘予陋劣也壬寅衮自國子謫官南都公來爲大司馬雖崇卑異署而暇時慰藉衷腸披瀝玉我顧我較昔彌深雖謂之骨肉之親可也仲冬朔日公在病閒衮往問之公召之入擁衾而坐對語移時因謂衮曰吾昨櫛沐而冠兼出理部事乃損氣復勞須數日可耳別未五日而公已奄逝予驚而奔哭於寢所一時傷觸彷徨躑躅出門而奚嚮也嗚呼公身雖歿公神不亡尚聽予言其有感於平生也乎

祭徐養齋文

嗚呼先生負寥廓之志遡明誠之學思以比肩古人不愧屋漏故其精白事主廉隅飭躬懔惻愛風俗皆此心之爲之也官至尚書貴云盛矣而此心兢兢隨事致力不敢少懈猶夫初署郎位之日也勇退歸田宜少逸矣而此心業業保其令名恐乖末路猶夫夙夜在公之日也終始一致隱顯介然若先生者可謂篤行君子矣



予少先生七歲晚途仕鞅與先生爲友者三十餘年規誨凜然如在而某也志與業隳垂老無聞其有負於先生多矣茲惟永訣獨愧苟延此道不二豈聞黃泉伏惟明靈鑒之

祭周約庵文

嗚呼公之面不可得而見也公之情其可得而忘耶公在留都予嘗獲侍聞公論議實多經濟畫地成圖抵掌述事退食自公子至則喜觴酒豆肉嘯歌意氣興至揮毫鏗然擲句緣素往來情益親昵乙巳之夏公其歸田予亦亡署接軫而旋期操几杖枌榆翩躚天胡降割公忽棄捐今茲之來有懷曷宣徒御星落輶車暮鶩勳名榮貴豈謂不足而予也特以交遊之故姻婭之私生死之別淚下如泉公靈不昧庶幾來格而聽之

祭蔣澄川文

於乎君亡矣鸞鳳之翼摧而不舉騏驥之足絆而弗行時人之所傷也春雨滿堂良朋在念有懷冥漠而難遡慨論古今疑義滿前

思君一剖判而難得此予心之所獨傷也三子一壻皆以文鳴昌大乎詩書之族則所以慰君未滿之志者有在矣輶車在門些辭在版惟君昭鑒之

祭李太夫人文

嗚呼申國夫人之貴上谷郡君之賢各際其盛未會其全猗歟夫人元吉其旋生我相國秉是鼎鉉十有三載功格皇天黃帝七輔文王四賢天子嗟其盛德海內賴以晏然推本所自封章屢宣極於一品旌彼三遷沒也寵卹大賁黃泉我交令子亦既有年聞母聖善豈獨口傳閨門齊一之化儼古鴈鳩之篇遺光在望垂範有焉某也越江來弔豈謂無轅采溪有薦聊告我虔

祭唐荆川文

嗟乎荆川吾不得而見之矣始荆川罷秩詞林歸臥游塘之廬士大夫過毘陵叩其廬以不獲一見荆川爲恥迨其既出也士大夫之心稍慰矣又以荆川不卽樞衡爲伊爲傅大行其志之爲憾嗟

乎中丞要職也自荆川居之人厚其望謂當有餘五十有四非天  
年也自荆川罹之人望其壽與世立命謂爲不足古人有言生爲  
世珍歿亦見思予於荆川以交則世誼也以官則前後同史事也  
予身不肖齒獨邁之嗟乎賢愚異致天壽曷疑天心厚德名譽獨  
私明靈自信予言不欺

張水南文集卷十

張水南文集卷十一

雜著

說二首  
贊五首

箴四首  
題跋五首

銘四首  
對一首

同野說

施子志於道嘗讀易青陽山中自署其齋曰同野既出門徧交友  
詣予問同予曰子好同乎吾語子以辯夫言天下之道者存乎同  
言天下之同者存乎辯大德敦化天地之同也小德川流非其辯  
乎全體渾然聖人之同也泛應曲當非其辯乎天地之能辯也而  
後三辰章于天百嘉麗于地犁然其不可亂也合同而化其道同  
矣聖人之能辯也而後三才之理五品之倫犁然其不可亂也行  
之以異而天下順應其道同矣天地聖人一也始於吾心而廓之  
配天地同四野野者曠遠無蔽之地同者合一無間之謂行乎鄉  
閭而州巷應之行乎州巷而他州之州巷應之雖蠻貊之遠又皆  
應之無緣會無異同其眞大同之義乎人惟習氣深重天理昏隔  
譬居卑室之中限以閤障以牆壁雖出門未可得而況見於野



乎同至於野始於出門其道曷以善乎程伊川之言曰文明以健  
中正而應蓋文明則能燭理故能通天下之故剛健則能克己故  
能盡大同之實此予所謂辯也君子以族類辯物之方也孔子克  
己復禮而天下歸仁曾子論絜矩之章而上下四方各得其分願  
其同之的乎施子服膺聖賢之訓觀天與火同人乾與柔異位於  
其應而不泥其同於其濟而不執其異則神明之區大同在我出  
以從仕可以濟大難而無疑也故易曰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  
勿藥說

三極之根產於大行詰曲之嶺真氣融結形乃蹙縮如龍蛇之有  
瘦此雖喻言然非龍不能喻也貴之也十圍之木輪困詭特淩諸  
巉岬之杪液流擁腫如肉有贅大匠睨而異之刻之以爲榘挹酒  
漿之具設於堂檻貴重加諸犧象金罍之上木非瘦無以示其奇  
也石川子具龍蛇之德棟梁之材忽然而瘦生不藥而瘦亡是猶  
石川子閒出奇言以驚世是亦瘦也曾中浩浩返其自然則其常

者固在矣此瘦之所以亡也於是乎作勿藥說

良牧箴

并序

司訓納齋叔父頃來應試京闈閒語袞曰吾少慕良吏幸見開  
州孫侯子魚焉女其歌之余素昧侯聞侯輩昌人起家進士功  
綦顯標當晉寵錫余故喜述而申之以規乃效崔駰體作良牧  
箴并眎之後焉

帝念下民仁德是扶爰立州牧皇皇大夫乃侈鵬服乃剖虎符人  
具爾瞻四境攸孚無曰我貴士賤可陵無曰我大民細可輕青衿  
弦誦期艾檐幹農郊四闢憚殘是殷綏其俗理以佐國經天子賞  
德爾公爾卿有一僭忒下民怨毒疚於爾祿褫其鞶帶而覆其鼎  
餽書稱我后詩刺狡童尹民視履毀譽靡同庶幾夙夜以令厥終  
牧臣司土敢告在公

慎滿箴

益之屯升之漸我讀其篇喟然興歎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有德以

將猶或害之況是崇侈能不殆而

警惰箴

精於勤荒於嬉先民有言可不爾思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因循自恕志業不宣須臾白首悔將何愆

悅中箴

徐子悅中少嗜學晚而服官鴻臚嘗誦今大學士嚴公明訓焉退謂某曰洽少也賤幸而獲教于嚴公茲二十有七年矣洽之陋如昨願先生申警之予乃爲之箴曰

天之所賦靡不攸同萬理一原脈絡貫通維茲靈府廣博寬容四面湊合萬境光融空焉洞焉孰疚孰恫人有蔽者扞格其中滋疑長惑滅西生東艱虞是出浹洽罔功所貴于學擊彼愚蒙時乎遜志明理踐躬剖析幾微會元統宗培養既久緝熙而豐應事接物沛然無窮疑者盡釋憂者忘冲欣欣自喜執使之從天平與遊曰哲曰聰皇皇師訓實惟嚴公揭示本旨曰茲降衷貴精貫一維廣

維崇皇路四闢聖道厥中既宏既密有始有終當其運用天地非隆勉旃徐子敬哉爾共

奇禎銘

我思古人爰有晉國手植三槐爾筮爾卜後嗣其興相君百祿今之張氏崑邱維宅天方有翁遐覽玄識益沼蹄涔敷揚在石旁有藥苗纍纍多實不植而生是爲禎特翁不自有謂己非德皇天聽之何福不集一子四孫繩繩蟄蟄月窟銀臺有鳳來翼豈不顯承魏公並烈誰謂茫茫天不可必我思作銘告爾世述

紫石硯銘

玉質金聲藪文紺理湛焉虛明玄雲四起經緯人文造化表裏時不我知心獨自喜是則達則兼善天下而窮則獨善其身者也

磬銘

并小序

磬樂器也其音石禹之懸夔之拊皆是物也予書室中坐懸有磬乃爲之銘銘曰



何氏制泗水瑛矩方有半不考不鳴人之聽之既和且平嗚呼咨爾德成

石假山銘

圓嶠仙山峨峨異石駁落錦文飛飛雲翼我家小庭寬可數尺旁采湖邊差得形似韞玉生輝潤礎流漬疑有蛟龍爲之助氣一拳非小五岳非大我其取之假以示意時乎大旱汝也弘濟

三陽開泰圖贊

青郊啟節蒼龍肇祥瞻彼日矣旭焉其光人有嬰孺獸有粉羊嶷嶷戢戢方奮方剛曷以象之曰維三陽律中太簇月正春王乃會媿訾乃集心房其神其帝太皞句芒盛德在木仁氣其昌發生羣品浩浩灑灑貞協皇極錫祉萬方

莆田陳石亭先生像贊

井序

癸卯歲夏四月袞自國子謫官南曹適先生惠德祠成門人故吏奉職至者皆拜祠下某以束茅敬酌于明靈再拜遺像恭申

贊詞詞曰

先生眞性厥道維中藏器渾樸遵化鴻濛粹容益氣甘雨和風師居臺憲總帥覺宮斯文未喪大道爲公材歸匠哲味湊藥籠志清君側疏徹宸聰遭時忌斥類跡飛蓬旣培復振有廓斯容爰亞司馬或躍潛龍累行不忒令聞攸終位雖未及道則無窮尊尚名節中孚感通人有萬喙厥心則同所同維何皇天降衷氣以類至學惟朋從譬之鸞鳥羣羽畢宗猗歟先生開我童蒙仰瞻遺像斗揭高空

高石山像贊

井序

石山高子正里人也嘗爲學官弟子員中道棄去而隱於醫醫成又以名著江之南北輒而迎航而涉者日益眾君雖欲隱處不可得也予謂行其志隱亦達也瞻其像莫不思其仁贊曰貌之癯神之腴其心惻如而用之則有餘謂之醫復出於儒豈不曰相集古方書觀我生乎其道不渝豈得謂儒爲拘

蘇教授肖泉像贊 井小序

此肖泉蘇子之小像也予嘗觀其人本方立義色莊氣和譬之  
蒼山之顛斂其嵌呀蔚是醫曾使人望而憚者愈近而悅也有  
才如此負器如此朝廷籲俊之路闕焉不通俾賢知匿於藪澤  
誰之過也予嘗恨焉而私爲之贊贊曰

嗟嗟蘇子有卓其才賢慕伊鼎學綜漢臺文則雅變行惟矩裁皋  
比設教蘭膏召災抗顏韓子曷乎歸哉載展載度品德何須有貌  
癯若有中則腴執筆欲寫清風與俱

劉敬軒像贊

茂林秀谷君所居也羸童野鶴君所扶而遊也瑤編玉軫君所慕  
而喜也人可得而知也蘊焉而爲忠厚之德著焉而爲恭謹之容  
恂恂然樂善以爲安遽遽然居敬以不肆君之所自有也人之知  
乎否乎君不問也予故謂君成周閭族之師漢鄉邑之長老也

題東川手卷

楚江之東名川以百數其最勝者洞庭一湖蓋岳之巨浸也龍蛇  
之神日星吞吐之狀風雲揮霍之氣皆自川騰布踴躍而川之上  
白鶴金鷄諸名山或跼或伏或左或右相與以爲掩映而仙人釋  
子之窟宅咸託跡焉至其靈淑之氣淵蓄滄泐洩於物所不能盡  
者乃儲之人而鍾君者實生其閒君字明傑家於巴陵據洞庭雲  
夢爲勝蓋五六世矣長川一望綴漢浸星而層波遠樹出杳靄閒  
人望之疑有隱君子焉君也君行樸茂其思藻績以善品  
山水知名惜其尼於時不得與夫川者騰而致之以賁澤當世顧  
斂神祕奇而與龍蛇草木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曠然超覽涉遊湘  
潭鄂岳之閒醉臥行吟以寓其所好而精神孚會若與湘中老人  
上下千載日和答者是眞有得於東川也人敬號之曰東川子云  
頃來京師未數日卽辭去乃因余門人鄉進士袁天啟乞余一言  
以發其義予惟君夢寐不忘江湖旣得其好而又介然中守得平  
易坎止之義蓋賢而隱者也予故序而歸之俾終老於東川之上



題于昂詩卷

趙松雪書法片楮隻字人無不知寶重者世傳松雪嘗臨右軍十七帖得其風韻最多此幅筆勢流轉品格精高知非松雪莫之能也松雪詩復名家集行於世已久顧鮮有以詩知公名者字掩之也錫山故按察使吳公喜學趙字藏公真跡頗富余因於其子尚質鴻臚君處見之其家文獻亦可徵已

跋東山臥謝圖

東山臥謝圖吾友松溪程子敘之詳矣夫自一物之得失推而及其身身且不問而況富貴功名果何物耶予以爲松溪見道之言也五川楊子寶而愛之匪徒襲其名以自高耳具經世之略有救蒼生之志故夢寐太傅若不能忘不然東山古今一也奚獨以謝名也古今人臥東山者亦有之矣楊子亦何取於斯也是故程子見道之言其言達楊子慕賢之志其志哀夫爲賢而慕憫物而哀則視一身之得失得猶失也失猶得也惟得失輕而愛物斯重

也此楊子心所獨得也予何能知之予何能言之

跋水竹村卷

石水竹村詩畫一卷皆宋元及國初名賢墨蹟筆精入神爲世奇寶不知始爲誰而作成化閒雲溪監察御史姚公綬偶得此卷謂與所居水竹相似遂挾而有之晨夕與俱客至則出以玩友人周汝器鼎爲敘諸賢勳階隱行名籍世次大略頗備其後流落三吳經若干歲市人不顧乃今刑部郎中朱君朝和復得之朱君素號水竹事適與符豈天佑諸賢靈淑之氣畱結穹壤未易磨滅必俟賢者而後授歟昔司馬長卿少喜讀書學擊劍慕蘭相如慷慨有烈節更名相如蓋有意而效法者君處世不苟求同居臺秉法丰神勁節競爽琳琅砥柱渤澥雖水與竹亦假君而肖似者圖耶詩耶君豈借賢以自寵耶百世而下得君益顯將有考於斯言

跋二逸徐君詩卷後

嗟乎徐君豈不謂之詩人也予觀是卷所載語勢矯健而音出自

然當其景遇而情生譬之簷雨乍晴庭梧初碧一種瀟灑又難深  
狀也貽之知者海南居其大半曰海南黃子吉甫也奇黃子故忘  
年友之嗟乎徐君隱居月城橋畔去城闌二十里許既歿而子始  
誦其詩則夫草刺之民抱絕藝而泯焉者可勝惜哉出是而向子  
悲道者其子進士君汶也

寶石對

崆峒之山有巨石焉嶽崎異狀虞門曹寶石氏伐之移植庭中作  
亭對焉日賓禮之不倦好事者從而圖贊詠述之聯爲巨卷予聞  
而怪之謂寶石曰汝寶石乎石賓汝乎賓客道也主人敬客七日  
齋端冕玄服三讓而入延置上坐投轄傾縞以爲歡又其大者侯  
王貴人資客高畫具車馬分爵祿奉千金爲壽玉食靡衣館之於  
上斯數者皆石所不受也君將何道以賓之寶石曰不然吾山人  
也處蓬藿之賤車馬不至又家貧無攝束帛以爲禮吾惟日歌昆  
吾之章誦十洲之記與石徜徉石不吾責而吾亦無疑於石賓而

好之歲以爲樂如是焉已矣予聞復曰有是哉君不聞乎物者己  
之監也外者內之形也君以石爲賓樂其無所於敬油油然與之  
處坐臥起居共之石不加損吾不加益人將以汝爲玩且侮矣客  
聞而怒石不爲汝病者幾希昔王生一落魄士而孟嘗君爲之結  
韞黃石圯上一老人而張良跪以進履斯二子者皆僦儻人傑甘  
心事客不猶愈於子之待夫石也寶石不能答越數日復要芳草  
窗氏究余言予因語之曰事有是非理有取舍極定於我物非外  
假夫石以氣凝而理行其中形者氣所以形之者理也苟惟其形  
取以爲吾耳目具則石石也吾亦石也吾安取於石哉惟夫不言  
而理具無心而善誨則石之有益於人大矣是故見其形鏡空洞  
焉可以發吾智見其貞固堅確焉可以助吾勇見其鎮靜磅礴含  
蓄不露有大人德焉可以明吾仁具是數德宛然聖賢在目君將  
師之不暇敢賓之乎明日草窗氏以張子之言告寶石寶石乃下  
曰吾今日知所以賓石矣乃作寶石對



右張水南集十一卷明張袞撰按袞字補之江陰人正德辛巳進士歷官至南京光祿寺卿致仕在翰林十四年值世廟右文明大倫正大祀皆與議先是議禮諸臣逮繫侍郎何孟春等抗疏忤旨無敢申救水南獨上疏請釋復奏罷陝西織造止雲南采取撤浙江內監言所當言朝野企慕嘉靖中倭擾東南時已家居在危城中馳書政府條上禦倭五事江陰趙令錦修縣志均水南一手成之世稱名志是集詩二卷文九卷提要於水南辭章頗有微辭蓋留心於經世之學兼工考訂者集爲嘉靖中刻印本稀如星鳳矣宣統庚戌九月武進





